





J
10914
3
28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八十二第

司公總友良

路川四北海上

司公友良地各

紐約 重慶 厦門 梧州 廣州 漢口 南京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良友公司

集 郊 燕

作 伯 平 俞



行 印 司 公 限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1 9 3 6

No. 431

目次

	目	次
讀毀滅……………	一	一
賢明的——聰明的父母……………	二六	二六
身後名……………	四三	四三
性（女）與不淨……………	五二	五二
教育論（上）……………	五六	五六
教育論（下）……………	六一	六一
春來……………	七二	七二
賦得早春……………	七四	七四

演連珠	七九
廣亡徵	八七
國難與娛樂	一〇〇
進城	一〇七
元旦試筆	一一〇
秋荔亭記	一一三
人力車	一一七
閒言	一二一
駁「跋銷釋真空寶卷」	一二五
東京夢華錄所載說話人的姓名問題	一五一
詞課示例	一五四

論作曲·····	一七三
玉鑿記寄弄首曲華字今譜不誤說·····	一八七
論研究保存崑曲之不易·····	一九三
爲何經海募款啟·····	一九九
谷音社社約引言·····	二〇一
秋興散套依納書樓譜跋·····	二〇三
脂硯齋評石頭記殘本跋·····	二〇六
蒼芷綠衡室讀詩札記序·····	二〇八
三槐序·····	二一三
積木詞序·····	二一六
癸酉年南歸日記·····	二二三

許閣若藏同人手鈔臨川四夢譜跋	二四四
長方箱	二四六

讀 毀 滅

一

從詩史而觀，所謂變遷，所謂革命，決不僅是——也不必定是推倒從前的壇坫，打破從前的桎梏；最主要的是建豎新的旗幟，開闢新的疆土，超乎前人而與之代興。這種成功是偶合的不是預料的，所以和作者的意識的野心無多關係。作者在態度上正和行雲流水相彷彿的。古代寓言上所謂象罔求得赤水的玄珠，正是這個意思了。

自從用口語入詩以來，已有五六年的歷史；現在讓我們反省一下，究竟新詩的成功何在？自然，僅從數量一方面看，也不算繁盛，不算不熱鬧了；但在這兒所謂「成功」的含義，決不如是的寬泛。我們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現代的作家們能在前人已成之業以外，更跨出一步，即使這些脚印是極纖微而輕淺不足道的；無論如何；決不是僅僅是一步一步踏着他們的脚跟，也決不是僅僅把前面的脚迹踹得凌亂了，冒充自己的成就的。譬如三百篇詩以後有楚辭；楚辭是獨立的創作物，既非依放三百篇，也非專來和三百篇拾做詩壇上的買賣的，樂府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雖說在文學史上有些淵源，但詞曲都是別啟疆土，以成大國的，並不是改頭換面的五七言詩，

以這個立論點去返觀新詩壇，恐不免多少有些慚愧罷，我們所有的，

所習見的無非是些古詩的遺蛻譯詩的變態；至於當得起「新詩」這個名稱而沒有愧色的，實在是少啊。像我這種不留餘地的概括籠統的指示，誠哉有些過火了，我也未始不自知。但這種缺憾，無論如何總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使沒有我所說的那麼利害。

又何必說這題外話呢，我覺得這種偷竊模倣底心習，支配了數千年的文人，決不能再讓牠來支配我們，我們固然要大斫，但我們更需斐急先鋒；我們固然要吶喊，但我們更需要血戰；我們固然要斬除荆棘，但我們更需要花草的栽培，這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辦的，且也不是東偷一鱗，西偷一爪所能辦的，我覺得在這一意義上，朱自清先生毀誠一詩便有稱引的價值了。

二一

如浮淺地觀察，似乎毀滅一詩也未始不是「中西西文化，白話文言化」*的一流作品；但仔細諷誦一下，便能覺得牠所含蓄着，所流露着的，決不僅僅是奧妙的「什麼化」而已，實在是創作的才智的結晶，用聯綿字的繁多巧妙，結句的綿長複疊，隸篇的分明整齊，都只是此詩佳處的枝葉；雖也足以引人歎悅，但究竟不是詩中真正價值之所在，若讀者僅能賞鑒那些瑣碎纖巧的技术，而不能體察到作者心靈的幽深綿遠；這真是「買櫝還珠」，十分可惜的事。

況且，即以技術而論，毀滅在新詩壇上，亦佔有很高的位置，我們可

參見冰心遺集。

以說，這詩的風格意境音調是能在中國古代傳統的一切詩詞曲以外，另標一幟的。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有與毀滅相類似的嗎？恐怕是很少，論牠風格的宛轉纏綿，意境的沈鬱深厚，音調的柔美悽愴，近於離騷。但細按之，又不相同，約舉數端如下：

(1) 離騷引類譬喻，毀滅係直說的。

(2) 雖同是繁絃促節，但離騷之音哀而激壯，毀滅之音悽而婉曼。

(一個說到「從彭咸之所居」，而一個只說「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態度不同，故聲調亦異。)

(3) 離騷片段重疊，毀滅片段分明。

至於思想上，態度上，他們當然是不同的，也不用說了。

後來還聽見一種批評，說牠有些像枚乘七發。單就結構而論，也未始

沒有一部分的類似。但七發全保平鋪直敘，名為「曲終奏雅」，而實是結以老生常談。毀滅則層層剝露轉入深微，方歸本旨，固非漢代賦家勸百諷一的故態。而且一個是塊段的鋪填，一個是紋理的刻畫，設彩雖同，技巧則迥異。何況思想上，一個雜有俳優的色彩，一個是嚴肅的生之叫音呢。

再以現在詩壇中的長詩，來和毀滅相比較，也能立時發見牠們的不同，現時的長詩的作法，以我看來，不外兩種：（一）用平常的口語反復地說着，風格近於散文。（二）夾着一些文言，生硬地澆着韻，一方面是譯詩，一方面是擬古。舉例呢，可以不必，我想讀者們對於這些作品或者已熟識了；即使不熟，要找來一證亦非難事。他們的優劣原不好說。以我的偏見，寧可做不成，不必勉強做。

第一種的長詩的作法，我承認這是正當的；不過因才力的薄弱，結果彷彿做了一篇說理敘事的散文，即使他自己是不肯承認。其實本想做詩後來做了一篇散文，也沒有甚麼要緊，但在一般詩人心中或以為重大。詩應當說理敘事與否是一事，現在的說理敘事的詩是否足以代表這種體裁又是一件事，有些批評者對於這點上似不清晰；有些呢，雖承認這個區別，但又固執地以抽象和具體的寫法來分別詩的優劣。我覺得這種判斷，未免籠統而又簡單了。

從文學史上看，我們總不能排斥說理敘事的作品在詩的門外罷？無論中國與西洋，詩總不是單純抒寫情感，描寫景物的，這大家也該承認罷？現在詩壇之不振，別的原因不計，我想總有兩個原因：（一）大家喜歡偷巧，爭做小詩。（二）「詩人非做詩不可」這個觀念太強烈，不肯放開手去

寫。關於第一點，毀滅的作者已在短詩與長詩這篇評論中說得很飽滿了。

（見詩一卷四號）他說：

『有時磅礴鬱積，在心裏盤旋迴蕩，久而後出；這種情感必極其層層
叠叠，曲折頓挫之致。：這裏必有繁音複節，才可盡態極妍，暢所欲
發；於是長詩就可貴了。』

這真把他自己作長詩的精神充分寫出了。我們看了毀滅覺得佩弦確是
「行願其言」，不是放空大砲不敢開仗的人。毀滅一篇，在這意義上，也
有解析稱引一番的價值。

第二種的長詩是現在新近流行一種詩式，句法較為整齊，用韻較為繁
多，郭沫若女神中有幾篇詩已有這個傾向，而最近如田漢徐志摩所作，這
種色彩尤為明顯。至於好不好呢，在作者有他的自由，在讀者有他的偏

好，原是不能斷定的。我却以為如做得不好，很容易發生下列三項的毛病。（我自然不說這裏邊不會發生好詩。）

(1) 句法的不自然。

(2) 韻脚的雜湊生硬。

(3) 文言白話的夾雜。

這種從詞曲或西洋詩蜕化成的詩形，我只認牠是一種「遺形物」，偶一為之則可，不相信是我們的正常道路。我們的路須得由我們自己去走，這是我的信念。

現在離題已太遠了。上列的兩種長詩，互有短長，與毀滅都不相似。下面歸到本題。

二

上節從各方面作比較，毀滅的價值也因此稍顯明了。佩弦作長詩原他自己的一種特異的作風，如轉眼自從等詩都是的，不過在毀滅把這種風格格外表現得圓滿充足，這詩遂成爲現在的他的代表作。我自信對於這詩多少能了解一點——因我們心境相接的緣故——冒昧地爲解析一下。有無誤解之處，當俟讀者與作者的指正。

全詩共分八節。中間六節羅列各種誘惑的糾纏而一層一層的加以打破。作者的主旨在首尾的兩節中，故這兩節尤爲重要。第一節說明自己的病根：

「白雲中有我，天風的飄飄；

深淵裏有我，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青青的泥土上，

不曾印着淺淺的，隱隱約約的我的足跡！

又說明自己的悵惘——身世之感：

「在風塵裏老了，

在風塵裏衰了，

僅存的一個懶懶身子，

幾堆黑簇簇的影子！」

第八節則把解決的方法全盤托出。他先說明他的「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

「擺脫掉糾纏，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

.....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隨後又發揮他的「剎那主義」：

『但現在的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個個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是再不能，也不理想會的了。』

這兩節的意思可謂明白極了，似無申說的必要。他這兩種主義，原只是一個主義的兩個名詞，初非兩概。我再扼要地把他來信節引一點。他具體地說明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是什麼。

『我的意思只是說，寫字要一筆不錯，一筆不亂，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吃飯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無論何時，無論何地，有不

調整的，總竭力，立刻求其調整。……總之，平常地說，我只是在行為上主張一種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十一，十一，七，信）

他又再三申說他的利那主義。

『生活的各個過程都有牠獨立的意義和價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義與價值。每一刹那在持續的時間，有牠相當的位置；牠與過去將來，固有多少的牽連。但這些牽連是綿延無盡的，我們顯是顧不了許多，正不必徒繫繫於牠們，而反讓本刹那在他未看明這些牽連裏一小部分之前，白白地閃過了。』（同信）

『我的意思只是生活的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的趣味，或也可不含哲學地說，對我都有一種意義和價值。我的責任便在實現這意義和價值，滿足這個趣味，使我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於這刹那以前的種種，

我是追不回來，可以無庸過問：這刹那以後還未到來，我也不必多費心思去籌慮。……我現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十二，一，一三，信）

要說明他這種人生觀是很長的，在這篇當然不能包舉，所以即此爲止了。但即使所稱引的是這般簡略，我想讀者們已可以看見作者對於生活的意念及其對於人生問題的思索。他把一切的葛藤都斬斷了，把宇宙人生之謎不了了之，他把那些殊途同歸的人生哲學都給調和了。他不求高遠只愛平實，他不貴空想，只重行爲；他承認無論怎樣的偉大都只是在一言一語一飲一食下工夫。現代的英雄是平凡的，不是超越的；現代的哲學是可實行的，不是專去推理和空想的。他這種思想，是把頹廢主義與實際主義合攏來，形成一種有積極意味的刹那主義。他觀察人生和頹廢者有一般的透

徹；可是在行爲上，意味却迥不相同了。看第六節上說：

「況我也終於不能支持那迷戀人的，祇覺肢體的衰頹，心神的飄忽，便在迷戀的中間，也滯澁暗長着哩！真不成人樣的我，就這般輕輕地速朽了麼？不！不！」

他反對這種頹廢的生活，共有三個理由：（一）現實不容你不理牠。（二）迷戀中間仍有煩悶暗暗地生長着。（三）自己不甘心墮落在這種生活中間。這是讀毀滅之後人人可以覺到的。他給我的信上也說：

「……他不管什麼法律，什麼道德，只求利那的享樂，回顧與前瞻，在他都是可笑的。這正是頹廢的利那主義。我意不然！我深感時日悠悠的可惜，自覺從前的錯誤與失敗，全在只知遠颺，大處，時時只是做預備的工夫，時時不會做正經的工夫，不免令人有不足之感！」

(十一，十一，七，信)

『頹廢的生活，我是可以了解的；他們也正是求他們的舒服，但他們的舒服實在是強顏歡笑；歡笑愈甚，愈覺不舒服，因而便愈尋歡笑以弭之；而不舒服必愈甚。因為強顏的歡笑愈甚與實有的悲懷對比起來，便愈顯悲哀之爲悲哀，所以如此。』(十二，一三，信)

這些話尤其痛快，更無解釋之必要了。所以他所持的這種「刹那觀」，雖然根柢上不免有些頹廢氣息，而在行爲上却始終是積極的，肯定的，吶喊着的，掙扎着的。他決不甘心無條件屈服於悲哀的侵襲之下，約言之，他要拿這種利那觀做他自己的防禦線，不是拿來飲鴆止渴的。他看人生原只是一種沒來由的盲動，但却積極地肯定牠，順牠猝發的要求，求個段落的滿足。這便是他惟一的道路。其餘的逃避方法，如火熱的愛戀，五色雲裏

的幻想，玄冥像伏流一樣的沈思，迷迷戀戀的頹廢生活，小姑娘的引誘大方士的壓迫的死，……都只是誘惑的糾纏，都只是迷眩人的烟塵而已。他雖不根本反對這些麻醉劑，但他却明白證明牠們的無效。無效這兩個字，已足毀滅那些誘惑而有餘了。所以我說佩弦的剎那主義是中性的，是肯定人生的，（他說，『對我有一種趣味』）是能見之行事的。這三個特色正是近代科學的特色。別人對於這個有何批評，我不知道；我自己呢，得益已多，故不能默然而息。回憶在去年春我即有這種感想，常和佩弦說：『我們要求生活剎那間的充實。我們的生活要如燈火集中於一點，瀑流傾注於一剎那。』但何謂充實？怎樣方能充實呢？我當時可說不出來，但他却已代我明白地喊出了。在今年一月十三日的信裏，他還有幾句很痛快的話：

『我只是隨順我生活裏每段落的情意的猝發的要求，求個每段落的滿

足，因為我既是活着，不願死也不必死，死了也無意義；便總要活得舒服些。爲什麼要舒服是無庸問的，問了也沒人能答的，直到永遠？只是要舒服吧了。至於怎樣叫做舒服，那可聽各人自由決定。我意就是「段落的滿足。」……」

人生問題在我們心中只是這麼一個樣子。（我冒昧地代他說話。）

「你爲什麼活着呢？」

「我已經活着了，我且願意活着。」

「你怎樣活着呢？」

「我願意怎樣活着便怎樣活着。」

這原來簡陋得可笑，且不值得哲學家一笑的。可是我們決不能硬把明白單純的化爲艱深繁複，這真是沒奈何的事情。渺小的我們，一生中的大事，

只是認定「什麼是我們的願意！」這真是容易極了。在我們却也不見得很容易呢。

總之，毀滅這詩所給我們的至少有兩個極重要的策略，在人生的鬭爭方面：第一個是「撤」字，第二個是「執」字，撤是撤開，執是執住，凡現在沒有人能答的，等了等於沒答的問題，無論大的小的，新的老的，我們總把牠們一起撇開，且撇得遠遠遠遠的，越遠越好。因為這些問題，我們既不能答，答了也無用；這簡直是本來未成問題。即勉強要列入，也總歸是個愚問，何如不答為佳。遠遠的將來時代我們原不能逆料，但我們留些問題給他們，也未必即是偷懶，也未必即是無用。宇宙間一切的問題，我們想包辦不成？

至於執字，却更為重要。我們既有所去，即不能無所取。取什麼呢？

能答的問題，願答的問題，必要答的問題，這三項，我們不但要解決牠們，而且要迅速地充分地解決牠們。再說清楚一點，我們努力把捉這現在。刹那主義的所謂刹那，即是現在這一刹那。這一層意思，他也說得極為圓滿：

「我覺我們現在的生活裏，往往只悵悵着過去，憂慮着將來，將工夫都費去了，將眼前應該做的事都丟下了，又添了以後悵悵的資料。這真是自尋煩惱。……譬如我現在寫信，我一心只在寫信上，更不去顧慮別的，就誤了我的筆，我要做完了一件才去想別件；我做一件，要做得無遺漏，不留那不必留的到以後去做；因為以後總還有以後的事。」（十二，一，一三，信）

你如把今天的事推到明天，可是明天有明天的事呢？我們既肯定生活，

——即使懶懶地活着，——就不能沒有「執着」。希望一方面營生活，而又要屏去一切的執着，這完全是綺語，不但我們決不信，且這即使是可能，我們也覺得毫無所取。生活原是一種執着，我們既然已經活着，就不得不執着。我們所喜悅的只是老實而平常的話語。偉大的聲音，在弱小的弦上不起共鳴；因此弱小忘了牠的弱小，而偉大也無從見牠的偉大。我們很相信，如自己肯承認是癡子，即使不是聰明人，也總可以少癡一點。

「撇開」是專為成就這個「執着」的。因為如不撇開那些糾纏，則有所牽繫，便不能把握這生命的一刹那，便不能使現在的生活充實而愉快。老子說得最好：『無之以為用。』這就是毀滅的根本觀念。必擺脫掉糾纏，然後才能還原了一個平平常常的我。毀滅便是生長。毀滅正是一首充

滿了積極意味的詩。我謹以此語貢獻於讀者諸君，不知是否有當於作者的原意，有當於讀者們之心否？

四

我們要充分了解一件作品，除研讀本文以外，不能不略考作者的身世——成就作品的境遇。毀滅的中心思想既有如上所述；但這種思想意念決非突然而來，且非單純地構成的。無論何等高遠的思想，其成因必在日常生活上很微細的事情。所以玄言哲理從表面上看，極崇高而虛浮；從骨子裏看，極平常而切實，哲學只是從生活事情反映出來的（從文字談說兩方面傳鈔來的，只是門面話，不得謂爲真的哲學。）一種傾向，一種態度；所以人人應當有的，人人必然有的，不算什麼希罕事，若過於把牠看

得高大，則離真相便愈遠了，故我希望讀毀滅的人也只作如是觀。

波特來爾說得好：『生命是一座醫院。』所以哲學，如老實講起來，只是治病的藥方。（藥方的好壞當然看治病的能力而定，不能看牠藥名的多少，簽字醫生的名氣。）凡好的，真的哲學必是能治病的——能治一人一時的病——換過來說，就是哲人都是病人。我們對於一切的慧觀，實在只是呻吟罷了！文化是一個迴波，當人生成到不幸的時光，斗然奔湧着的。

除思想上的影響不計外，毀滅作者的病源，我所知及他自己說過的，至少有兩個：家庭的窮困衝突與社會的壓迫。這是凡讀到毀滅第七節都可以知道的。我們讀突的歷史，（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六號）至少能領會一些。這使他感受無限的疼痛，養成他的一種幾乎過敏的感受性，和悽

恰隱隱的氣息，往往從他的作品中表示出來。周君志伊的讀滅毀有句話說得很恰當：『……不是狂吼，不是低吟，只輕輕地帶着傷痕似的曼聲哀歎……』我意亦正是如此。

佩弦爲人柔而不弱。我們只聽他被家庭社會兩重的壓迫以後所發出的聲音，可見他的本性絕非往弱易折的。他現在所持的態度，正是他自己的服對症的藥。以他家庭狀況的不安，自己成就的渺茫；所以要一步步的走，不去理會那些遠遠遠遠的。以人生擔荷的過重，迷悟的糾紛；所以要擺脫掉糾纏，完成平常的自我。他承認解脫即在掙扎的本身上，並非兩件事；所以明知道掙扎是徒勞的，還是掙扎着。他的人生觀念——在毀滅及其他諸作中所表示的，是呻吟，也就是口令，是怯者的，也是勇者的呼聲；總之，決不是一面空大鼓敲着來嚇唬人，或者給人頑兒的。這對於他

自己，對於同病相憐的我們，極容易，極切實，極其有用，不敢說即是真理；但這總是我們的一服藥。

五色的花在灰色的泥土上爛殺着，銀雪的濤在嶮利的暗礁間涌沸着；
讀滅的是讚頌還是咒詛呢？象垂巨齒，鹿挺巨角，孔雀曳巨尾，作毀滅的自喜還是自怨呢？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賢明的——聰明的父母

這是一個講演的主題，去年在師大附中講的。曾寫出一段，再一看，滿不是這麼回事，就此丟開。這次所寫仍不愜意，寫寫耳。除掉主要的論旨以外，與當時口說完全是兩件事，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寫着有的，現在只刪廢一句：題目上只說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親的資格說話也。衛道君子見諒呢，雖未必，總之妥當一點。

略釋本題，對於子女，懂得怎樣負必須負的責任的父母是謂賢明，不

想負不必負的責任的是謂聰明，是一是二，善讀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同分解」。

先想一個問題，親之於子（指未成年子女）子之於親，其關係是相同與否？至少有點兒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決定下文的相當能力，下文則呼應上文而已。在此沿用舊稱，盡親之道是上文，曰慈；盡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無條件的，全體的，強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負責才合式，是生理的衝動，環境的包圍，是自由的意志，暫且都不管。總之，要想，你們若不負責，那麼，負責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兒女呢，作證婚介紹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條牽線的張家嫌李家姆呢？我都不想不通。第二，有負全責的必要與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麼担負不了

的。決定人的一生活，不外先天的遺傳，後天的教育。遺傳固然未必盡是父母的責任，却不會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權半操諸師友，半屬諸家庭，而選擇師友的機會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環境，他們亦未始沒有選擇的機會。第三，慈是一種公德，不但須對自己，自己的子女負責，還得對社會負責。留下一個不慝不怙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響未必小於在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犄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會應當強迫父母們嚴守這不可不守，對於種族生存有重大意義的公德。

這麼看來，慈是很嚴肅的，決非隨隨便便溺愛之謂，而咱們這兒自來只教孝不教慈，只說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沒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說不孝而後不慈，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後不孝，天下更無不是的兒女，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錯誤，不

但是錯誤，而且是顛倒。

孝是不容易講的，說得不巧，有被看作洪水猛獸的危險。孝與慈對照，孝是顯明地不含社會的強迫性。舉個老例，替腹殺人，舜竊負而逃，棄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會羅織，決不能證舜有教唆的嫌疑。替腹這個老頭兒，無論成才不成才，總應當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負責，舜即使聖得可以，孝得可觀，也恕不再來負教育替腹的責任，他並沒有這可能。商均倒是他該管的。依區區之見，舜家庭間的糾紛，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搗亂，却是兒子不掙氣，以致錦繡江山，丈人傳給他的，被仇人兒子生生搶走了，於舜可謂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們一樣。

社會的關係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說，也不是無條件的，這似乎有點重

要。我一向有個偏見，以爲一切，感情都是後天的，壓根兒沒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於後天論，老想做，老做不成，這兒所談便是一例。普通所謂孝的根據，就是父母兒女之間有所謂天性，這個天性是神祕的，與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傳統的信念以外，誰也不能證明牠的存在。我們於其依靠這混元一氣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積銖累的後天的感情來建立親子的關係，更切實而妥貼。詳細的話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說感情生於後天，知恩報恩，我也贊成的。現在討論恩是什麼。一般人以爲父親對於子女，有所謂養育之恩，詳細說，十月懷胎，三年乳哺，這特別偏重母親一點。賦與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墮地已經對母親，推之于父親負了若干還不清的債務，這雖不如天性之神祕，亦是一種先天的係

屬了。說我們生後，上帝父親母親然後賦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說我們感戴未生以前的恩，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作一種禮物而賦予是厚的餽贈呢，那麼得考量所送禮物的價值。生命之價值與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學上的問題，要證明這個，不見得比證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無從說起。親子的關係在此一點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爲的倫理的。把道德的觀念建築在這上面無有是處。

親子間的天性有無既難定，生命的單純賦與是恩是怨也難說，傳統的名分又正在沒落，孝以什麼存在呢？難怪君子人憚憚焉有世界末日之懼。他們忽略這真的核心，後天的感情。這種感情並非特別的，只是最普通不過的人情而已。可惜咱們的親子的關係難得建築在純粹的人情上，只借著禮教的權威貼上金字的封條，不許碰牠，不許討論牠，一碰一講，大逆不

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頑皮的小子會不會想到不許碰，不許講，就是「空者控也搜者走也」的一種暗示，否則爲什麼不許人碰牠，不許人討論牠。俗話說得好：「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鬼不驚。」

人都是情換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說過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後孝非先孝後慈，事實昭然不容取辨。小孩初生不會盡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牠盡了孝道之後，方才慢條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撫育牠，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應慈而起，儒家所謂報本反始，要能這麼解釋方好。父母無條件的盡其慈是施，子女有條件的盡其孝是報。這個報施實在就是情換情，與一般的人情一點沒有什麼區別。水之冷熱飲者自知，報施相當亦是自然然而，並非錙銖計較一五一十，親子間真算起什麼清帳來，這也不可誤會。

孝是慈的反應，既有種種不等的慈，自然地會有種種不等的孝，事實如此，沒法劃一的。一個人對於父母二人所盡的孝道有時候不盡同。這個人的與那個人的孝道亦不必盡同。真實的感情是複雜的，彈性的，千變萬化，而虛偽的名分禮教却是一個冰冷鐵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話又說回來，大概前人都把親子系屬看作先天的，所以定製一塊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們只承認有後天的感情，雖不「非孝」，却堅決地要打倒這二十四孝的講法。

我的說孝實在未必巧，恐怕看到這裏，有人已經在破口大罵，「撕做紙條兒」了。這真覺得歉然。他們或者正在這麼想：父母一不喜歡子女，子女馬上就有理由來造反，這成個甚麼世界！甚麼東西！這種「生地蠻打兒」的口氣也實在可怕。可是等他們怒氣稍息以後，我請他們一想，後

天的關係爲什麼如此不結實？先天的關係何以又如此結實？親之于子有四個時期；結孕，懷胎，哺乳，教育，分別考察。結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罷。懷胎相因而至，也是沒法子的。她或者想保養自己的身體爲異日出風頭以至於效力國家的地步，未必純粹爲着血胞才謹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環境的，較之以前階段，有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離乳以後，以至長大，這時期中，種種的教養，若不雜以功利觀念，的確是一種奢侈的明智之表現。這方才建設慈道的主幹，而成立子女異日對他們盡孝的條件。這麼拮据一算，結孕之恩不如懷胎，懷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後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沒關係。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來只見有教孝的，什麼緣由呢？比較說來，慈順而易，孝逆而難，慈有母愛及庇護種族的傾向做背景——廣義的生理關

系——而孝沒有；慈易而孝難。慈是施，對於子的愛憐有感覺的張本，孝是報，對於親之勛勞，往往憑記憶想像推論使之重現；慈順而孝逆。所以儒家的報本反始，慎終追遠論，決非完全沒有意義的。可是立意雖不錯，方法未必盡合。儒家的經典論語說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難怪數傳以後就從對待的孝變成絕對的孝。地位愈高，標準愈刻，孝子的產表愈見其多而中間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在，這種是事實罷。他們都不明白「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却無條件地教起孝來，其結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許多的偽君子。」

慈雖爲孝的張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價值。中國的倫理，只要矯揉造作地裝成鞠躬盡瘁的孝子，決不想循人性的自然，養成溫和明哲的慈親，這於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有相當重大的關係。積弱之因，這未必不

是一個。姑且用功利的計算法，社會上深了一個孝子，他自己總是君子留點儀刑於後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效用至多如此而已；若社會上添一慈親，就可以直接充分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於社會，一方面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無窮。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原故。慈順而易，孝逆而難，這是事實；慈較孝有更遠大的影響，更重大的意義也是事實。難能未必一定可貴。

能夠做夢也不想到「報」而慷慨地先「施」，能夠明白盡其在我無求於人是一種趣味的享受，能夠有一身做事一身當的氣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謂賢明，自然實際上除掉賢明的態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離賢明差得遠，小孩子將來要「現眼」，使衛道之君子拍手稱快，浮一大白也難說；可是希望讀者不以人廢言。好話並不以說在壞人嘴裏而變壞。我不據

護自己，却要澈底擁護自己的論旨。

但同時不要忘記怎樣做個聰明的。兒女成立以後親之與子，由上下文變成一付對聯……平等的並立的關係。從前是負責時期，應當無所不爲；現在是卸責時期應當有所不爲。幹的太過分反而把成績毀掉，正是所謂『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

慈道既盡卸責是當然，別無所謂冷淡。兒女們離開家庭到社會上去，已經不是赤子而是獨立的人。他們做的事還要我們來負責，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壓在肩頭，勢必至于自己摔交而擔子碾碎，是謂兩傷。從親方言，兒女長大了，依然無限制無窮盡地去爲他們服務，未免太對不起自己。我們雖不會夢想享受兒孫的福，却也未必樂意受兒孫的累。就子方言，老頭子動輒下諭單，發訓話，老太太說長道短，也實在有

點沒趣，即使他們確是孝子。特別是時代轉變，從親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爲難了。再退一步，親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嘮叨，也總歸是無取的。

看看實際的中國家庭，其情形却特別。教育時期，舊式的委之老師，新派交給學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兒女長成以後，老子娘反而操起心來，最習見的，是爲兒孫積財，干預他們的戀愛與婚姻，這都是無益於己，或者有損於人的頑意見。二疏說：「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真是名言，可是老輩裏能懂得而相信這個意思的有幾個，至于婚姻向來是以父母之命爲成立的條件的，更容得鬧成一團糟，這是人人所知的。他們確也有苦衷，大爺太不成，不得不讓以金銀鈔票，大姑娘太傻不會挑選姑爺，老太爺老太太只好親身出馬了。這是事實上的困難，却決

不能推翻上述的論旨，反在另一方面去證明牠。這完全是在當初負責時期不盡其責的原故，換言之，昨兒欠了些賢明，今兒想學聰明也不成了。教育完全成以後，豈有不能涉世，更豈有不會結婚的，所以這困難決不成爲必須干涉到底的口實。

聰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懶，一是知趣，聰明的父母亦然。躲懶就是有所不爲，說見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亞於躲懶。何謂知趣？吃虧的不找根，賭輸的不撈本，施與的不望報。其理由不妨列舉：第一，父母總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樂，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娛的機會，不責報別無甚要緊。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條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沒有責報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難，責報是不容易的。這兩項上邊早已說過。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結果是感情沒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

間鄙薄的氣象，最爲失算。試申說之。

假使慈當作一般的慈愛講，中國家族，慈親多於孝子恐怕沒有問題的。以這麼多的慈親爲什麼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們有的說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說都是你們這班洪水猛獸碎的好事啦，其實都絲毫不得要領。在洪水猛獸們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頭，大概早已如此了，誰沒有統計表爲證。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種普通的感情，比起慈來有難易順逆之異，另外有一助因，就是功混利於感情。父母雖沒有絕對不慈的，（精神異常是例外）可是有絕對不望報的嗎？我很懷疑這分數的成數，直覺上覺得不會得很大。所謂『養兒防老積穀防飢』，明顯地表現狹義的功利心。重男輕女也是一旁證，兒子勝于女兒之處，除掉接續香烟以外，大約就數榮宗耀祖了。若以純粹的慈愛爲立場，則對於男女爲什麼要歧視如此

之甚呢？有了兒子，生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顯揚，身後還得血食，撫養他是合算的。所持雖不甚狹，所欲亦復甚奢，宜有淳于髡之笑也。他們只知道明中佔便宜，却不覺得暗裏吃虧。一以功利爲心，真的慈愛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攙雜，由攙雜而彷彿沒落了。本來可以喚起相當反應的感情，現在并此不能了。父責望於子太多，只覺子之不孝；子覺得父的責望如此之多，對於慈的意義反而懷疑起來。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傷而功利亦烏有，這是最可痛心的。雖不能說怎樣大錯而特錯，至少不是聰明的辦法呢。

聰明的父母，以純粹不雜功利的感情維繫親子的系屬，不失之於薄；以縝密的思考決定什麼該管，什麼恕不，不失之於厚。在兒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積極的幫助，在他們成立以後最需要的是消極的不妨礙。他們

需要什麼，我們就給他們什麼，這是聰明，這也是賢明。他們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夠恰好地應付一切，不見得會特別乖張地應付他們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截搭題已經完了，讀者們早已覺得，賢明與聰明區別難分，是二而一的。聰明以賢明爲根本，而實在是進一步的賢明。天職既盡，心安虛得，在我如此，賢明即聰明也；報施兩忘，渾然如一，與人如此，賢明又即聰明也，聰明人就是老實人，頂聰明的人就是頂老實的人，實際上雖不必盡如此，的確應當是如此的。

十九年七月廿四日。

身後名

恐怕再沒有比身後之名渺茫的了，而我以為畢竟也有點兒實在的。

身後名之所以不如此這般空虛者，未必牠果真不空虛也，只是我們日常所遭逢的一切，遠不如期待中的那般切實耳。

碌碌一生無非爲名爲利，誰說不是？這個年頭兒，誰還不想發注橫財，這是人情，我們先講牠吧。十塊洋錢放在口袋裏，沈墳填的；若再多些，怕不盡是些鈔票支票匯票之流。夫票者飄也，飄飄然也，語不云乎？昨天四圍麻雀，贏了三百大洋，本預備拮据報効某姑娘的，那裏知道眼了

一覺，一摸口袋，阿呀連開，淨變了些左一疊右一疊的「關門票子」，豈不天——鵝絨也哉！（天字長音，自注。）三百金耳，尙且鏗鏘空虛得可觀，則三百萬金又何如耶？

『阿彌陀佛！』三百萬淨現是大洋，一不倒帳，二不失竊，摸摸用，受用之至。然而想啊，廣廈萬間，而我們堂堂之軀只七尺耳；（也還是古尺！）食前方丈，而我們的嘴猶櫻桃也。夫以櫻桃般的嘴敵一丈見方的盤兒碗兒盆兒罐兒，（罐兒，罐頭食物也，自注。）其不相敵也必矣。以區區七尺，鎮日步步踐踏於千萬間的大房子中，其不打而自倒也幾希。如此說來，還應了這句老話：『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從偃鼠說，滿腹以外則無水，這一點兒不算錯。

至於名呢，不痛不癢，以「三代以下」的我們眼光看，怕早有隔世之

感吧！

以上是反話。記得師父說過——却不記得是那一位了——「一反一正，文章乃成，一正一反，文章乃美。」未能免此，聊復云耳。

要說真，都真；說假，全假。若說一個真來一個假，這是名實未虧喜怒爲用，這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頑意見。我們其有狙之心也夫！

先說，身後之名豈不就是生前之名。天下無論什麼，我們都可以預期的，雖然正確上儘不妨有問題。今天吃過中飯，假使不預期發痧氣中風的話，明天總還是要吃中飯，今天太陽東邊出，明天未必就打西邊出。我茫然結想，我們有若干位名人正在預期他的身後名，如咱們老百姓預期吃中飯出太陽一般的熱心。例如光赤君，（就是改名光慈的了）他許時時在那邊想，將來革命文學史上我會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好吧，即使被光慈君硬賴了去，我不妨退九千步說，自己雖不能預期或不屑預期，也可以看看他人的往事。這兒所謂「他人」，等於「前人」，光慈君也者蓋不得與焉，否則豈不又有「兇」的嫌疑。姓屈的做了老牌的落水鬼，兩千年以上，而我們的陸佩如先生還在講「屈原」。曹雪芹喝小米粥喝不飽，二百年後却被胡適之先生給翻騰出來了。……再過一、二百年，陸胡二公的軼事被人談講的時候，而屈老爹曹大爺（或者當改呼二爺才對）或者還在耳朵發燒呢。耳朵發燒到底有什麼好處？留芳遺臭有什麼區別？都不講。我只相信身後名的的確確是有，雖你不幸萬一，萬一而不幸，竟「名落孫山」。

名氣格樣末事，再思再想，實頭想俚勿出生前搭身後有噲兩樣。倒勿如實硬說。（蘇白，自注。）

要鬧得多，抖得多。所以我包光慈君必中頭彩，總算恭維得法，而且聲明，並非幽默。你們看，我多們勢利眼！假使自己一旦真會鬧起來的話，在一家不如一鄉，一鄉不如一城，一城不如一國，一國不如一世界，一世界不如許多世界。關門做皇帝，又有什麼意思呢？這也並非幽默。

然而人家還疑心你是在幽默，唉！沒法子！——只好再把屈老爹找來罷，他是頂不幽默的。他老人家活得真沒勁兒，磕頭碰腦不是咕咕聒聒的姊姊，就是滑頭滑腦的漁父，看這兒，歐那兒，知己毫無，只得去跳羅江。文人到這種地步，真算苦了。「然而不然」。他居然借了他的離騷九章九歌之流，（雖然目今有人在懷疑，在否認，）大概不過一百年，忽然得了一知己曰賈先生，又得一知己曰司馬老爺，這是他料得到的嗎？不管他曾逆料與否，總之他身後得逢知己是事實，他的世界以文字的因緣無限

制地綿延下去也是事實。事實不幽默。

身後名更有一點占便宜處：凡夕人都會自然而然的漸漸的變好來，其變化之度以時間之長爲正比例。借白水的話，生前是「界畫分明的白日」，死後是「渾融的夜」。在夜色裏，一切形相的輪廓都朦朧了。朦朧是美的修飾，很自然的美的修飾。這整容匠的芳名，您總該知道的罷，恕我不說。

「年光」漸遠，事過情遷，芳艷的殘痕，以文字因緣絲絲不絕，而伴着牠們的非芳非艷，因寄託的機會較少，終于被人丟却了。古人真真有福氣。咱們的房客，欠債不還，催租瞪眼，就算他是十足地道的文豪罷，也總是夠討厭的了。若是古人呢，漫說他曾經賴過房租，即使他當真殺過人放過火來，也不很干我事。他和我們已經只有情思間的感染而無利害上的

衝突了。

以心理學的觀念言，合乎脾胃的更容易記得住，否則反是。憶中的人物山河已不是整個兒的原件，只是經過非意識的滲濾，合于我們胃口的一部分，僅僅一小部分的選本。

文人無行自古已然，雖然不便說於今爲甚。有許多名人如起之于九原，總歸是討厭的。阮籍見了人老翻白眼，劉伶更加妙，簡直光屁股，倒反責備人家爲什麼走進他的褲襠裏去。這種怪相，我們似乎看不見；我們只看見兩個放誕真率的魏晉間人。這是我們所有的，因這是我們所要的。寫到這裏已近餘文，似乎可以歇手了，但也再加上三句話，這是預定的結局。

一切都只暫存在感覺裏。身後名自然殿不過，但看來看去，到底看不

出牠爲什麼會比我們平常不動念的時分以爲真不過的吃飯睡覺假個幾分鐘。我倒真是看不出。

十八年一月十六日晨五時在北京枕上想好，同日晚八時
清華園燈下起草。

附記 前天清華有課，這是我第一次感到作文的匆忙。既是匆匆，又是中夜，簡直自己爲文調造佳例了，然爲事實所迫，也莫奈何，反正我不想借此解嘲就得勒。

匆匆的結果是草草。據豈明先生說，日本文匆匆草草同音，不妨混用。——草草決非無益於文章的，而我不說。說得好，罷了；不好，要糟；因此，恕不。只好請猜一猜吧，這實在抱歉萬分。

附記二 此文起草時果然匆忙，而寫定時偏又不很匆忙，寫完一看，已未必還有匆匆草草的好處了，因此對於讀者們更加抱歉。

一月十八日，北京。

性(女)與不淨

說是寇王爺被傷糖黏嘴以後，大家談天，談到北京風俗，新年破五，女人才許到人家去拜年。有人說這因女人鞋子太髒，又有人說新年裏男客多，怕自己家的女人被人家瞧了去。總之，不得要領，話也就岔開了。就有人講笑話。——我家有一親戚，是一大官，他偶如廁，忽見有女先在，愕然是不必說，却因此傳以爲笑；笑笑也不要緊，他卻別有所恨。恨到有點出奇，其實並不。這是一種晦氣，蘇州人所謂「勿識頭」，要妨他將來福命的。——我姊姊便笑道：「他真有福命，妨個一妨也不得要緊；禁

不住一妨，則所謂福命也就有限了。」

以上又是一個夢。夢後有三個觀念走到腦子裏來，一是性，二是女，三是不淨。如我是一位什麼專家的話，把牠們聯起來，大概早已有數十萬言的大著作出現了。幸而我不是。

我只會頂簡單地想，頂簡單地說：性，女在內，大概沒有什麼不淨吧。話又說回來，自然也不會看出所以然淨來。譬如上帝他老人家，（她？）搗弄黃土的時候，（決不是在搓煤球，不可誤會。）偶然把性的器官放在額角正中，或者嘴半邊，那沒，我們這部歷史一定會一字不賒寫過了。他可太仔細了，且太促狹了，偏偏把他之所以爲他，她之所以爲她者，安置在最適於藏藏躲躲，又在二便的貼隔壁。是何居心？是否陰險？至今不明。我不但是今生，前世據說也只是個和尚，並未做過上帝。

人云亦云，我不但不敢信。他們也未嘗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們曾經在那一窠子裏，做過天上的仙官。

也只是可疑而已，未必就該殺該辦。然而我們這兒，野蠻成風，久矣夫百年來非一日矣，早把這批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嫌疑犯，異口同聲『殺之不足劑之有餘』了。爲什麼呢？我不懂得。爲什麼特別對於女人如此？阿呀，我更加不懂，決不能比對於上帝的心理多懂出個一分二分來。專家或者已經在那邊懂，而我非專家。

愈不懂愈要聽話，此其所以將有『碰壁』之吳乎！說話的第一要訣，不可不爲自己留餘地。假使我們自己站在神壇上，豈不一句話就結了？可惜不能。我在枕上，翻來覆去的想，除掉『大概沒有什麼不淨吧』，覺得對於性，特別對於女竟沒有更得體的說法了。您想，如果不這麼說，則我

教育論 (上)

我不是學教育的，因此不懂一切教育學上的頑意見。正惟其不懂，所以想瞎說，這也是人情。有幾個人懂而後說呢？怕很少。這叫「飯店門口擺粥攤」，幸虧世界上還有不配上飯店只配喝盞薄粥的人。我這篇論文，正爲他們特設的，我自己內不待言了。

既不會學教育，那麼談教育的興味從那裏來的呢？似乎有點兒可疑。其實這又未免太多疑，我有三個小孩；不但如此，我的朋友也有小孩，親戚也有小孩；不但如此，我們的大街上，小胡同口滿是些枝枝杈杈咕咕啞

的小孩子，興味遂不得油然而生矣。——「興味」或者應該說「沒有興味」才對。

我不是喜歡孩子的人，這須請太太為證。我對着孩子只是愁。從他們呱呱之頃就發愁起，直到今天背着交叉旗子的書包還在愁中。聽說過大塊銀子，大到搬弄維艱的地步就叫做沒奈何。依我看，孩子也和這沒奈何差幾不多，人家說這活該，誰叫你不丟拜教育專家的門。（倒好像我常常丟拜誰的門來。）

自己失學，以致小孩子失教，已經可憐可笑；現在非但不肯努力補習，倒反嫉忌有辦法的別人家，這有多們卑劣呢！不幸我偏偏有卑劣的皮氣，也是沒奈何。

依外行的看法，理想的教育方策也很單簡，無非放縱與節制的諧和，

再說句老不過的話，中庸。可惜這不算理論，更不算方法，只是一句空話罷了，世間之諧和與中庸多半是不可能的。真真談何容易。我有一方案，經過千思萬想，以爲千妥萬當的了，那裏知道，從你和他看來，還不過是一偏一曲之見，而且偏得怪好笑，曲得很不通，真夠氣人的。

況且，教育假使有學，這和物理學化學之流總歸有點兩樣的。自然科學的基礎在試驗，而教育的試驗是不大方便的，這並非試驗方法之不相通，只是試驗材料的不相同。果真把小孩子們看作養氣，燒塊，硫黃粉……這是何等的錯誤呢。上一回當，學一回乖，道理是不錯；只在這裏，事勢分明，我們的乖決不會一學就成，人家却已上了一個不可挽回的大當，未免不值得呢。若說這是反科學，阿呀，罪過罪過！把小孩子當硫黃粉看，不見得就算不反科學。

誰都心裏雪亮，我們的時代是一切重新估定價值的時代，除舊布新，正是必然之象，本不但教育如此，在此只是說到教育。我又來開倒車了，

「楚則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譬如質質然以軟性的替代硬性的教育未必就能發展個性，（說詳本論下）以新綱常替代舊綱常，更適足自形其淺薄罷了。然而據說這是時代病，（病字微欠斟酌，姑且不去管牠。）我安得不爲孩子担心。又據說時代是無可抵抗的，我亦惟有空担心而已。我將目擊他們小小的個性被時代的巨浪奧伏赫變矣乎。

正傳不多，以下便是。我大不相信整個兒的系統，我只相信一點一滴的事實，拿系統來巧妙地說明事實，則覺得有趣，拿事實來牽強地遷就系統，則覺得無聊。小孩之爲物也，既不能拿來充分試驗的，所以確鑿可據的教育理論的來原，無論古今中外，我總不能無疑，恐怕都是些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的人想出來的頑意見。至於實際上去對付小孩子，只有這一椿，那一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除此似並無別法。只要是理論，便愈少愈好，不但荒謬的應該少，就是聰明的也不應該多。你們所謂理論，或者是成見的別名。——想必有人說，你的就事論事觀豈不也是理論，也許就是成見罷？我說：『真你的。成見呢人人都有，理論呢未必都配，否則我將搖身一變而為教育專家，猶大英阿麗斯之變媚步兒也。』（見趙譯本）

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教育論（下）

以下算是我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是閒話。（依魯迅「並非閒話」例）閒話不能一變而為政策乃事實所限，並非有什麼不願，否則，我何必說什麼「銀成沒奈何」。

因此，我也不肯承認這是成見，「見」或有之，「成」則未也。說凡見必成，（依有士皆豪無紳不劣例）豈非等於說健談者唯唯吧，能文者須與白乎？

人的事業不外順自然之法則以反自然，此固中和中庸之舊說也。造化

本不會給我們以翅膀，如我們安於沒翅膀，那就一了而百了。無奈我們不甘心如此，老想上天，想上天便不是自然。又如我只是「想」上天，朝也想，暮也想，甚而至於念咒招訣召將飛符，再甚而至於神經錯亂，念念有詞「玉皇大帝來接我了！純陽祖師叫哩！」這也未始不反自然，却也不成爲文化。一定要研究氣體的性質，參考魚兒浮水，鳥兒翔空的所以然，方才有一舉飛過大西洋，再舉飛繞全世界的成績。這是空前的記錄，然造成這記錄的可能，在大自然裏老早就有，千百年來非一日矣。若相信只要一個筋斗就立刻跳出他老人家的手底心，豈非笑話。

舉例罷了，觸處皆是。在教育上，所謂自然，便是人性。可惜咱們的千里眼，天邊去，水底去，却常常不見自己的眉睫，我們知道人性最少哩。專家且如此，况我乎。

在此冒昧想先說的只有兩點。第一，人性是複合的，多方面的。若強分善惡，我是主張「善惡混」的。爭與讓同是人性，慈與忍同是人性，一切相對待的同是人性。吃過羊肉鍋，不久又想吃冰激淋，吃了填鴨，又想起冬蕪菜來，我們的生活，常在動搖中過去，只是自己不大覺得罷了。若說既喜歡火鍋，就不許再愛上冰激淋，填鴨既已有益衛生，佛手疙瘩就可恕不了。（然而我是不喜吃佛手疙瘩的。）這果然一致得可佩，却也不算知味的君子。依這理想，我們當承認一切欲念的地位，平等相看，一無偏向，才是正辦。

第二，理想之外還有事實。假設善惡兩端而以諸欲念隸之，牠們分配之式如何呢？四六分三七分？誰四而誰六，誰三而誰七呢？這個堪注意。再說諸欲念之相處，是爭競是揖讓呢？是衝突是調和呢？如衝突起來誰占

優勢，誰居劣敗呢？這些重要的謎，非但不容易知道，并且不容易猜。

嘗試分別解之。欲念的分配，大概隨人而異。有骨有肉的都是人，却有胖瘦之別。有胖瘦，就有善惡了。所臆下的，只是誰胖誰瘦，誰善誰惡的問題。胖瘦在我們的眼裏，善惡在我們的心中。「情人眼裏出西施」。眼睛向來不甚可靠，不幸心之游移難定，更甚於眼。所以我們大可不必信口雌黃，造作是非，斷定張家長李家短；我們也不必列欲念為範疇，然後「十」。這樣算起來；我們更不必易為方程式，如NO。這只有天知道。

牠們相處的光景，倒不妨瞎猜一下。猜得着是另一問題。以常識言，牠們總不會鎮天價彬彬揖讓哩。雖然吃素念佛的人同時可以做軍閥，惟軍閥則可耳。常在衝突矛盾中，我們就這樣老老實實的招出來吧。至於誰勝誰負，要看什麼情形，大概又是個不能算的。都有勝負的可能吧，只好籠

統地說。

細察之，彷彿所謂惡端，比較容易占優勢些。這話說得頗斟酌，然而已着迹象了，迥不如以前所說的圓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蓋亦苦矣。且似乎有想做孫老夫子私淑的嫌疑。以爭與讓為例，（爭未必惡，讓未必善，姑且說說。）能有幾個天生的孔融？小孩子在一塊，即使同胞姊妹，終歸要你搶我奪的。你若說他們沒有禮讓之端，又決不然。只是禮讓之心還敵不過一塊糕一塊餅的誘惑罷了。禮讓是性，愛吃糕餅多多益善也是性，其區別不在有無，只在取捨。小孩子含禮讓而就爭奪，亦猶孟老爹山東老，不吃魚而吃熊掌也，予豈好吃哉，予不得已也。食色連文，再來一個美例，却預先講開，不準翻夾二。二八佳人游檢踪閑，非不以貞操為美也，只是熬不住關西大漢，裙屐少年的誘惑耳。大之則宇宙，小之則一

心，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永遠不得太平的。我們所見爲什麼老是西北風刮得凶，本性主之乎，環境使然乎，我們帶了有色眼鏡乎？烏得而知之！專家其有以告我耶？

準以上的人性觀，作以下的教育論。先假定教育的目的，爲人性圓滿的發展。如人性是單純的，那麼教育等於一，一條直線的一；如人性是均衡的，那麼教育等於零，一個圓兒的零，惟其人性既複雜而又不均衡，或者不大均衡，於是使咱們的教育專家爲了難，卽區區今日，以非教育家之身，亦覺有點爲難了。

對於錯綜人性的控馭，不外兩個態度：第一是什麼都許，這是極端的軟性；第二什麼都不許，這是極端的硬性，中間則有無數階段分列二者之下。硬性的教育總該過時了吧。——這個年頭也難說。總之『莫談國

事』爲妥。且從上邊的立論點，卽不批評也頗得體。在此只提出軟性教育的流弊。卽使已不成問題，而我總是跟着沒落的人了，不妨談談過時的話。

若說對於個性，放任卽發展，節制乃摧殘，這是錯誤的。發展與摧殘，在乎二者能得其中和與否，以放任專屬甲，摧殘專屬乙，可謂不通。節制可以害個性，而其所以致害，不在乎節制，而在節制的過度；反之，放任過度亦是一種傷害，其程度正相類。這須引前例，約略說明之。小孩子搶糕餅吃不算作惡，及其長大，搶他人的財物不算爲善。其實搶糕餅是搶，搶金銀布帛也是搶，不見有什麼性質上的區別，只是程度的問題。所以，假使，從小到大，什麼都許，則從糕餅到金銀，從金銀到地盤，從地盤到國家，決非難事。——不過搶奪國家到又不算罪惡了，故曰「竊國者

侯」。——原來當小孩子搶吃糕餅時，本有兩念，一要搶一不要搶是也。要搶之念既占優勢，遂生行爲，其實不要搶之念始終潛伏，初未滅亡。做父母師長的，不去援助被壓迫的欲念，求局面之均衡，反聽其強凌弱，衆暴寡，以爲保全個性的妙策；却不知道，吃糕餅之心總算被你充分給發展了，（實則畸形的發達，即變相的摧殘），而禮讓之心，同爲天性所固有，何以獨被摧殘。即使禮讓非善，爭奪非惡，等量齊觀。這樣厚彼而薄此，已經不算公平，何況以區區之愚，人總該以禮讓爲先，又何權於開倒車！

不平是自然，平不平等是人爲，可是這「平不平」的可能，又是自然所固有的，却非人力使之然。一切文化都是順自然之理以反自然，教育亦只是順人性之理以反人性。

說說大話罷哩，拿來包辦一切的方案，我可沒有。再引前例，小孩們打架，大欺小，強欺弱，以一概不替爲公平，固然不對，但定下一條例，說凡大的打小的必是大的錯，也很好笑。因爲每一次打架有一次的情形，情形不同，則解決的方法亦應當不同，而所謂大小強弱也者，皆不成爲判斷的絕對標準。以爭讓言之，無條件打倒禮讓與遏止爭競是同樣的會錯，同一讓也而此讓非彼讓，同一爭也而此爭非彼爭。以較若畫一的準則控馭蕃變的性情，真是神靈的奇蹟，或是專家的本領。

而我們一非神靈，二非專家，只會卑之無甚高論，只好主張無策之策，無法之法爲自己作解，這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平居暇日，以頭暈頭，以脚還脚，大家安然過去，原不必預先訂下管理大頭和小脚的規則幾項幾款。若不幸而痛，不幸痛得利害，則就致痛之故斟酌治之，治得好

傲天之伴，治不好命該如此。自己知道腐化得可以，然而得諸懲原諒。

這也未始不是一塊蛋糕，其所以不合流行的口味者，一是消極，二是零碎。牠不會要去灌輸某種定型的教訓，直待問題發生，然後就事論事，一點一滴的糾正牠，去泰，去甚，去其害馬者。至於何謂泰，何謂甚，何謂害馬者，一人有一人的見解，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口號——是否成見，我不保險。我們都從渺若微塵的立腳點，企而窺探茫茫的宙合。明知道這比琉璃還脆薄，然而我們失却這一點便將失却那一切，這豈不是真要沒落了；既不甘心沒落，我們惟有行心之所安，說要說的話。

是古文觀止的流毒罷，我至今還愛柳宗元的「駝子傳」。他講起種樹來，真親切近人，嫵媚可愛，雖然比附到政治似可不必。我也來學學他，說個一段。十年前我有一篇小說花匠，（註）想起來就要出汗，更別提拿來

看了，却有一點意見至今不會改的，就是對於該花匠的不敬。我們走進他的作坊，充滿着龍頭，鳳尾，屏風，洋傘之流，只見匠，不見花，真真夠了夠了。我們理想中的花兒匠却並不如此，日常的工作只是殺殺蟲，澆澆水，直上固好，橫斜亦佳，都由牠們去；直等到花枝戳破紙窗方才去尋把剪刀，直到樹梢掃到屋角方才去尋斧柯，雖或者已太晚，尋來之後，東邊去一尺，西邊去幾寸，也就算修飾過了。時至而後行，行其所無事，我安得如此的懶人而拜之哉！

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北京。

（注此文後曾蒙魯迅先生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部分中，甚為慊愧。）

春
來

「假使冬天來了，春天還能遠嗎？」您也將遙遙有所憶了。——雖然，我是不該來牽惹您的情懷的。

然而春天畢竟會來的，至少不因咱們不提牠而就此不來。於是江南的鶯花和北地的風塵將同邀春風的一笑了。我們逗住在一個世界上哩！

果真我們生長在絕緣的兩世界上，這是何等好！果真您那兒淨是春天，我這兒永遠是冰，是雪，是北風，這又何等好。可惜都不能！我們總得成物序之無常，怨山河之遼廓，這何苦來？

微吟是不可的，長歎也是不可的，這些將擋着幸運人兒的路。若一味的黯然，想想看於您也不大合式的罷，「更加要勿來。」只有跟着時光老人的腳跡，把以前的噩夢漸漸籠上一重乳白的輕絹，更由朦朧而渺茫，由渺茫而竟消沉下去，那就好了！夫了者好也，語不云乎？

誰都懂得，我當以全默守新春之來。可恨我不能夠如此哩。想到天涯海角，許有凭闌凝想的時候，則區區奉獻之詞，即有些微的唐突，想也是無妨於您那春風的一笑的。

丁卯立春前十一日。

賦得早春（爲清華年刊作）

「有閒即賦得」，名言也，應制，賦得之一盪耳。頃有小閒，雖非三個，拈得早春作成截搭，既勾文債，又以點綴節序排遣有涯，豈非一箭雙雕乎？

去冬蒙上海某書局賞給一字之題曰「冬」，并申明專爲青年們預備的，——阿呀，了不得！原封原件恭謹地璧還了。聽說友人中并有接到別的字帖，揣書局老板之意豈將把我配在四季花名，梅蘭竹菊乎？

今既無意於「梅蘭」，「冬」決計是不寫的了。冬天除掉乾烤以外，

——又不會溜冰，有什麼可說的呢？況且節過雨水，雖窗前仍然是殘雪，室中依舊有洋爐，再說冬天，不時髦。

六年前的二月曾綴小文名曰「春來」，其開首一引語『假使冬天來了，春天還能遠嗎？』然則風霜花鳥互爲因緣，四序如環，浮生一往。打開窗子說，春只是春，秋只是秋，悲傷作啥呢？

『今天春淺臘侵年，冰雪破春妍，東風有訊無人見，露微意柳際花邊，寒夜縱長，孤衾易暖，鐘鼓漸清圓，』開雅出之，而弦外微音動人惆悵。過了新年，人人就都得着一種溫柔祕密的消息，也不知從那兒得着的，要寫牠出來，也怕不容易罷。

『飯店門前擺粥攤。』前數年始求清華園，作客於西院友家。其時迤西一帶尙少西洋中古式的建築物，一望夷曠，愜于行散，雖疏林衰草，淡

日小風，而春緒蘊藉，可人心目，於是不覺感傷起來：

『飄蕩風回枯樹林，疏烟微日隔遙岑，暮懷欲與沈沈下，知負春前爛緩心。』

這又是一年，在北京東城，庭院積雪已久，漸漸只賸靠北窗下的一點點了。有浣溪沙之作：

『昨夜風恬夢不驚，今朝初日上簾旌，半庭殘雪映微明。漸覺嚴裘堪暖客，却看寒鳥又呼晴，匆匆春意隔年生。』

移居清華後，門外石橋日日經由，等閒視之。有一個早春之晨去等「博士」而「博士」不來（注），閒步小河北岸，作詞道：

『橋頭盡日經行地，橋前便是東流水，初日翠蓮濺，溶溶去不回。春來依舊矣，春去知何似。花草總芳菲，空枝聞鳥啼。』

文士歎老嗟卑，其根柢殆如姑娘們之愛胭脂花粉，同屬天長而地久，何時可以「與伏」，總該在大時代到了之後乎，也難說。就算一來了就「與伏」，那末還沒有來自然不會「與伏」的，不待言。這簡直近乎命定。尋行數墨地檢查自己，與昨日之我又有什麼不同呢？往好裏說，感傷的調子似乎已在那邊減退了——不，不會加多起來，這大概就是中年以來的第二件成績了。

不大懂人事的小孩子，在成人的眼中自另有一種看法：是愛惜？感慨惆悵？都不對！簡直是痛苦。如果他能夠忠實地表示這難表示的痛苦，也許碰巧可以做出很像樣的作物的。但說他的感覺就是那孩子自己的呢，誰信，問他自己肯不肯信？

把這「早春」移往人世間的一切，這就叫「前夜」。記得兒時，姊姊

嫁後初歸，那時正是大熱，我在床上，直歡喜得睡不着。今日已如隔世。憧憬的歡欣大約也同似水的流年是一樣的罷。

諸君在這總算過得去的環境裏讀了四年的書，有幾位是時常見面的，一旦捲起書包，惋惜着說要走了，讓我說話，豈可辭乎？人之一生，夢跟着夢。雖然夾書包上學堂的夢是殘了，而在一脚踏到社會上這一點看，未必不是另外一個夢的起頭，未必不是一杯滿滿的酒，那就好好的喝去罷。究竟滋味怎樣，冷暖自知，何待別人說，我也正不配說話哩，只請好諸君多掙待點罷。

(注) 博十, bana

一一三, 一一, 一一三

演 連 珠

蓋聞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是以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

蓋聞富則治易，貧則治難。是以凶年饑歲，下民無畏死之心。飽食暖衣，君子有懷刑之懼。

蓋聞蘭植通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是以耦耕植杖，大賢每以之興懷。被髮纓冠，遠志或聞而却步。

蓋聞衆擎易舉，任重則勿支。兼程可幾，道遠則勿及。是以一龜曳

尾，無奈過隙之駒。羣豕鳴哀，不救崇朝之幸。

蓋聞好佚惡勞，中材之故態。宴安酖毒，前哲之危言。是以連甍高齋，以無益爲有益。力田下澗，以靡暇爲長間。

蓋聞處子貞居，若幽蘭之在谷。純臣大節，如星芒之麗天。是以不求聞達，偶迴三顧之車騎。感激驅馳，遂下千秋之涕淚。

蓋聞自衒自媒，士女醜行。取義成仁，聖賢高致。是以知人論世，心跡須參。見著因微，豪釐是察。故上書慨慷，非無阿世之嫌。說難卑微，彌感憂時之重。

蓋聞因心感物，不外乎人情。出口成章，則謂之天籟。是以可憐楊柳，翻來雅俗之平。一夜北風，同許三春之艷。

蓋聞純想卽飛，純情卽墮。是以海天寥廓，幽人含縹渺之思。燈火冥

迷，倦客理零星之夢。

蓋聞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是則金生水，鑛耶待鑄冶之功。木在山，梁棟藉斧斤之用。故君子虛心以假物，尊賢而定法。

蓋聞鸚鵡棲不盡林，翼非垂天之雲也。偃鼠飲不竭河，腹無大澤之積也。是以廣廈千間，容身者八尺。食前方丈，充饑者二升。筵中絲竹，勞者勿聽。室內芝蘭，入而俱化。故飯疏食，一瓢飲，無礙其爲仲尼顏淵。錦步障，珊瑚樹，只見他是石崇王愷。

蓋聞積善餘慶，影響何徵。業報受生，升沈誰見。故天堂地獄，只爲庸愚。殘薰鋤蘭，翻鍾賢哲。是以疾赴當年之樂，過眼空花。徐圖沒世之名，扶頭夢想。

蓋聞至噴而動者，物象殊焉，易簡而遠者，道心一焉。是以不識不知，萬類冥合于天行。無臭無聲，羣聖祇承夫帝則。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得者存而失者亡，順者吉而逆者凶。

蓋聞知周萬物，理不勝私。思通神明，澤不濟衆。豈物近而身遠，抑天易而人難。此猶千里之明，蔽生眉睫。秋毫之察，莫視與薪。是以學止修身，尙不媿于屋漏。惠知爲政，乃勿剪其甘棠。

蓋聞聲應氣求，物從其類。耳入口出，譏局於形。是以信及豚魚而不足，以孚王公。思及牛羊而不足以保百姓。故瓠巴鼓瑟，鸞者一其宮商。[婁微睇，瞽者同其黑白。

蓋聞逆旅炊梁，衰榮如此。暮門宿草，恩怨何曾。是以白飯黃齏，首蓓之盤殮還是。烏紗紅袖，傀儡之裝扮已非。

蓋聞理若沈鐘，霜晨鑿響。欲如陰火，漏夜常煎。是以飯後聞黎，不啻當頭之棒喝。舟中風雨，未拋同室之戈矛。

蓋聞評書讀畫，門館才情。煮茗焚香，侍兒聰敏。是以飛龍得鹿，王侯出市井之會家。漏盡鐘鳴，家國付清流之裙屐。

蓋聞陰陽和會，真宰無心。內外相維，人倫有託。是以真專窈窕，不言女子之卑。撲朔迷離，却以男兒而貴。

蓋聞悲愴啼笑，物性率真。容貌威儀，人文起僞。是以蔽于一曲，固理短而情長。觀其會通，非理深而情淺。故情之侵分，若水去坊。分之定情，如金就范。

蓋聞深於情者，每流連而忘返。蔽於境者，或扞格而不通。是以莊生迷蝶，栩栩爲真。鄭人覆鹿，忽忽如夢。

蓋聞羅帳飄零，同幾家歡愁之色。山丘華屋，異百年歌哭之場。是以寒雁城烏，盡屏自暖。單衾小簟，一舸分寒。

蓋聞唯兵不祥，爲仁不富。是以朱門肉臭，無裨道路之饑寒。甲帳歌殘，誰問軍前之生死。

蓋聞植緯衰周，寧止青燈之殘。覆巢完卵，難欺黃口之孺。是以蘋末風飄，而葦蒼隰宿。梨花雨勒，則鷓鴣晨歸。

蓋聞依仁由義，平居律己之嚴。一法明刑，在位救時之切。是以管仲奪伯氏之邑，旣歎息許其如仁。子產告太叔之言，又流涕稱爲遺愛。

蓋聞絳桃子熟，春晚成蹊。素素花明，夜深炳燭。何則？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必觀其功。是以相斯韓子，始兼六國以開秦。先主武侯終定三巴以紹漢。

蓋聞仁者人也，所愛未必一人。義者宜也，所宜殆非一事。况乃窮通有命，顯默殊情。是以誨人設教，常欣一室之春溫。出野爲邦，共訝今年之秋早。

蓋聞恩施既博，民無能名。事隙已成，怨不在大。是以酒池雲屋，時日及女偕亡。鑿井耕田，帝力於我何有。

蓋聞斷崖插水，驚雁曾迴。修坂連雲，跋疳可踐。是以清時善政，驚馬及騶騾之程。末世危邦，猿鶴共蟲沙之命。

蓋聞明威信賞，以道黔黎。小德大戒，如保赤子。是以仁言利溥，不爲煦嫗之慈，義路共由，奚必適然之善。

蓋聞雖爲學語，綠暗千林，乳燕歸梁，紅飄一雲。是以稱心爲好，此日全非。卽事多欣，當年可惜。

蓋聞雲飛水逝，物候隨寒。春鳥秋蟲，心聲哀樂。是以荒墳回首，歎
歎過客之琴。日暮懷人，惻愴善鄰之笛。

蓋聞思無不周，雖遠必察。情有獨鍾，雖近猶迷。是以高山景行，人
懷仰止之心。金闕銀宮，或作溷洞之夢。

蓋聞遊子忘歸，覺九天之尙隘。勞人反本，知寸心之已寬。是以單枕
閒凭，有如此夜。千秋長想，不似當年。

廣 亡 徵 ！ （歎號的用法依張氏說）

這好像是很嚴重的文字，救國之類的，——我的救國論前在東方被燃燒彈燒了，原來文字之力不如炮火，從此擱筆，所以這是閒話。除掉引用下列憶中的殘燼一段，以外有無似處，無從根究了。

……西式之餐謂之大菜，而水陸之陳爲小菜矣；洋式之尾謂之大樓，而亭臺之設猶陋巷矣；治本國之學問，以 *Sinologist* 爲權威矣；不娶和來的練統不成其爲摩登之妹，而蠶絲之業破矣。雞蛋也好，太陽也好，拳頭巴掌也好，人家的什麼都好，咱們沒有什

麼好，這不結勒！愛之何爲，救之多事。」

（我的救國論『要懂得愛，要懂得羞』。）

準上而言，亡國或否都是些閒話。本來，我看北京的情狀，（全國其他各地，不知者不敢妄評）。大概誰都端正好蜜食壺漿的了；否則虎狼屯於階前，燕雀嬉於堂下，何其雅人深致哉。總之，即非閒話，今日之下亦以作閒話讀才是。

正傳有六點：（一）歐化不亡國，（二）歐化要亡國，（三）留學生及其他，（四）亡微之一，（五）亡微之二，（六）非亡不可，早已亡了，亡了也不要緊。

「歐」是廣義的，美國歐之，日本亦歐之。歐化是學外國人。先承認外國人有比我們好的地方，繼而承認一個人應該學好，自己即便好了，還

該學更好的，（據胡博士說）既如此，學外國人原是不會亡國的，假如學得像。

假如學不像呢，那是要亡國的，不客氣。我們確是學鬼子學得一點也不像，或者倒像牠的背面。不但西裝大裘是皮毛，即聲光化電文藝美術也還是皮毛，東西洋人有如瑜亮，手心裏同是一個字「幹」，我們杜撰了一個「不」字。以「不幹」學「幹」，那是空前的學得不像。所以在這篇文章裏，歐化的另一意義就是不歐化。

別的東西不知道學全了沒有，這個訣總歸不會帶來，或者在火車汽船裏失掉了，以至一事無成，加速度的趨於滅亡。留學生正是傳布這滅亡微菌的媒介，推銷洋貨的康白度。不論你學成或否，這種職務却是必然的。設有某甲，帶回來的是會造鐵路，會買洋貨，他算能功過相抵；無奈中國

沒有這麼多的鐵路給你造，却有那麼多的洋貨給你買，久而久之，把本領還給了外國師父，而舶來的生活習慣却紋絲不動，歷久常新，洋貨確是美，愛美是人情；洋貨用起來確是舒服，愛舒服是人情，洋貨確是便宜，

在中國買洋貨有時比在牠本國還要便宜，愛便宜是人情；在國外用慣了的東西，在國內又碰見了，不由得伸手掏錢；愛故舊也是人情；假如他娶了洋太太，那更不得了，愛太太，人情以外還是義務。左也是人情，右也是人情，原來在他的意識底下，生活習慣裏，其祖國至少有一部分是英德法了。這似乎是留學生的命定。至于名流巨子在國家者自當別論也。

不要將這惡名都栽埋在留學生身上，他們是急先鋒，不就是大隊，大隊跟着先鋒走。一從把微菌帶了回來以後就站在最高處，順風布散，既然深得民心，那自然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你在市場裏約五分鐘。就證

明這是事實。穿洋服的不必會說洋話，太太小姐們不見得都出過洋留過學，今日之下，是憑全社會的力以跑步姿勢，向着滅亡的道路走。

在精神方面說，情鍾勢權而已。我們並不會，也不會想學外國人之所以爲外國人；只是愛他，怕他，靠他，媚他。好容易在至聖先師牌位前爬起來，而又在洋大人的膝前跌倒了。我們的前輩無非頑固，而我們這一代實在卑鄙，卑鄙到豎不起脊梁骨的程度，於是有了所謂高等華人。夫高等華人者，自居於卑下而以白種爲天驕，歐美爲娘家之人們也。以此治國，國胡不亡；以此教士，士胡不糟；羣公不休，中國休矣。別的且不說，從九一八至於今日，除掉有點高調以外，舉國上下差不多一心一意的在靠外國人；從頭不抵抗，一也；鴿精般的泥着國聯，二也；秋波顧着太平洋的對岸，三也；以長期不抵抗爲長期抵抗，四也；至恭禮以事游歷團；至

不惜自塗其國民革命成績表現之標語，五也；大學教授們向游歷團遞上說帖，六也；打電報向美國乞哀，七也；『這樣的一個自治省政府，我看不出有什麼可以反對的理由』，八也；爲北平有了文化的緣故，自己就要賄咒永不駐兵，九也。（有人疑謔，他們懂得文化不？假如中國全國都充滿了文化，又怎麼辦？）不必湊上十景十全，九樣還不夠聽嗎？假如國難發生在英國，會不會把倫敦改爲文化城，或者宣言牛津永不駐兵？比國當年甘心以乾坤一擲，只不許德兵假道，牠爲什麼這末饒！是沒有文化之故，還是不懂得文化之故呢？當年法敗於德，法就割地，前年德敗於法，德就簽約。我們看見牠吃苦，不看見牠乞憐，不看見牠癡心妄想靠人家吃飯；這才是洋鬼子的精神。我們的大人先生只是些假洋鬼子，此阿Q所賤的，何足道哉！

和戰無不可，寧爲玉碎，戰固是也；不如瓦全，和亦不非。有力而戰這個最好，無力而和也叫沒法。有力該用力，無力得造力，只有依賴是終始可以一點不用力的，只要會作出可憐之色就夠。所以分明是下策而視同鴻寶者，統治階級別有會心的原故也。

先民的壯烈，風流頓盡了，鬼子的蠻性也學他不來的，虛脫是亡微之一，不但氣虧，血也虧的。枯竭是亡微之二，韓非原說，『亡微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但古今事異，竟易可亡之微，爲必亡矣。「漏卮」這個名字，我近三十年前就在「申報紙」上見到，而三十年以後不知弄得怎麼樣了。原來大家眼底早已雪亮，誰不是明白人，無非利用這「眼不見爲淨爲苟活，甚至於不惜把子孫丟在糞窖裏。以農爲本的國家，要吃洋米洋麥；以絲著名於世界的，而士女們偏要着洋絢洋緞；（呢絨更不必說）電

走的摩托是高等人的必需，其零星之件，消耗之油，無非「來路」，這才可以說是洋車。……「洋」「洋」乎，益耳哉，是以公路長則汽車多，汽車多則亡國快；教育盛則高等人多，高等人多則亡國也快。交通教育之進展，寧無益於國家，然而中國的交通，不啻為帝國主義導夫先路，牠的教育又不啻為買辦階級延擱人才。教育也會亡國麼？斯未之前聞也，嗚呼慘矣！

要找統計，恐怕更要不得了，入超好像是命。——不入超也正不得了。他們用大量生產的機製物來換我們一點一滴都是血汗的土貨，生貨，表面上即使以一換一，骨子裏豈許不止以一換百。在勞動價值懸絕的貨物交換之情形下，不入超也正不得了。何況入超，何況加急的入超，何況年年入超。

此可謂之物質文明乎，愛更好的表現乎？誠不能無疑也。可以說牠是物質文明，但這是高利貸的物質文明——在「物質」上被人家的「文明」儘量剝削的意思。也可以說是愛好，但只可比作妓女之愛俏。我們大有不惜把萬里山河換人家一小瓶香水的氣度，誰說我們不慷慨呢！

愛更好，學者已證明了，愛好最是人情，但我不說我們「愛好」，我說我們「眼皮淺」，這是「失之毫釐繆以千里」的。何謂愛好？我見人家有一物甚好，玩之贊之，思有之之謂也。偷之搶之，固屬白拿，究竟不妥，租之買之，事頗合法，然而破鈔矣。第一個應轉的念頭，是我們能不能仿做得一樣好，甚而至于比他好。假如可以，就該做去。第一次做不好，第二次再做，今兒不成，明兒再幹。所謂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當然不是在朝出洋的那一位）真正愛好的人不但要在事實上，占有此「好」，

而且要把我的生命力和牠接近。

『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既然不得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那就只好破鈔。鈔是籌碼。事實上仍舊以物抵物。今合衆國有大汽車焉，而我們悅之，（有人主張壓根兒原不必愛汽車，雖頗乾脆，恐非人情。）仿造最好，不能唯有交換。如我們拿飛機給牠交換，那是上策，拿小工廠製品給牠交換，那是中策；拿生貨給牠交換，那是下策；不夠的交換，負的交換，那是無策。上不吃虧，中吃小虧，下吃大虧；上常常爲之，中偶一爲之，下則萬不得已而始爲之。返觀我國，生貨却是出口貿易之大宗，負的交換又好比家常便飯；是以海運一開，破鈔其名，破產其實，以破鈔始，以破產終。愛好雖是人情，但這樣的愛好不必是人情，愛更好雖是正理，但這樣的愛更好不必再是正理；我不欲玷污好

名字的清白，所以叫這種皮氣爲眼皮淺。

我在中國看見電燈十年以後，在倫敦還有煤氣燈。（聽說今天還有。）中國的物質享用似乎並不落人後。可以說中國的物質文明也不落人後嗎？你好意思不？我們只會沾光白吃，我們只想沾光白吃。在前輩妄自尊大，則謂之大爺皮氣，在我輩脊肩諷笑，則謂之奴隸根性。大爺奴才雖有雲泥之別，而其想沾光白吃之心，固歷數十年如一日。人家爲什麼肯給咱們沾光白吃呢！既借了債，總要加本加利還人家的，然而當我們做大爺時不覺也。是大爺末，那裏會覺得呢。由大爺驟降爲奴才，明是積年被重利盤剝所致，然而仍不覺也。及至做了奴才以後，則其沾光白吃更視爲應有之特權，恐怕也不會再覺得了吧。是以豪情逸興，非特不減當年，且亦前程遠大，未可限量云。

全國的人，窮人跟着闊人，闊人跟着洋人，以洋人領頭走成一條直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的，如水長流歸於幻滅的大壑。而在奔流之俄頃，一線的行列中，自己更分出種種階級來。生得伶俐俊俏，容易見主人的青眼的偶蒙賞賜一片冷牛肉，就吃得感激涕零而自謂知味；惹惱不幸的伙伴，則方日在親炙鞭笞之中，仰望同情，又易勝其嚮往。『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然哉然哉！

話雖不堪，無奈是實情；好像很苦，其實也未必。『吾鞭不可妄得也』。牛肉確乎也很好吃的。沾光白吃的大願反正已經達得，則去當人家的奴才，正是『求仁得仁』，而又何怨之有！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可謂名言矣。有人疑惑占卜的不靈，他可太不開眼了。以為中國沒亡麼？有何是處呢，不過沒有亡得乾淨罷了，況且

現在正加工加料地走着這一條路——甚至于暗中在第二條路上同時並進，這是滅種。「滅種嗎？」是的，名詞稍爲刺眼個一點，其實也沒有什麼的」。神情冷淡，有如深秋。此足爲先進文明之證矣，但其是否舶來，且留待史家的論定罷。

數了這一大套貧嘴，很對不起諸君。但諺曰，「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鬼不驚」，敲之在我，驚否由君。即使有一夜，忽然聽見鬼來了，似乎不大名譽相，而在另一意義上，五更不寐，何必非佳。烏鴉固醜，却會哀言，大雅明達，知此心也。

二十一，十一，三。

國難與娛樂

日前與某居士書曰；「看雲而就生了氣，不將氣煞了麼？」可見看雲是很容易生氣的。此文不作自己以及他人之辨解云。

單是『東師入瀋陽』足以成立國難的，有九一八的北邊號外爲證，其大字標題曰，『國難來矣』，洵名言也，國難於是乎真來了。別人怎麼說，不知道。各人可以自定一個標準——國家人民吃到什麼程度才算受難，——但既定之後似乎不便常常改變，有如最初以瀋陽陷落爲國難，而到後來聽說××不要佔北京就要開起提燈會來，——那原是沒有的事，我

嘴閒。至於娛樂，一切生活上非必要的東西屬之，如吃飯不是，而吃館子當是娛樂，在家中多弄幾樣菜，邀朋友閒話，算娛樂不算，似中央黨部尙少明文規定，今爲節省紙墨起見，不再囉嗦。

國難和娛樂的衝突只有一個情形，（在火線上送了命等等，當然不算。）假如人人都有一種應付國難的工作在手中丟不下，那就自然而然而有點不暇顧要勒——其實工作暫息，仍不免尋尋開心的，姑以不暇顧要論。試問今日之下，我們有這種福氣沒有？

於是國難自國難，娛樂自娛樂，若謂其中有何必然的連鎖，慚愧「敝人」未名其土地。就常情言之，有了國難，始有救國的口號，救國者救其難也。國家好比瘦子。瘦子啊呀入水，救她當然用手，不能託之空言，而用手是工作。故國難與娛樂假使會有衝突，必然在救國的工作上；否則國

難只是一個空名詞，空名詞不會引起什麼衝突的。然而一切的工作本不和娛樂衝突，救國的工作，名目或者特別好聽點，安見得便是例外。娛樂可以促進工作的效能，而不妨礙牠，這總不必讓教育學博士來開導我們的。反過來看，不娛樂只是不娛樂，也毫無積極救國，免除國難的功能，除非你相信吃素念高王經會退刀兵。即使「四海邊密八音，」（伏下，自注。）也不能使人家的十一架飛機不來；何況「邊密」也不很容易哩。顛倒算去，「有國難就不娛樂，」這是既不能使牠普遍，也不需要牠普遍的，實言之，一種畸人的行徑而已。

難能頗可貴，我不十分反對這種行徑。牠是一種表示，一種心理上的興奮，或者可以希望有一點傳染性的興奮，以古語言之，振頭立諾。你就是麼？久仰久仰，失敬失敬！朋友，做這類事情總須得點勁才有意思不

是？但得勁却是不易。你先把什麼是國難弄清楚了，把什麼是娛樂也弄清楚了。譬如你覺得吃葷有點儿不必要，那就吃國難素；既認失却某地爲國難的起點，那末，在某地未光榮地收復以前，千萬別開葷。老先生，在這個年頭儿，不是小子擅敢多嘴，您頗有一口長齋的希望喇！我老早說過，這是畸人的行徑哩。以小人待天下，固不可爲調，選以聖賢待之，亦迂謬甚矣。至于聽見飛機來了才趕緊「封素」，這種開雷吃齋的辦法，敝人莫贊一詞。

我說「不十分反對」，可見我不是一點不反對。是的，即使澈底持久吃起國難素來，我也有點反對的。這雖是個人的行爲，也不宣傳，但也很容易使人覺得吃素就是救國工作之一，這又是宗教上，技術上的頑意來了，贖人不勝頭昏。前在某處談話，我們說東方人有種皮氣不大好，似乎

相信冥漠的感應，又喜歡把個人和國家相提並論，這遠不如洋鬼子。東方式的自殺，表面上似很可贊美的，其實沒有什麼道理。他總覺自己一條性命太重要，重要得有和國家一字並肩的資格，所以不妨（不敢說他有意）把國事弄糟了，然後自殺以謝國人。這實在胡塗得利害，皮氣也很不善良。如這一回的事件，有個朋友說，『我們的當局應該在對日的和約上簽了字，然後一手鎗自殺。』這原是隨便說的。若認和約非簽不可，被刺是意中也許是意表，自殺總之不必，冤。若認爲和約有損于國，那麼自殺只是中國多死了一個人，也不是什麼對于國家的補劑。吃國難素至于絕食，及停止一切娛樂，其根據均在自我中心論和一種冥漠的感應觀念上面。這是一種法術的類似，使人容易逃避對于國難及原因的正視，使人容易迷誤正當解決的方法，這有一點點的深文周內，未可知，但我確是如此說的，

其另一點，便是「洩氣」。有了激烈的感情，必須給他一個出路，給了就平安，不給就鬧。今有至熱的愛國心於此，不使牠表現實際救國的工作上，而使牠表現在儀式上，豈不可惜。說到停止娛樂，不由得連想起喪事來。一家死了人，一家哭，一國死了人，一國哭。哭得傷心，哭得不錯。因為死生有命，「閻王注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也用儀式之類表示衷心之哀悼，老實說，這是人類運命的暴露，決不是什麼名譽。假如科學上發明了返生香，還魂丹，那時親人正在咽氣，馬上給他弄活了，開了汽車去頑耍，豈不有趣，豈不比現在做兒子的寢苦枕塊，披麻帶孝強得多麼？今日國難之來也，明係人謀之不臧，並非蒼天之不佑，何必回過頭來，裝出這種關其腔呢？

國難期間停止一切的娛樂，若全國人民沒有熱情，是做不到的；若

有，更是不該做的。所以我到底想不出國難和娛樂有什麼因果的關連，我更討厭「國難這麼嚴重還有心頑耍嗎！」這種道貌岸然的工架。我看養生氣。

二二，五，二六，十一架日本飛機<small>三架</small>抵平之日。

進 城

公共汽車於下午五時半進城去。

圓明園是些土堆，以外，西山黯然而紫，上面有淡薄橙色的暈，含着
一輪寒日。初冬，北地天短，夕陽如箭，可是車兒一拐，纔背轉牠，眼前
就是黃昏了。

海甸鎮這樣的冷落，又這樣的小，歸齊只有兩條街似的，一走就要
完。過了黃莊，汽車開到三十哩上下，原野閃旋，列樹退卻，村舍出沒，
……誰理會呢，不跑得夠了，眯得膩了嗎？誰特意向車窗伸眼呢。這些零

星的乾黃慘綠也逐漸混融在不分片段，灰色的薄霧之中。

纔上車時，大家談笑，車行漸遠漸遠，摩托和皮輪切地的噪響無情無理的絮叨着，覺得說話也費勁吧，慢慢的都少開口了。（若有女洋人在車上，那算是例外。）快啦，穩穩的坐着吧。

電燈刺眼，路略的一動，關廂便到了。高亮橋也算古蹟，使人氣短。行路的穿起厚棉襖。城門張着圓嘴，待吞汽車。就凋零的麗蓮，當面黑影兀立，倒是蠻高蠻大的。進城已在晚上，可惜我忘卻牠的名字，牠的往事了，並忘卻了曾留給我一層層的感觸。牠只是這麼一個有房子，有街道的方方的城圈而已。

車門砰的開合，搭客就少了幾個，到近終點，照例只賸下二三，並不一定足知己。有時節只賸下一個我，一個開車的，一個跟車的。我就機器般

下了車，鬆着，撐着那包袱，東張西望的。他們有時順嘴招呼着，如「慢走」「低頭」之類，於是不久就有一輛人力車慢慢的拖着一個客人，平安地回去了。

「分明一路無話，也是文章嗎？冤人。」原不知是不是。但您老最聖明，萬一而「有話」，那決不外輪胎爆裂，馬路拋錨，甚至於一頭撞在電線杆上，車仰人翻，再甚至於水滸博式的一聲大喊，連黃棉襖也會搖搖的，豈不糟勒嗎？南人謂之喫勿消，北人則曰受不了，我又安得今日之下，尋開捉空，餞筆扯紙，弄得一塌糊塗哉。

況，無話者有話不會說之謂也。小說上不常有「一宿無話」嗎？

二十二，十一，二。

元旦試筆

從前在大紅紙上寫過「元旦舉筆百事大吉」之後，便照着黃歷所載喜神方位走出去拜年。如今呢？如今有三條交錯重疊的路，眼下分明。

第一指路箭正向着「亡國」。以神州有限之菁腴，填四海無窮之慾壑，菁華已竭，囊袋去之，民盡爲丐，則不如奴才矣。自由之民，期爲人奴，此之謂亡國路。

第二個是滅種。於吃飯以外懂得要點麻醉，洵不愧萬物之靈也，今日鴉片曰烟，嗎啡曰針，白麵而紅其丸，是富貴人的 hobby，是窮苦人的酒

杯，是……的生財有大道，非華夏之國寶歟？無柰杞人之妻夜夜聽他家先生的歎息，膩膩兒的。滅種？遠咧。然而不然，一眨眼這歷一大節，（要用手來比）遠殺也是夠腫的，且此路幽深，何堪向盡。降爲行尸，不如丐今，前夜賣身，今兒找絕了。

第三是……。民不樂生，奈何以生誘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死事不畏，生不樂故。生何不樂，不快活故。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雖是正理，但僵有一班討厭鬼關心地要問，要想蝦的前程或者團圓。有的說，蝦將來許會反咬佢們一口，我可不大信，試想溜往洋面上的大魚，蝦兒們咬得着嗎？更有人說，龍蝦也該是來路的好，甘心被牠咬一口，也正復難定。這也不知道。總之，這種麻煩的問題，老僧不知。

雷雨危樓，臨窗燈火，中有萬幻的姿形，供開雲的憑弔，而三條煞

氣，一抹罡風，圍着蜃樓打旋。您覺得危字不大夠勸嗎？殊不知罡風之外別有罡風，煞氣之外另有煞氣哩。

九萬扶搖，吹往何處？究竟究竟，禍也不知，除非去叩求先聖周公。

一九三三，十一，七，預作。

秋嘉亭記

池館之在吾家舊矣，吾高祖則有印雪軒，吾曾祖則有茶香室，澤五世則風流宜盡，其若猶未者，偶然耳。何則？僕生豬年，秉鳩之性，既拙於手，又以懶爲好，故畢半生不能營一室。弱歲負笈北都，自字直民而號屈齋，其形如衙而短，不屈不齋，時吾妻未來，一日零子窗而目之，事猶昨日，而塵陋復若在眼。此所謂不登大雅之堂者也。若蒼芷繖衡，一嵌字格，初無室也。若古槐，屋誠有之，自昔無槐，今無書矣，吾友玄君一呼之，遂百呼之爾，事別有說。若秋嘉亭，則清華園南院之舍也。其次第爲

七，於南院爲福，而余居之，辛壬癸甲，五年不一遷，非好是居也。彼院雖南，吾屋自東，東屋必西向，西向必藏有西風，是不適於冬也，又必日有西陽，是不適於夏也。其南有窗者一室，秋蕩亭也。曰，此整脚之洋房，那可亭之而無說，作「秋蕩亭說」。夫古之亭殆非今之亭，如曰泗上亭，是不會有亭也，傳唱旗亭，是不必有亭也，江亭以陶然名，是不見有亭也。亭之爲言停也，觀行者擔者於亭午時分，爭蔭而息其脚，吾生其可不暫且停停耶，吾因之以亭吾亭。且夫清華今豈尙園哉，安得深責舍下之不亭乎？吾因之以亭吾亭。亦嘗置身焉而語曰，「這不是一隻紙疊的蒼蠅籠麼？」以洋房而如此其小，則上海人之所謂亭子間也。亭間今宜文士，吾因之以亭吾亭。右說秋蕩亭說，然而非也，如何而是，將語汝。西有戶以通別室，他皆窗也，門一面窗三之，又嘗謂曰，在伏裏，安一藤床於室

之中央，洞開三窗，納大野之涼，可做義臬，及夫陶潛明。意耳，無其語也，語耳，無是事也。遇暑必入城，一也。山妻怕冷，開窗一扇，中宵輒呼翼，奈何盡關三窗以窘之乎，二也。然而自此左右相亭，竟無一不似亭，亭之爲亭，於是乎大定。春秋亦多佳日，斜陽明燄，移動於方橋間，盡風情蕩態於其中者影也，吾二人輒偃枕睨之而笑，或相喚殘夢看之。小兒以之代上學之鐘，天陰則大迷惘，作喃喃語不休。若侵晨卽寤，初陽徐透玻璃，尙如玫瑰，而粉牘清淺，雨過天青，覺飛霞梳裝，猶多塵凡想耳。薛荔曲環亭，春饒活潑，紅新綠嫩；盛夏當窗而暗，几席生寒碧；秋晚飽霜，蕭蕭颯颯，錦繡飄零，古豔至莫名其寶；冬最寥寂，暗可負暄耳。四時皆可，而人道宜秋，聊以秋專蒞，以蕩顏亭。東窗下一長案，嫁時物也，今十餘年矣。諺曰，「好女勿穿嫁時衣，」妻至今用之勿裁，其

面有橫裂，積久漸巨，呼匠氏鑿一木掩之，不髹不漆，而茶痕墨滯復往往而有。此案蓋親見吾伏之之日少，拍之之日多也，性殆不可強耳。曾倩友人天行爲治一壘曰，「秋荔亭拍曲」，措而不篆。石骨嫩而鬼斧斲，崩一椽若數黍，山鬼膠之，堅如舊，於是更得全其爲壘矣。以「曲談」爲「隨筆」，「叢鈔」之續，此亦遙遠之事，若在今日，吾友偶讀深閨之夢而笑，則亦足矣，是爲記。甲戌清明，卽二十三年之民族掃墓日。

人 力 車

妻說，「近來人力車夫的氣分似乎不如從前了。」雖曾在隱語中（雜拌二末頁）說過那樣的話，而迄現在，我是主張有人力車的。千年前的儒生已知道肩輿的非人道，而千年以後，我還要來擁護人力車，不特年光倒流，簡直江河日下了。這一部二十五史真有不知從何說起之苦。

原來不乘人力車的，未必都在地上走，乘自行車怕人說是「車匪」，馬車早已沒落，乾脆，買汽車。這不但舒服闊綽，又得文明之譽，何樂不爲？反之乘人力車的，一·比上不足，不夠闊氣，二·不知道時間經濟，

三·博得視人如畜的罵名，何苦？然則捨人用汽者，勢也，其不捨人而用汽者，有志未逮也。全國若大若小布爾喬亞於民國二十四年元旦，一律改乘一九三五年式的美國汽車，可謂室而臬之，猗歟盛哉，富強計日而待也，然而慘矣。

就乘者言之，以中夏有盡之膏腴寒四夷無窮之欲壑，亡國也就算了，加緊亡之胡爲？其亦不可以已乎？此不可解者一也。夫囊中之錢一耳，非有恩怨親疏於其間也，以付外匯則累千萬而不稍變其眉，稍變其眉，則「寒僧」矣，不「摩登」矣。以付本國苦力，則個十位之銅元且或紅其臉，何其顛倒乃爾？其悖謬乃爾？此不可解者二也。

就拉者言之，牛馬信苦，何如溝壑？果然未必即填，而繼續作欲壑之勢。假如由一二人而數十百人，而千萬人，而人人，皆耕其車，爲「流

線」，爲「雨點」，……則另外一些人，溝壑雖暫時恕不，而異日或代之以法場，這也算他有自由麼？這也算伊懂人這麼？其不可解者三也。

我們西洋是沒有轎子人力車的。洋車呼之何？則東洋車之縮短也，卽我大日本何如你支那車多。故洋車者中國之車也，汽車者洋車也，必顛倒其名實，其不可解者四也。

古人惟知服牛乘馬，以人作畜，本不爲也，荆公之言猶行古之道也。然古今異宜，斯仁暴異矣。又今之慕古者能有幾人，還是「外國人吃雞蛋所以兄弟也吃雞蛋」這句話在那邊作怪。情鍾勢燄，忍俊不禁，彼且以爲文野之別決于一言也，斯固難以理喻耳。

我主張有人力車，免得滿街皆「汽」而舉國爲奴，猶之我主張有鴉片，以免得你再去改吃白面。

若盡驅拉車的返諸農工，何間然哉，而吾人坐自製的整脚汽車，連喻比軫，勳地驚天，招搖而過市，其樂也又甚大。想望太平，形諸寤寐，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數十寒暑已得其半，刻吾生之終于不見，又一前定之局也。

人力車夫的氣分漸漸惡劣，許是真的，我想起妻今晨這一句說話。

二三年國慶後二日

閒言

非有閒也，有閒豈易得哉？有了，算幾個才好呢？或曰：暇非閒，解鈴還仗繫鈴人，而烏可多得。

夫閒者何也？不必也，試長言之，不必如此而竟如此了也。天下豈有必者乎？豈有必如此必不可如彼者乎？豈有必如彼必不可如此者乎？豈有非恭維不可者乎？……終究想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也。

於是以天地之寬，而一切皆閒境也；林總之盛而一切皆閒情也。聽其閒者是曰閒人，閒人說的當曰閒話。——這名字有點旺麻子張小濠的風

流。不大好。俗曰「閒言閒語」；然孔二夫子有「論語」，其弟子子路亦然，以前還有過「語絲」，這語字排行也不大安當。況乎「食不語寢不言」，我說的都是夢話哩，這年頭，安得逢人而語，言而已矣。

言者何？無言也。紅蓮寺的聖人先我說過了。昔年讀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頗怪道德五千言從那裏來的。「子欲無言」，所以都說國師公偽造五經。他有此能耐乎，可疑之極矣！

再查貝葉式的「爾雅」，「言，無言；無言，言也。」疏曰：「無言而後言，知無可言則有可言，知絕無可言，則大有，特有可言也。」善哉，善哉，櫻桃小口只說「殺千刀」，一禮拜之辛苦不可惜麼？

試引全章——

「子曰，『子欲無言。』子贖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
此從章氏「廣論語駢枝」說，魯論之文殆如此也。聖則吾不能，乃自比于天，恐無此荒謬的孔子。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在天地之間者異矣。何可說，何不可說；何必說，何必不說。五千言不算少，無奈老子未嘗以自己爲知者；所以咬牠不倒。凡聖賢典文均認真作聞言讀過，則天人歡喜。

不幸而不然，牠一變而爲沈重的道統，只有我的話能傳，載，負荷；我一變而亦爲道統，要無盡的灰子灰孫來傳 載，負荷，那就直腳完結，直腳放屁哉！話只有這一個說法，非如此不可的，却被我說了；那末你呢？如彼，當然不行，不如彼也不行。不如彼未必就如此，會如伊的，如伊又何嘗行。——總之，必的確如此而後可，這是「論理」。至于「原

情」，的確如此也還是不可以。「既生瑜何生亮蒼天呀蒼天！」你聽聽這調門多糟心！所以必須的確如此而又差這麼一點，或者可以 *pass*，好不好也難說，你總是不大行的。對你如此，對他，伊，她，佯無不如是的，我之爲我總算舒服得到了家了。人人都要舒服得到家，而從此苦矣。這是「箭雨陣」。封神榜所未載，刀劍春秋所不傳，你道苦也不苦。

此蓋只學會了說話，而不會學會說閒話之故也。閒話到底不好，閒言爲是。言者何？自言也。「閒言」之作，自警也。甯爲隋唐之羅成，不作冰澗之花榮，此衲子在癸酉新春發下的第一個願，如破裂裝，亞們。

駁「跋錯釋真空寶卷」

此寶卷最近始得見，并讀了胡適之先生的跋，覺得錯誤很多，茲分別駁正之。在此文開始就有了兩段架空的話：（原文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三號）

「錯釋真空寶卷抄本一卷，和宋元刻的西夏文藏經同在寧夏發現，故當時有人據此定爲元抄本。這個證據是不夠的，敦煌石室的藏書，有五世紀的寫經，也有十世紀的寫經；正如我的案頭不妨有敦煌唐寫本，也不妨同時有民國二十年的日曆。

我初見此卷，頗疑心此卷是明朝的寫本，也許是晚明的本子。研究的結果更使我相信晚明之說，卷中稱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這個稱號起於元大德十一年，到明嘉靖九年始改稱「至聖先師」。但這樣的一個封號，決不是一經公布便會到民衆文字裏去的，也不是一經政府改號便會消滅的，故這個尊號可以證明此卷不會寫在元大德以前，却不足證明此卷不出於明嘉靖以後。」

他說有人定此爲元抄本證據不夠，但胡先生定此爲明抄，晚明抄本，證據就夠了麼？還是更加不夠？此卷既與宋元刻本在同處發見，除非另有確證其晚出，則假定爲元抄，或明初抄本似無不合，至少要比晚明更近點情理。

再說胡先生初見此卷，何以便要疑心是明朝的，也許是晚明的本子？

他還沒有研究？他還沒「拿出證據來」呢？都沒有，先疑心，爲什麼？從這疑心研究出來的結果難道靠得住嗎？我們也有點疑心了。質言之，像這樣的考證法，是演繹而不是歸納。他只是繁徵博引拐彎抹角以證明他的初見的不錯而已。究竟一個人的初見錯與不錯事在兩可，但這種以先入爲主的態度却往往是錯的。

就他找來的證據看，孔子有文宣王之號在元大德，明嘉靖之間，照常情說，把這資卷也放這期間以內就可以過去了。胡先生偏不。他偏要精益求精，遷着尋說，（文言謂之曲說）歸齊說到，「却不足證明此卷不出於明嘉靖以後，」這便是委曲所提出的證據來遷就自己的初見了。

還要補足幾句：假如以外的證據都足以證明資卷的後出，那末，這兩段的說頭雖然架空，也可以說得過去的；假如正面的證據沒有呢，甚至于

有了反面的，那不但說不過去，簡直壓根兒不必說哩，寧夏的發見何預於胡適之的書桌，孔子的新頭銜究竟要經過怎麼樣一種，問才到民間，也不勞子細的揣度罷。

他又以爲「真空」是和尙的名字，引據東文數條後，接着說，「不幸我遍查宋明兩代的佛教史傳，總尋不着這位真空和尙的來跡去路。」真空既是這麼一位開山祖師，而在佛教史傳並無踪跡，胡先生這時候非但不懷疑，倒反引人名大辭典極不相干的條文，他自己也知道靠不住的罷。先要問，「真空」既是和尙的法名，本卷名爲「銷釋真空」，把「銷釋」二字加在和尙的名字上面作何解釋？譬如胡先生在下所引「清源妙道顯聖真君二郎寶卷」，這清源妙道顯聖等字樣，是很容易明白的。「銷釋真空」有同樣的明白嗎？胡先生關於這點却一字不提。且照他所引這幾條，真空可

說是專名，但在本卷上另有「古彌陀，空規外，原是真空，」這真空是不
是和尙的名兒呢？假如不是的，那就算在彼處的真空確是法名，而「銷釋
真空寶卷」以和尙之名得名，這個論證決不算圓滿。有了個和尙名叫真
空，就可以把以外文字中的真空加上專名標嗎？何況，這兒所謂「真空祖
師」會不會是子虛公，烏有先生？不由得想起西遊記來了。我們若在人
名辭典上去查孫猴子的老師菩提祖，又在地名辭典上去查靈臺方寸山斜月
三星洞，查得着，查不着？查着了，是不是？

最重要的，在以下的跋文直至結尾，千句歸一，胡先生是在證明寶卷
本于西遊記小說，而西遊記是吳承恩做的，吳死在萬曆八年，所以寶卷的
著作至早不得在萬曆中期以前，也許還要更晚一點。這個論斷的是非却正
有審察的必要：老實說，我說胡先生立論架空，但我前邊的話也未始不架

空，也正是半斤八兩。以下頗想力避此病。我們先看寶卷原本小說，他有什麼根據？於全引本文後他接着說：

「我們看這一大段，更試將此中的取經故事和唐三藏取經詩話吳昌齡的西遊記曲本吳承恩的西遊記小說相比較，便可以看出此卷的取經故事決不是根據元朝流行的西遊記的，乃是根據於吳承恩的西遊記的。試舉幾個例證。（一）元人劇中稱孫猴子爲通天大聖，而此卷已稱齊天大聖。（二）元劇中無黑松林。（三）元劇無羅刹女。（四）元劇無牛魔王。（五）元劇無地勇夫人。（六）元劇無蜘蛛精。（七）元劇無滅法國。（八）元劇無彌勒佛「願聽法旨」的事，只有吳承恩小說裏有彌勒佛收小雷音妖王的故事。（九）元劇無戲世洞，這就是吳承恩小說中的稀屎窟，因爲名字不雅，故用同音

的戲世洞。凡此諸例，都可證此卷作於西遊記小說已流行之後，所以卷中的取經故事都是根據這小說的。」

他的方法是把寶卷的內容，和其他的材料來比較，比較之後，便可以看得出怎麼怎麼來。這應該分別討論的。上文雖列取經詩話，但下文却不提，亦未與寶卷作任何比較。這詩話不論其爲宋刻元鐫，而故事的流傳總在宋朝，這大概不會很錯的。就內容論，與元以後的西遊記載小同而大異，許是這故事早期的面目罷。譬如孫行者是非常文雅馴謹的，顯與以後的任何的西遊記遠反。即取經時所經過的魔難也大半截然與其他的記載不合；惟鬼子母國，在後之戲劇小說裏轉化爲紅孩兒之類，小說中又另分出「小子國」的故事——雖然只有一點點的勾搭；又如女人國事亦爲戲劇小說所保留。概觀此書的記載，與後來一切的西遊記，不但故事上許有系統同異的

問題，而年代也差得較遠罷。因胡先生沒有說到，原不必評論，只略為補敘如右。

胡先生——這一段的說頭共分兩層：（一）寶卷異雜劇而同小說，（二）故寶卷不根據雜劇，（暗暗包含着不和雜劇同時的意思）而根據小說。我們最先不妨攷定胡先生的前提是對的，看看他的判斷是否跟着也對；然後回頭再看這前提究竟對呢不對。寶卷與雜劇異，可以證明牠不根據它嗎？可！還可以證明牠們不是同時代的作物嗎？不可！原來戲劇與小說（假定寶卷屬於小說）的發展往往不是一個系統的，却是兩個系統的行與交錯。所以我們要證明某小說不根據於某戲劇而另有其來原，或者倒過來，那是很容易的；但拿故事的歧異而推算年代的先後却較為困難。例如胡先生在水滸傳考證裏引了許多元劇，歸齊說到元朝沒有水滸傳，（汶

存三，頁九七——一二）那是不很妥當的。鄭振鐸先生有駁正此說的文字，理由頗充足。（水滸傳的演化，小說月報二十卷九號，頁一四〇三）因為我們決不信明初也沒有水滸傳。再用三國來講，亦屬明白，元明兩代的三國戲，也和水滸戲一樣，有些極自由的描寫，如也是圖書目裏載有元明無名氏雜劇，文雖不可見，觀其名目已與演義大殊，如「莽張飛大鬧石榴園」「張益德大破香林莊」之類，其描寫的自由豈不就是元曲中的黑旋風，但是我們誰能否認元至治本的平話，明初撰述，嘉靖本的小說呢？以今日言之，皮黃劇中的「黃鶴樓」（近來平話發見了，才知道牠的出處）崑腔的「蘆花蕩」，豈不也與通行的演義不同，難道我們不曾讀過，熟讀過毛本三國嗎？更難道我們的時代只有雜形的三國故事，沒有三國演義嗎？

這是淺顯的事理，拿水滸三國推論到西遊，並不能算是冒險。寶卷與曲本之乖異，只能說非水不犯河水，戲畢竟是戲，小說只是小說，來歷各別，需要不盡同；却不能輕易斷定二者年代的後先。如說雜劇是元，寶卷與牠不同了，就不會也是元，又不是宋，那定是明，以至于晚明。胡先生原不會如此立言，他至多以故事的相同，來說「可證此卷作於西遊記小說已流行之後」，却没有以故事的不同，明說「此卷必不作於西遊記曲本流行之日」。不過我們知道寶卷既作於明小說以後，決不會再作於元曲的同一時代的。

但故事的相同當真具足這種證明的資格嗎？這也未必。假如甲乙二者相似，最單簡的解釋就有三個：甲出于乙，乙出于甲，甲乙同爲丙所出；這三個假設的情狀有類似的或然性的，何以見得甲必出于乙？胡先生因卷

中故事同於小說，便武斷寶卷必出于小說，正犯了與上例同樣的謬誤，何況寶卷文字裏正有避宋諱的情形，（雖也許是訛寫）又與宋元刻的西夏文書同出於寧夏呢，胡先生何以見得寶卷出于小說？證據又在那裏？

上文說胡先生的前提是對的，而他的判斷已未免有些隨便了。但我並不會認真說胡先生的前提是對的，不過先這麼假定而已，現在回頭來再想一想。說寶卷和小說同，完全相同嗎？說牠與曲本不同，完全不相同嗎？以我的看法，假如沒有看花眼，同者不盡同，異者不盡異；既如此，那末說寶卷必定不會根據這個，必定要根據那個，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椿一椿拿來比較。

寶卷之文甚簡，其標題雖與小說同，而內容究竟同否却也難定。火焰山在五十九回。黑松林兩見，一在二十九，一在八十回。羅刹女在六十一

回。流沙河在二十二回。保沙僧阻路，但寶卷上文先出沙和尚，有「四聖隨根」之文，似與小說並不合。紅孩兒在四十至四十二回。地勇夫人（小說作地湧）在八十三回。牛魔王在五十九至六十一回。蜘蛛精在七十二回。這些名目雖和小說相同，但其次序悉已凌亂，並不真像以小說為藍本然後寫的。或者由于文字拙劣的原故罷？至多也只能以這麼說。總之以名目之同引申為真正的相同，更進一步，假設某出于某，那已是不可靠的。何況只就這簡單的標題中；（寶卷中只羅列了一些西遊故事的標題）已經看得出許多和小說相異之點來，這難道不夠搖動胡先生寶卷根據小說的立論點嗎？因為胡先生自己也用過這個「求異」的法子，來證實小說決不根據元曲的。

除流沙河與沙和尚兩處分見，似不合小說外，其他異點試略舉之。羅

刺女與牛魔王分見，而牛王另與蜘蛛精連文，其詞曰：「牛魔王，蜘蛛精，設（殆攝之誤）入洞去，南海裏，觀世音，救出唐僧。」（依據胡先生的標點）在七十二回，蜘蛛們曾把唐僧攝入盤絲洞這是有的，但牛魔王却並未拐走唐三藏，只是路阻火山而已，今俱曰「設入洞去，」不合之點一。觀音救唐僧是西遊記中的老套頭，偏偏不湊巧，牛魔王蜘蛛精之難都不是他老人家來救的。不合之點二。

胡先生更引滅法國，以爲元劇無之，當然以爲小說是有的了，不錯，小說是有滅法國的，但因寶卷之文在此略詳，立刻露出馬腳來。原文是「滅法國，顯神通，僧道闢聖；勇師力，降邪魔，披剃爲僧。」滅法國在八十四回，查無僧道闢聖事，只是孫猴子在一晚上替一國的人都剃了一個光頭罷了。所以卷文若作「滅法國，顯神通，披剃爲僧，」那就誰也沒話

講；現在偏多說了幾句話，弄出麻煩來了。僧道闍聖，原是印度的老故事，雖然天竺未必有道士，西遊記上却只有一處最明白，在四十五至四十六回上，車連國，不但有比法的故事，并也有把那魔變成沙彌的痕跡，那是很有味的，引錄一小段：

正說處，只見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個道童。」只管叫，他那裏肯出來？三藏合掌道：「是個和尚！」八戒盡力高叫道：「櫃裏是個和尚！」那童兒忽的頂開櫃蓋，敲着木魚，念着佛，鑽出來，喜得那兩班文武齊聲喝采，說得那三個道士张口無言。國王道：「這個和尚是有神鬼輔佐，怎麼道士入櫃，就變做和尚？縱然待詔跟進去，也只得剃頭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體，口裏又會念佛？國師啊，讓他去罷！」

其中顯然有錯雜的關係，滅法國與車遲國俱有剃頭的故事，却俱不甚合，滅法國降的不是邪魔，而是皇帝后妃，車遲國的虎羊鹿雖是老妖精，而這無辜的小道童恐怕不是小妖精罷。再看這寶卷的口氣，在降魔披剃以前，冠以「勇師力」三字似係很嚴重的節目，即把滅法改成車遲也還是未必真對。總之，這一段卷文全與小說乖午，不合之點三。

卷中接着說，「兜率天，彌勒佛頗聽法旨，」這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元戲固然沒有，胡先生以小說的六十六回「彌勒縛妖魔」當之，似嫌輕率。降彌勒佛一名號的相同外，了無似處，在六十六回上說他「徑轉極樂世界，」可見他不在兜率天，不合之點四。

「極樂國，火龍駒，白馬駝經。」白馬駝經對了，以外也還是不對。在小說第八回上說他是西海龍王敖閔之子，雖下尚有縱火燒了明珠之文，

只是玉龍而非火龍，牠也不家住極樂國。「火龍」這一點反與戲劇相近，說辭下。不合之點五。

「戲世洞，女兒國，墮了唐僧。」適之先生解釋戲世洞說，「這就是吳承恩小說中的稀屎術（六七回），因為名字不雅，故屬禿音的戲世洞。」這竟不知胡先生在說笑話，還是誦正經？他何以知道作糞壘人的心思？他何以知道嫌其名字不雅？他何以知道「這就是」？夫戲世洞之非稀屎術亦明矣，舉數說駁之。同音雖可假借，但一個山洞不是一條胡同，這是人人都懂的，豈可亂借？不可解者一也。若說稀屎其名不雅，以其實，道在屎溺也未嘗不雅。（依小說上看此乃俗呼，原名稀柿，稀柿更有何不雅？作糞壘的捨至近之稀柿術不用，反改術為洞，諸稀屎為戲世，何其不憚煩耶？不可解者二也。適之既知道稀屎術事在六十七回，難道不把這回文字

找來查一查，唐僧究竟在此地被妖怪藏過沒有？好像是沒有查的，不可解者三也。戲世洞之文下連女兒國，而女兒國事在五十四回，五四之與六七相去頗遠。若依胡先生之說寶卷是依據小說的，何緣遽引相距十數回之文。不可解者四也？——若用諧音的猜謎法，我覺得於其讀戲世洞爲稀屎所，不如讀爲蝎子洞，卽毒敵山琵琶洞是也。以較舊說則有三長：（一）洞字不改讀，有洞方可藏僧。（二）事在五十四回與五十四回的女兒國銜連，不但是銜連，且有一些交錯。（三）蝎子精確是把唐僧藏了起來。況在小說中琵琶是像形，而在寶卷中戲世是諧音，是類似的寫法哩。然一作琵琶，一作戲世，說牠倆同在影射這蝎子則可，說戲世出于琵琶却無憑據。此不合之點六。

以上六點，或者也有一些彎曲，但寶卷與小說不盡同之說，讀者正不

必十分懷疑的了。以下申說寶卷之與曲本，異者亦不盡異，并有同戲曲而異小說者。

胡先生在此點列舉甚多，接連說了九個「元劇無」，好像真是天差地遠一般，其他卷中明有一些同元劇不合小說的，他便一字不提了。這種態度殊欠公正，假如他明知；這種方法也欠科學，假如他不曾細看。他說，「元人劇中稱孫猴子爲通天大聖，而此卷已稱齊天大聖，」此固不誤；但劇中第九齣孫猴子說，「大兄齊天大聖，小聖通天大聖，」可見齊天之名是很古的，或者反古于通天，所以元曲中雖以行者爲通天，而不敢沒齊天之稱，尊之以兄，適之此言，過于單簡，似齊天之名乃後起然。他又說，「元劇無羅刹女，」元戲雖無羅刹女，却有鐵扇公主。依小說，「這芭蕉洞雖有，却無個鐵扇仙，只有個鐵扇公主，又名羅刹女。」依寶

卷，羅刹女是有鐵扇子的。是小說寶卷戲文三者於此皆同，並非元劇的各別。倒是卷中「鐵扇子降下甘露」，是異種劇而同小說的。元劇雖也說扇子能降甘露，但唐僧過火山則借水部之力，這也只是小小的異點。

胡先生的九個「元劇無」，已不盡可靠，何況卷文中還有合元劇倒反不合小說的。如「火龍駒」見第七齣：

「神將引龍君上。龍云，「偃甲錢塘萬萬春，祝融齊駕紫金輪，只因誤發燒空火，險化驪山頂上塵。小聖南海火龍，爲行雨差遲，玉帝要去斬龍臺上施行小聖，誰人教我咱！……龍云，「小聖南海沙劫駝老龍第三子，爲行雨差遲，法當斬……觀音上云，「瀟灑路邊逢火龍三太子，……火龍護法西天去，白馬馱經東土來。」

雖非極樂園，却的確是火龍，非小說中之玉龍。卷中所謂「火龍駒，白馬

駝經」，與戲文差不了幾個字哩。看火龍的上場詩，顯然與唐小說之柳毅有關，原是有來歷的。上云「誤發燒空火」，而下云「行雨差遲」，兩罪並不相合，亦極有趣。大約行雨差遲之罪，後來都歸到涇河龍王身上去了，所以小說上只說「縱火燒了殿上明珠」，其實龍王所犯的罪，總不外發水降雨，火龍許會放火，玉龍放火事屬奇特。一個故事的轉變往往是極錯綜的。至於後來改火龍為玉龍，易南海為西海，大約都是這匹白馬在那邊作怪罷。何以有來歷的火龍，竟以白馬之白。而化為玉龍？白馬並不以火龍之火而變為赤兔馬？這無非白馬之「來頭」更大而已。寶卷聽火龍白馬之混雜，不求赤色白色的最後勝負，與元劇同，似未必晚出也。

又如「女兒國匿了唐僧」，小說中，女王躡想遜和尙做親，而「匿」的情形並不明白，她不會把白胖和尙關在臥房裏，即使有點特別優待的風

味。元曲第十七齣，却就老實不客氣，有「女王扯唐僧」「女王抱着唐僧」「你若不肯呵，鎮你在冷房子裏」這類話頭了。這也是寶卷近于戲曲的又一點，即使牠離小說不能算遠。

胡先生的前提既然根本不會站穩，則其上的種種建築有何是處呢？他又信吳承恩是小說的作者，於是以吳氏的年代來推小說的，又以小說的年代來推寶卷的，這是錯中錯，小說固不足以推知寶卷，而西遊的作者至今是一時疑問。今之小說不一定是吳承恩做的。

吳氏作西遊記，根據淮安府志，志書上所謂西遊記，是不是這個西遊記呢？也難定。西遊記名同實異者甚多，元代有吳昌齡的雜劇，有丘長春的紀行，明初有永樂大典所引「西遊記」，後來又有題作楊志和的西遊記本的「西遊記」，招牌既如此的多，何以見得這一次一定是了，而不再是

冒牌呢？我們在吳承恩的集中，不見有作小說的痕跡（果然不一定要有痕跡的）我們在酒遊記上不見題着吳氏的姓名，并且也不見可考訂，可疑是他的筆名。現存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寫着「華陽洞天主人校，」有誰說校訂者是吳承恩？（吳是江北人，華陽洞天在江南。）這本上有壬辰（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秣陵陳元之序：

酒遊一書不知何人所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余覽其意，近跡馳滑稽之雄，扞言漫衍之爲也。舊有叙，余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豈嫌其丘里之言歟？……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爲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十萬言有餘，而充斂於余。」

既說「秩其卷目梓之」，序首又題「刊酒遊記序」，這大概是最初的刻

本，胡跋假定爲出版約在一五八六，反早了些。惑之者，疑之也，或曰天潢，或曰其門客，詞雖吞吐，均非吳氏明甚。觀序文遇「天潢」「王」字均空行抬頭，又曰「今之天潢」，則作者約與序者同時，（吳氏已前卒十二年）雖原本不具姓名，序者也未必當真完全不知道罷。若說姓吳的雖非「天潢」，却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證據來何？志上只說吳承恩做長興縣丞而已。總之，吳承恩作西遊記，備一說可，存疑則可，若以爲定論，須得再多一點的證據然後可。

跋文最後，舉他自己所藏「二郎寶卷」作旁證，這是嘉靖三十四年刻的，做的年分至少要稍早一點，當然不會受「吳承恩定本」的拘束的，這一點不錯。但胡先生既說「文體與真空寶卷頗接近」，兩者原極相似，何以定要把抄本的年代移晚，這定要說牠依據小說呢？

若以故事作比較，總不外同異兩點。真空寶卷之於小說，有同有異；二郎寶卷亦然。如二郎爲救母，壓了行者，固異小說；但真空卷中異點亦多。真空卷中雖有同小說的地方，而二郎卷中亦未始不同。即以胡先生所引的「樂道歌」一段爲例。

「收行者，做先行，……又收八戒豬悟能。兩家山，遇白龍，流沙河裏收沙僧。望前走，奔雷音，連人帶馬五衆僧。唐僧隨着意馬走，心猿就是孫悟空。豬八戒，精氣神，沙僧血脈遍身通，師徒們不消停，竟奔雷音取真經。……」

這較真空卷有些更與小說接近了。第一，火龍與白龍的變化，這兒已作白龍。第二，流沙河收沙僧，正合小說，不比真空卷中將沙和尚與流沙河斷成兩橛。第三，關於猿馬豬沙的觀念也與小說符合。試再引陳序：

「鼓（指原鼓）以爲孫，猴也，以爲心之神；馬，馬也，以爲意之馳；八戒其所戒八也，以爲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爲腎氣之水。」

我自己並不說二郎寶卷脫胎小說，我只奇怪胡先生在此地爲什麼就不以故事的相同來證明寶卷出于小說了？我奇怪胡先生在同一的案情，給兩種相反的判決。或者真空寶卷因爲沒有嘉靖或嘉靖以前的年號，所以只好吃點虧，認了輸罷。這是一不公平，二不妥當。二郎卷原是講二郎的故事，拿這異點來說西游已不甚接近，而真空卷有些地方是同是異也還不得而知。（卷中本沒說到孫行者的歷史）至於二郎卷之同點，其中有一些在真空卷中反和小說不同。所以進一步說，我們非但沒有理由把真空卷放在二郎卷的後面，甚而至于有點理由把牠放在二郎卷的前面。不要忘記，牠是

宋元刻本西夏文書的同伴，雖不帶着任何的年號，牠的身分應該也有一種保證的。胡先生把牠降到晚明而證據並不見得夠。——他跋文結尾說，「所以二郎寶卷的西遊故事可以幫助我們證明真空寶卷的晚出。」那我也不大懂。

二十二，四，二十一。

東京夢華錄所載說話人的姓名問題

此見於本書卷五「京瓦伎藝」條下，其文殊不易讀，有許多疑點。頃見學文第一期孫君楷第一文，言說話人家數甚備，爲邇來論小說一佳構，但所引此節，句讀與平常讀法迥異，似有錯誤。茲先鈔孫君所引如下：

『：講史李檣揚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等。小說王顏善蓋中寶劉名廣。……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評話劉喬河北子昂遂胡牛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兒李敦等。……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

娘子。其餘不可勝數。……」（標點刪節悉依原文。）

余讀此篇。頗覺其異，以孫君所說悉與余所記不同；細考之，始恍然，蓋由于姓名聯上，聯下讀法不同耳。考夢華此節之文，極其凌亂，有聯上讀者，亦有聯下讀者。如開首曰：「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等」可證其屬上屬下並無定準。乃孫君悉以屬下，遂至所記名字悉誤。茲依鄙見，引錄如下，可與上參看。本子則依據秀水金氏景印汲古閣影宋本。

「……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講史。李檣，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劉百禽，弄虫蟻。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諺話。劉

喬，河北子……等雜班。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子，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

讀者取原書看，便知分曉。依我私見，這是無甚可疑的。如「渾身眼」這個綽號，一定是踢毯；那麼，孫寬以下諸人，便是講史；李楹以下諸人便是小說。以下亦然。又孫君引文，「文八娘子」下無「叫果子」三字，亦無刪節號，不知何故。豈所據本子不同歟？（此文甫畢，在同書卷六「元宵」條，歌舞百戲下有「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虫蟻」可證。三月二十五日記。）

詞課示例

清華大學國課諸生以作詞之法，既諾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至細，文事至難，余也何人，敢輕於一試，誤人子弟哉。爲諸生計，自抒懷感，斯其上也，効法前修，斯其次也，問道於盲，則策之下者耳。然既諾而悔之，奈功令何？悔不可追，悔彌甚焉。夫昔賢往矣，心事幽微，強作解人，毋乃好事。偶寫拙作一二略附解釋，以供初學隅反之資，亦野芹之貢耳。詩詞自注尙不可，況自釋乎。明知不登大雅之堂，不入高人之耳，聊復爲之，竊自附于知其

不可而爲之之義焉。十九年十月一日平伯記。

(一) 菩薩蠻

好天良夜秋如水，（平常之境。）明燈一覺黃昏睡。（平常之事。明字作動詞用，較適。）一覺黃昏，無意於久睡。（睡醒見伊麼，（然則還是睡。）更深夢也多。（原作更深喜夢多，拍甚。更深夢多，相見之機遇亦較多矣，然果得見否耶？醒後之見尚按而不斷，更何論於夢中之見哉。「夜長夢多」，一尋常語足以了之矣。）

夜天都是雪，零亂成雙蝶。（此夢境也，夜天承上片好天良夜來。雪花迷漫如蝶。長干行「八月胡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零亂原作零落，則全篇俱動，好天一句，清嘉之景化爲無懼，明燈一句閒適之事易爲困積，睡醒兩句愉快之味轉成淒絕矣。與結尾亦不融懣，讀者審之。）開院午陰遲，（終

歸於平淡，一睡悠悠，何其久耶。）衾寒許枕知。（寒字近韻「雪」，遠與秋字照應。以衾枕竊類之物，聊作此說耳。「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較獨非驚手。）

(二) 蝶戀花

望眼連天愁雪擁，身到天涯，翻把三春送。聞道「同衾遠隔夢，世間只有情難懂。鈿盒香囊何處冢？一曲鴛鴦，誰見雙飛鳳？效得微情酬密寵，空懷也被明珠哄。」

此篇就「聞道同衾遠隔夢」句想起；做完一看，却似只有「望眼連天」三句爲正文，以下都是穿插。夫望眼即風雪連天，總以爲天涯亦通是雪也；及身到天涯，非特不會見什麼風雪，并三春亦將不見矣。隔是人間習見之境，以不便質實指出，

只微示之耳，以爲確指，則鑿。

以下申明此意。同舍乃人間至密之地而尙縷於同夢，其他更不待言矣——況天涯乎。此種境界本不限於男女之間，特借此爲說耳。是以「望眼」三句，淡淡出之却是主；「閒道」句至結尾，疑疑言之却是賓；此宜辨，而亦易誤也。既說「閒道」如何如何，明示賓位。「隔」字點破章旨，原作異。「只有情難懂」者亦彼人之言也，其實情場以外未必易懂也。「情難懂」三字從同舍隔夢生出，却爲下片數衍故事作張本。張玉田說：「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詞源卷下）

關於下片故實，另有一文詳之，見雜拌二。惟「效得」「空懷」雖用兩典故，似宜作一句讀，思王明璩之玩，猶交甫之心也。

(二) 菩薩蠻

忽忽梳鬟忽忽洗，回廊半霎回眸裏。(蹇然而起，此詞之近於小說者，其上似有往事然。「洗」字詞林正韻收入十尾與二十七銜。此讀尾韻。「回眸裏」鈞出下文。)燈火畫堂雲，隔簾芳酒溫。(此夢中原句，爲此詞之根芽。上極其奇警決絕，此極其溫馨繁熱，一簾之隔耳。夢中原作「燈火畫樓明」，意淺而明字失爲，醒後改之。此溫字謂可讀如三國演義關公溫酒斬華雄之溫字，一笑。)

沈冥西去月，不見花飛雪。(宕開。詞斷意連，成法也。原意落花可惜，夜中不見花落而花仍落豈不尤可惜，以爲詞法所限，無端添出一「月」，又從月生出文字來。詞中說到月落則如何如何，偏不說月未落怎麼樣，却多了一層。格律有時亦引逗詩意，豈不然乎?)風露溼閒階，知誰尋燕斂。(明點「閒」字與忽忽對，

「冷」字與「溫」對。義山詩「白玉燕釵黃金線。」清真詞「釵鈿陸處遺香澤。」
 「知誰」一作「有誰」，雖沈著，却不如「知」字有輕輕放下之味。此兩句收攏本
 題。）

(四) 玲瓏四犯 (章實齋) 坐公園古柏側，斜日高樹，一片明瑟，情異

見時，惘然成寐。

支拄晴空（從柏樹喜起。）澹樹色輕懸，（原作「動」，意同，世詩「回塘澹莫
 色。」）金翠零亂。（此實，下虛。）嵐合蕭森，如畫冷紅愁顫。（如畫冷紅
 者紅非冷紅也。）枯坐念我無憀，共舊跡舊情都換。（「我」以下「念」之密
 詞。「共舊跡舊情都換」者，舊情共舊跡都換也。）倚莫天約略年時，深巷夕
 暉返暖。（昔日之斜陽巷陌，依然在眼。）

貨郎挑擔迎門看，（原作「門前」，則無小兒嬉躍之態。此處過片還直與上片銜

接，不復稍斷，少游望海潮卽如此。）叩頭鉦賣糖聲軟，（用糖字以熟爲生。）燈前怕讀歐陽賦，淒絕無髻心遠。（此處須用拙筆，點明主旨，否則通篇含混矣，此兩句與下兩句俱屢改所得。「歐陽賦」暗指上文，貨郎之驚聞，點挑之鉦，皆聲也。）塵夢有憶溫聲，乳燕春來頻見。（「有」原作「苦」，姿態殊惡。此詞懷心之處。）怎風城秋早，歸思迥，難排遣。（所謂題中應有之義，調法所限，只得如此。怎字仍從「乳燕春來」句轉折。）

附周密原詞以供參考

波暖塵香正嫩日輕陰搖蕩清晝幾日新晴初展綺窗紋繡年少忍負才華儘
 占斷艷歌芳酒奈翠簾睡舞蜂喧催趁禁烟時候 杏腮紅透梅鈿皺燕歸
 時海棠窠斷勾尋芳校晚東風約還約劉郎歸後憑問柳陌隋人比似垂楊離瘦
 倚畫闌無語春恨遠頻回首

(五) 蝶戀花

閩廣俗言，今歲太液及公園荷花均盛於往年。余惜未往

觀，新秋初三日始借登環至公園。今年六月逢閏，秋涼較早，偶斐回臨水，同賞

一退紅蓮花，秋晚岑寂，翠葉成羣，孤芳在眼，謂有遺世之心，遇莫之感焉。昔

白石道人好作詞序，余今所作視翁未逮百一而亦有爲序之癖，彌可哂矣。

睡起殘脂慵未洗，却憶斜陽，小立明秋水。憔悴心憐花燼爛，好花可管人憔悴。今日初三眉月細，已見西風，葉葉搖波翠。明日重來看汝否？沈吟對汝都無計。

此詞意至明白，不煩詮釋。「憔悴」兩句，取徑于程正伯「算好春長在，好花長見，原只是人憔悴。」（冰龍吟）

(六) 浣溪沙八首和夢窗韻

（附原作，據疆村叢書。）

(1)

莫把歸遲訴斷鴻，故園即在小橋東。暮天回合已重重。疲馬生塵寒日裏，烏篷扳櫂月明中。又拚殘歲付春風。

原作，題爲「仲冬望後出遊麗翁舟中卽興。」

新夢游仙駕紫鴻，數家燈火灞橋東。吹簫樓外凍雲重。石瘦溪根船宿處，月斜梅影曉寒中。玉人無力倚東風。

此章「鴻」韻不易和，以易入俗淺，且今日亦不常見，故首句只是虛說。「故園」句切合事實，吳下舊居，其西有橋。「卽」字有咫尺之感。「生」字曾經數易，揚鞭則似駿馬，墜塵則塵在馬前，……久之不決。兩兩比照總思已見。末句原作用東風，似一小疵，東字上片已押過，且又同在一韻中。和作嬌正此病。此章作於舊歷庚午十二月望日，而將于十八日立春，故云然。友人有病其境界欠真切者，

而予却有故帶之享。何則？不問明年能歸去與否，今年道一年總是完了，「拚」字固嫌略重，却非汎汎。

(11)

疏斲江梅雪幾枝，昏暝羅角一燈時。迴燈宜見玉嬌姿。翠顛不辭珊枕膩，鴛情無縫繡帘垂，西來檀粉爲伊施。

原作，題爲「題李中齋舟中梅屏。」

冰骨清寒瘦一枝，玉人初上木蘭時。嫩妝斜立澹春姿。月落溪窮清影在，日長春去畫簾垂。五湖水色掩西施。

此章通體無甚難押之韻，施字略難而頗有趣。和作首兩句乃照例文章，第三句較好，因只虛設。過片以後另起一段與上片相映，不必作一段讀。帘字有兩釋，一作酒招，一作帳，此用第二義。檀字借用。

盡日樓居不見春；也無巢燕語梁塵，簾衣如水絮如雲。電炬飛光堪
 畫，通宵鼓笛不眠人。梨花深巷夢黃昏。

(三)

原作，「觀吳人歲旦游承天。」

千盞籠花鬪勝春，東風無力掃香塵。盡沿高閣步紅雲。閒裏暗牽經歲恨，街頭
 多認舊年人。晚鐘催散又黃昏。

原作極佳，淡而醇至。和作意在寫近代都會中生活之一種醞態而又煩悶的生
 活，詞意明白且有句讀。下片末二句，「不眠」與「夢」，相映成文。

(四)

一自當年嫁小喬，樓頭悲恨已烟消。重逢如見畫無聊。斜日秋深聞妙
 栗，城荒春暖換傷簫。閒庭花濕晚枝嬌。

原作，「琴川慧日寺臘梅。」

蝶粉蜂黃大小喬中庭寒盡雪微消一般清瘦各無聊 窗下和香封遠訊牆頭

飛玉怨鄰簾夜來風雨洗春嬌

昔年所和另有一稿，因遲就脚韻，於是大說其三國志，實在沒啥意思，茲錄于

下：「豔說江東有小喬。曹侯歸去霜園消，雀巢春暹最無聊。日麗蕊宮開舞映，

風微玉帳覆瓊齋，南朝第一詩名嬌。」

據說良工是向不示人以壞的，然我非良工，則示人以壞，殆亦無妨。自來選家選好不選歹，實在有點偏枯。好壞只是刃的兩面，這個道理老子看得頂明白，他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又說，「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周濟詞辨本有十卷。他說，「一卷起禮記爲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爲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爲三四卷。平安清

通，緣及格調者爲五六卷。大體純繆，精彩間出，爲七八卷。……庸選惡札，迭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爲十卷。」可惜原稿在蠶絲上遺失了，現在只贖得正變兩卷。兩卷雖都是精華，然而讀之使人有點兒莫名其妙，可不就是欠缺糟粕之故。糟粕之重要有時候實不下於精華，即使不必更多。——至少這八卷的遺失使我們至今憶記着。

然此僅可與知者言也。錄前作已過矣，其釋不敢再抄，怕塞污眼。詞章中有許多莫名其妙之傳統，如喬字，大都押二喬，或單小喬，却少押大喬者，不知何故。今亦不去鬧攪扭，還押小喬，小喬借用，猶清眞之「憑仗桃根說與淒涼意」也。故其下文，遂與江東古跡無關。「樓頭悲恨」，出王介甫桂枝香詞。上片末句，法當上四下三，然畫字是實，則當於此逗，而爲跨句矣。清眞詞，「淺淡妝梳疑見畫。」下片均紀實境，無煩說明，欲說明之亦不可得也。好在上面說得不少了，雖大

半是閒話。「秋深」「春暖」時序不同，而其間用逗號，晚枝落花當與春暖有礙，而反用句號切斷。因緣遷就詞法，而意亦可通，讀者詳之。此一節二十五年四月補寫。

(五)

坊陌泥侵未出遊，夕陰水似卷新愁，却憐餘醉共藏鈎。袖角燕脂沈絮語，燈前蟬鬢競花羞。涼青春淺誤新秋。

原作

門隔花深夢舊遊，夕陽無語燕歸愁，玉纖香動小簾鈎。落絮無聲春墮淚，雲有影月含羞，東風臨夜冷於秋。

此爲夢窗之名作，學步爲難。和作只此一章成于三數年前，此章記江南之往事，讀首兩句自見。「共」字初稿作賭。藏鈎今原無此戲，却也未始不可借用。在別

的遊戲上，雖然新文學家又是極振有詞的。在我看來，也何必定說打麻雀或者撲克方才爲真實呢。下片首兩句使了一點小巧，以燕對顰，以絮對花，「燕」「絮」俱虛，「顰」，「花」俱實。「袖角燕脂」四字爲一篇關鍵。埋髮也未必真有，其解同上。末句似好，而其實偷了原作，一看便知，我也不客氣地自己說出來了。再說夢窗也是偷來的。少游流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

(六)

短燭萋萋悄未收，重簾微月下銀鈎。傷春何意亦悲秋。新刺香囊憐唧唧，舊拋羅帕已休休。寒欺零露夜凝愁。

原作

波面銅花冷不收，玉人垂釣理纖鈎。月明池閣夜來秋。江燕語歸成曉別，水紅花減似春休。西風梧井葉先愁。

首句是偷了一句嬾，清風南鄉子句。秋韻自謂尚佳，「亦」原作「復」，似不如「亦」字。下片首句用繁欽定清詩歸，剝字入聲。露結爲霜故曰「秋曰「凝」。

(七)

紺碧雲衣動玉樓，凭肩微語甚閒愁，「前宵蓬海試久遊。」紅燭酬春會
幾日，迎涼星火漸西流，藕花風冷儂殘秋。

原作，「題史菊屏扇。」

門巷深深小畫樓，闌干曾識凭春愁，新蓬遮却綉鴛遊。桃靚日斜香掩戶，蘋溪
風起水東流，紫萸玉腕又逢秋。

尤韻並不難和，而接連三首，差不多老是這幾個韻，這很討厭。上片託之於
仙，故曰「玉樓」「蓬海」。作此首時頗有感慨，詞雖仍不足以達之，却比較有
力。「甚閒愁」言無愁也，然與下片合看，則愁故在。「紅燭」句用十九首「何不

炳燭遊」之意。已星火西流矣。尚書「日永星火」，毛詩「七月流火」。轉瞬已逝，餘深秋，又將值踏空之節序矣。四時無言代謝，往復迴環，不知者則無愁，知之者明知有愁而苦于說不出愁之所在；可是愁又確確實實的在那邊，把你我也都一氣纏羅了。在八首中，此爲較善。

(八) 殘月

終歲凝塵掩曲房，闌干時霎月兒黃，飄來桂子不聞香，惻惻玉蟾愁永夜，沈沈銀兔隔西窗，吳仙頭白翠妻孀。

原作，「桂」

曲角深簾隱洞房，正嫌玉骨易愁黃，好花偏占一秋香，夜氣清時初傍枕，曉光分處未開窗，可憐人似月中嫺。

原作押了一個嫺字，這很别扭。嫺字習見的，只李義山詩「月綵嫺獨好同遊」。

人間的纏綿很多，可鼓說的却頗少。仙人呢，只有一個姬娥；因為別的往往夫婦同昇，誰把仙丹一個人獨吞，像素娥這般缺德。和作也跳不出古人範圍，只好就地生風，以感殘月，除有些淒涼的氣息外，沒有什麼好處。

(七) 霜花腴 憶向湖秋泛

稻塍徑窄，耐淺寒低絮屢盤羅裳。風懶波沈，鶻稀人淡，深秋共倚斜陽。暮山靜收，對鏡奩還暈丹黃。潮來時翠柏陰多，故家喬木感淒涼。誰醒泛秋輕夢，近荒城一角，夜色茫茫。遊醉清燈，留英殘菊，連宵倦客幽窗。舊游可傷，縱再來休管滄桑；更西湖倩影闌棹，那堪思故鄉。

此詞創始於吳夢窗，四略宜悉遵之。全篇記昔年游湖盛事，詞指昭明，不煩解折。是日下虞山鏡，經臨松廊，瑤玲柏蒼翠夜昏；故有「翠柏陰多故家喬木」之

句。後乃泛舟湖上。衡湖一面負山，三面夷曠，殊有明瑟之致，此詞均記實也。

近日頗覺長調小令互有短長；強分軒輊非知言也。茲錄昔年隨筆一則，資參考焉。『慢詞節奏近乎賦，向外擴張；令曲含蓄偏乎比興，向內收斂。故慢詞似複而實簡，複在結構；似雜而實易，難在律；似長而實短，長在文字。至于令曲，複在句，難在意，長在韻味，固未始不複不雜不長也。乃昧者不察，以「長」而畏之，則怯而不進；以「小」而喜之，則慢而不理，治交失之耳。至於備絃獨奏，疵累恆多，然一病在澀滯，一病在油滑，以寧澀毋滑陳言推之，試以慢詞入手，其猶刻鵠賦。』

論 作 曲

作曲之道，蓋難言矣。余謬任詞曲一科，與諸生相聚者經年，今且別矣，爰書數言爲臨歧之贈，亦特說也，以野人芹芥視之而已。古今論作曲之文衆矣，然而片言居要，愜心貴當者，以愚固陋，未之見也。夫大雅弘達，亦有所隱耶？將疾徐甘苦之裏，形諸翰墨，雖輪扁亦將避席耶？愚斤不成風，何必鄙人之質，操非流水，豈待鍾期之聽，聊爲諸生舒吾狂惑，不足爲外人道也。觀夫自來作曲之利鈍，信如易安所言，別是一家知之者少。稱心爲好，則妙若天成，刻意苦吟，又翻成蕪累，或學窮五車而不成一

字，或之無未辨而出口成章，或俚鄙通篇，許爲當家之合作，或樓臺七寶，笑爲癩祭之凡才。譬諸赤水玄珠，求之則象罔不得，崑崙積玉，琢之則太璞不完。其體卑，其詞陋，其調下，然因微見著，觸類引申，彌綸上下，通乎古今，勞人思婦不能自言之情，賢人君子不得自己之感蓋往往於此中見其大凡矣。立意遺詞一切文字之通軌也，而作曲者有時似并此不講，有時講此二端猶病其不足。何以言之？吾非言作曲可不立意也，特有時只可求之咫尺，不當求之天涯耳。如玄言玉屑，天人之妙也，入曲則晦矣；體國經野，內外之學也，入曲則腐矣。君何思之深耶？吾居淺促，不足容君之深也。君之學何其博耶？吾又陋甚，不足當君之博也。相女配夫，門當戶對，若降虜雍之車於圭竇之室，則挾瑟游齊，章甫入越，欲求知音，俱矣。夫好學深思之足勸也，斯無間於古今者也，以之入曲且有不

竄然者，此其所以難言也，然則不好學，不深思卽可以作曲乎？斯更難言矣。勞人思婦之懷跡淺而意深，言近而情遠，實爲古今名作精魂之所託，然勞人思婦之懷每不能自言之，能自言者百什之一二，不能自言者其七八，此七八成之無名悲喜，聽其飄蕩，聽其泯沒於兩間之中，豈不大可惜哉！於是而有起而收拾之者，所謂賢人君子是也。是勞人思婦之代言人，亦卽勞人思婦之本身也。賢人君子非他，好學深思之士也。何以言之？夫賢人君子之必爲好學深思之士亦明矣。何以卽爲勞人思婦？請舉吾說。今日某代某，必互相類似與契合，否則不得以某代某也。白傳琵琶行代商婦言，亦白傳自言也，端已秦婦吟代秦婦言，亦端已自言也。以此兩大歌行爲純粹匹婦之言固非，逕謂爲文人之筆亦非也，試觀滄花集中更有沈着痛快如秦婦吟者乎？觀長慶集中更有迴腸盪氣如琵琶行者乎？卽不絕無，亦

希有矣。然則於此等名篇中，不謂其亦有勞人思婦之精魂在，必不可也。夫賢人君子照耀丹青猶代有其人，而賢人君子之兼爲勞人思婦則曠世不一見，見不必遇，遇亦不易識也，豈非所謂才子也歟？才子者好學深思而又不能爲學問思維所縛者也，博問廣識，而心常不足，極深研幾，而跡類庸愚，此其所以不易識也。不矜才，不眩學，意有所會，信手拈成，輒有妙悟，以之作曲，若是者謂之當家。苟非其人，意不虛生，此立意之難可說而終於不可說也。根柢既固，枝條聿繁，遺詞之方準夫立意，立意之外寧有所謂遺詞哉，姑贅數語云。大凡前人總已說過，不外清，新，自然。欲其清，不清則總難矣；欲其新，不新則陳腐矣；欲其自然，不自然則七扭八捏，醜不堪矣。昏昏欲睡猶其上者，下之則竟不入目矣。十年窗下之功毀於一旦，寧不可慘。有俗而雅者，有雅而俗者，有言深而意淺者，有言

淺而意深者，有獨造而似抄襲者，有抄襲而似獨造者……凡此紛總皆以寸心衡之，斷制在己，不可他求也。攝取詞藻之途，則上下古今，閨閣閭閻，無往而非適，貴在能選，能運，能頤指氣使，以意役詞，不以詞役意，范氏誠先得我心哉。典宜少用，以醒豁爲上。少者多之，舊者新之，上之上者也。此中亦有樂處。用典太俗濫，則西子蒙不潔矣；用典太生僻，即非有意眩耀，已不免覯深文淺陋之嫌，貽笑通人，求榮反辱矣。鄉里之音，曲中原不避忌，況在今日，但不宜用得太多，或不諧適，其制限與用典同。若原係鄉音之曲，則又須悉遵本音，勿騷人其他。諧謔適當最增文字之機趣，善戲謔兮，勿爲虐兮，一已一語道破，可作弦韋也。若往而不返，出口放言，均成市井，復有何趣味耶？甚至于發人陰私，以文字買禍，巖牆悄立，更無所取也。拉雜言之，竟不能盡。穎異之才事待繁

言，爲鈍根說法；長言之恐亦無益，中人上下，又慮可隅反，故雖不盡亦竟不必盡也。且盡此立意遺詞二者，亦不足以盡曲也。律者曲之生命，作曲之必須合律固也，然合律亦難言矣。古之音樂簡，每與文詞麗，而士大夫又與聲歌結緣，或自歌，或其親近者歌，故合律易。今之音樂，其高上者已離文字而自成絕藝，其塵下者似又不足麗文詞。今之學者，除在中學循例會上音樂功課以外，與聲歌亦避接觸，此幾乎說不到合律上去，難易猶其次耳。今之詞，絕學也，謹守繩墨，與毀裂枷鎖兩無是處，以成就最高之疆翁言之，至多一再世之夢窗耳，若後主少遊東坡美成易安稼軒知其斷斷乎不可復作也，豈必古今人定不及哉，蓋詞律之亡久矣。南北曲亦然，元明作者，風流頓盡矣。今之存者，崑曲以外，皮黃小調大鼓之類而已，雖頗塵下，而好事者亦往往歌詞被之。此等難曲不作則已，欲作

曲，先度曲，決不可任取已成之曲，畫依樣之胡盧也。夫畫胡盧而似，必窘迫矣。而不似，必乖舛矣，皆非也。作詞而畫胡盧，不得已也，今既得已，何必不得已哉。度曲者未必能作曲，而作曲者十之九八皆能度曲。作曲而兼度曲，固較難，然亦不可畏難而竟輟也。天下豈有容易事乎。觀古人作曲，有極謹嚴處，有極率意自在處。論其謹嚴，不但陰陽四聲，鑄鍊殿最而已，甚至于有同一平聲字而費盡斟酌者。（見詞源卷上）論其自在，則句法多少長短可以不一，（詞中之又一體，曲中之規字加句。）讀法可以不齊，平仄可以互易。彼何所據耶？彼豈不畫胡盧哉？亦曰所畫的胡盧不同而已。今人作今曲，捨古人作古曲之根柢不學，豈得謂之善學古哉。或曰，「昔臨川氏不云乎，『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先生非服膺湯氏者乎？乃斤斤於曲律之末，何耶？」應之曰，唯唯，否否。夫

臨川懷絕代之才，博覽元曲發憤其間，又生當弦索未泯，磨調盛隆之日，寧不知音？此蓋故作驚人之語，針砭俗耳，萬不可被他瞞過也。觀所作曲，帶草連真，神明變化，卽偶有未諧，在臨川則可，我輩決不可也。何則？我輩未必有臨川之才情也。非特無其才，并無其學也。如牡丹亭驚夢一折論者或言其宮調錯雜，彼烏知所謂曲意者耶。明中世以後，湯徐二家見解最高，餘子碌碌不足齒數。進一步說，音律者曲之規矩，卽其生命也。巧者，巧於規矩之中，不巧於規矩之外者也。以世俗言之，規矩外也，神明內也，規矩足以迫束彼神明，而神明正所以打破此規矩者，不兩立之說也。善讀書者，真識曲者則謂神明規矩一而已矣。神明不能自形，假規矩以形之也。故當家作詞，不見有詞調，作曲不見有曲調，名作具存，可覆按耳，彼且絮絮叨叨，如家人婦子剪燈擁髻，道桑麻紡績，講鄰

舍猶兒，曰桎梏，曰束縛，本不曾見，實無所見也。然細尋其作，則又曲中規，直中矩，變疊精嚴，如臨淮卒，如細柳營，吾知聖歎至此必將叫絕曰，「才子之才固不可測也。」（近人不知此義，在論語上輕詆聖嘆，大冤。）夫不作曲可也，天下事其重要有什百千倍於曲子者矣，不作且猶可，而況曲乎。但以「作非曲」爲「作曲」，懸羊頭，市馬脯，欺誣之談也。曲與非曲之辨，只在合律或否，律有二，一之。有音律之律，有規律之律，所謂曲律，音律也，而規律卽在其中。音律之外無規律，曲子以音律爲其規律也。當曲之盛隆也，有音律而無規律；及其衰也，音律未泯而規律已生；其亡也，規律僅存耳。律亡斯曲亡矣，規律亡斯盡亡矣。以詞言之，五代宋人蓋不知有詞之規律也，南渡末世，漸有詞學，而詞遂亡矣。非詞學足以亡詞，乃詞盡將衰，懷古知音之士聞其衰而有作，期存什

一於千百也。以今日之諸曲言之，有音律而無規律，皮黃小調之類是也；二者尚同在，崑曲是也；無音律而有規律，詞是也。填詞不如作崑曲，作崑曲不如作皮黃小調，以詩義言之，殆有相反者矣，雖隆古賤今，其說固不可盡廢也。此僅言作曲之利病，在一觀點上應如是耳。蓋音律之視規律有數善焉：（一）音律天然，規律人爲。（二）音律彈性，規律硬性。（三）音律有情調，規律無情調。（四）音律以簡馭繁，規律已繁而仍不免于簡。（五）如詞譜每列甚多之又一體，使人目眩，實只一體耳，且不能盡。（六）音律曰如何，使人明其所以然，規律使人莫名其妙。（如詞中斤斤去上，每覺無味，而在崑曲中二聲之連合，時多美聽。）（七）音律有順而無拗，規律有順有拗，拗則不復順。（此一點可參看詩的歌與誦。）（八）音律之追隨，水乳交融，故樂，規律之服從，亦步亦趨，則苦。（九）音律者規律之

本原，規律者音律之影響也。尋原斯得委矣，因響可尋聲乎？右列八句，不暇申論，就涉想者舉之，卽有掛漏亦不免也，讀者當自省之。故求音律於曲中，苦事亦樂事也，今既詳言之矣，（若本不能度曲，任取一工譜，逕直令其填詞，如對天書，苦不可言，此乃另一情形。）惟詩樂分合，今古情殊，異日作曲之業，殆非文士之兼差，當屬諸樂人之兼通文章者歟。蓋音樂者專門之藝，文章者普汎之情，以此攝彼，勢逆而難，以此攝彼，勢順而易也。然意必卓犖，詞必清新，文律所裁，雖曰容易，要非甚易也。苟不能力作攻苦，深思好學，資之深而取之廣，安得有左右逢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樂哉。作曲之道有可言者，有不可言者。凡上所述，曰立意，曰遺詞，曰合律，皆可言者也；其不可言者氣味是也，更爲諸生發其一二，以作餘文。氣，氣機；味，滋味也。「文以氣爲主」，作曲更在氣

機，一不利則全篇寔矣。大凡一支曲子，氣機之運用須占十之七八，而學問思維等等僅可占十之二三。每觀前修所造里巷所傳，其內涵實亦淺陋而處處合作者，氣機諧習之效也。文士經心刻意，造作傳奇一部，妄吳梨棗，徒獲醬瓿者，氣機窒礙之故也。不諳音律則必須尺寸以求，尺寸以求，氣機何來？又喜掉書袋，買弄家私，充腸拄腹，氣機何來？又性好夸大，填長調，作巨擘，真感不充，則終篇遺恨；又好弔詭，求工拗澀，氣行摸索，則顛躓凌夷，救苦扶傷且不暇，更何言氣機之舒展否耶！凡此藥累，皆酸丁之故態也。夫機之巧拙通塞，先士言之晰矣。子桓曰：『不可力強而致，』士衡曰：『非念力之所勤，』蓋俱言得之於自然也。甜酸苦辛，味也，『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謂不俗之狀，曰難言也。』俗非俚俗之俗，有文而俗者，有俚而不俗者矣，故曰「難言也」。

今言「得味」，此頗中肯。有味斯得，便不會俗了；不得則無味，無味則俗矣。一針見血，是不俗也；隔靴搔癢，其俗甚矣。以我輩中人言之，所謂頂門針，當頭棒，不落言詮直傳心印，非有絕大功行者不辦，而勞人月下，思嬌燈前，其悲憤怨悱固出於萬不得已者，乃鬱勃而深之，吞吐而道之，低眉信手續續彈，不必求工於文詞，文詞且踴躍奔赴之矣，即重穿七札且若尋常，其得味之程度，較之文士諧語，固將不止倍蓰也。又若碧澗樵歌，青山漁唱，牧哥叫笛，村姑蒔秧，天籟所鍾，于唱爲均，風生水，自然成文，無所謂得已，亦無所謂不得已，欲說就說，不說就不說了，欲如此說便如此說，欲不如此說便不如此說了。此無味之味，以不得味爲得味者，視有爲而發之呻吟，固又不止什百也。要之清濁有澁，開塞無端，氣之說也；冷暖自知，酸鹹各辨，味之謂也。凡上所述，有如捕

風，寧不自知哉。豈意備才劣有所謝短乎？抑隨手之變難以辭達，古今之所同病乎？然非誠難也，在一答之頃耳，言斯難矣，於是不言。

二十二年五月九日

玉簪記寄弄首曲華字今譜不誤說

前十餘年集成曲譜行世，爲通行崑曲工譜中最大之結集，其有益於崑曲之保存甚大，其校正俗工俗譜處亦多精當處，非淺學所敢平議。然亦有今譜本不誤，而彼依古譜校正之後而反誤者，則千慮之失也。茲舉傳唱已久之深揉爲例。

自余度曲，輒聞人唱深揉，遇有曲集每列此目，戲曰，「無琴不成曲，」大有「家家收拾起戶戶不隄防」之概焉。又程聽秋每演崑曲，必貼深揉，而他曲不與焉。其首曲南呂懶畫眉，「月明雲淡露華濃」句「深

華」二字，與第二曲「粉牆花影自重重」句「自重」二字，今通行工譜同用「上工尺上 四上尺上四合」，本不誤也。露華二字一去聲一陽平，自重二字亦爲一去聲一陽平，字音同，曲調同，其工譜之同是必然也。（凡崑曲中遇字句曲調相同者，其工譜悉同，如琵琶南浦尾犯序「山遙水遠」
「衾寒枕冷」同爲陰陽上上，而二句之腔像如合掌，人稱魏良輔點琵琶之板，則古法然歟。）集成曲譜振集五，則將此兩句譜成兩個腔格，「自重」二字如上式，其「露華」二字却作「上六工尺 上尺上四合」，并作眉評曰，「華讀花，俗唱工譜以四字作主腔，則成陽平聲矣，大謬」，似真當讀花香，然余所遇之南北曲家或伶工，從未有如此唱者，猶中華民國之不讀爲中花民國也。豈傳說既久，不能是正耶？細按之，殆有不然者。

集之根柢當在葉譜，（納書樓續集卷一）然葉譜於此本誤，正當從俗

變古不可從古以改俗也。古不必盡是，俗不必盡非，一也；古不必盡古，俗不必盡不古，二也。

若謂古無花字，華卽花也，此原不成問題，然謂華花爲一字之轉注可，違讀二字以一音則不可，此猶考老轉注，然不能讀老爲考，亦不能讀考爲老也，正唯其音變也，故雖原來雖是一義却分爲二字，若音義畢同，豈不多此一分。「同意相受」，許書之意甚明。今改而論事實。

竊疑華花分讀，至少當與花字的歷史同其久遠，遠在何代，待專家論之。宋人已分爲二讀：此灼然可見者也。茲舉二例皆習見者，以成吾說，其一見於宋人詞中，其一見於宋人文中。

清真解語花「桂華流瓦」，桂華之華與露華之華詞例正同，苟得清真詞此句華字之音讀，則琴挑華字之腔格不待言矣。我謂清真的讀桂華，如

今人之讀中華。何以知之？

觀楊澤民和詞「翠檐銅瓦」，方千里和詞「鳳樓鸞瓦」，翠鳳俱去而桂亦去，檐樓俱陽平，則華殆亦屬陽平矣。然此證據之解釋稍有疑問，在此若有任用陰陽平之可能，則方楊雖以陽平和周，而周之原詞或不必是陽平也。自然，這可能很少，蓋華字已頗有讀爲陽平之嫌也。

連上文一看，卽爲「花市光射桂華流瓦」，此花及華讀爲一音乎？兩音乎？以常理言之，必曰，兩音也，否以何以不寫兩個華字或者兩個花字呢？且兩字讀一音，不但不合理，於詞律亦失。

往下看，解語花之次曲爲六么令，其過片曰「華堂花豔對列」，六字之間華花並見，讀爲兩音乎？一音乎？在此添了一點理由，不止音與義的交涉，并有音與音的交涉。上例雖曰有妨詞律，尙可以兩句爲推，此則一

句矣，且爲較短之句，以清真之細於律殆未有不檢點者也。他分明寫的是兩個字，你定要讀一個音，怨誰。

此已足成吾說矣，然猶缺少一傍證，美中不足，於是在幼時所讀「古文」中覓得之。王安石遊褒禪山記曰，「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華山須讀花山，與拙說似異而實同。彼所以改讀者，有古本作花山故也，若彼不見古本，則不改讀明矣。實言之，此華山之華，華字其形，花字其實，非讀華爲花，乃讀花爲花也；本不知其誤，有待捫讀殘碑而始知之者，是宋人習慣，見一「華」字，不問其本來爲花爲華，皆漫讀以華音也。其情形正與今日相同耳。

宋人既讀華實之華爲陽平矣，讀桂華之華爲陽平矣，則其讀露華之華也，雖其本身尙無明文，亦必爲陽平無疑矣。今反曰華當讀花，譜以陰平

爲正，豈不大謬。若以葉譜爲古，則宋詞當然更古，卽通行工譜，視爲俗譜者，亦或更古。蓋師師授受，口耳相傳，謬譌失真變往往有之，然其音逗曲折之一部分實有繫于舊，不必概出於伶工之杜撰也。今不辨其是非，悉校以文書以爲從古矣，而不知俗譜之根柢或更古於文人所依據之書本也。彼經學中今古文之爭亦若是而已。窠禪山記末曰，「予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聊拈此題，以就正於知管懷古之士。

論研究保存崑曲之不易

世或謂崑曲爲雅音非也，以崑曲爲古音亦非也，以崑曲爲國樂亦非也。雅樂不存久矣。唐代所用之燕樂，胡樂也，其宮調則蘇祇婆之琵琶也，而詞曲者燕樂之餘，而崑曲者詞曲之末也。北曲興而詞亡，唐調盛而北曲亦衰。今之崑腔南曲之一體，而經北於南，故南之面目猶得十之五六，北之面目所存不逮十之二三也。然今不欲言中國音樂則已，欲言中國之音樂自不能棄之而勿道，蓋僅存之樂府惟此而已，僅存而稍完整之樂府惟此而已，比較近古之樂府惟此而已，其音節猶明中世之遺，此固顯然可

見者。

溯「皮黃」之興不過數十年，而崑曲唯餘一線矣。非皮黃足以亡崑曲；卽皮黃足以亡崑曲，亦不必如此其驟也；不必如此其驟而今竟如此其驟者，則社會結構變遷之急遽有以使之然也。豈獨崑曲然哉，卽謂中國文化全部在崩潰中，亦非過言也。故居今之世而言提倡崑曲，固屬癡人說夢，卽言研究保存又談何容易哉。

或以爲工譜具在，則研究之保存之似不難，且今之工譜法密於古矣，（如葉譜不點小眼，今之工譜不特點小眼且有略注鑼段者）而不知其非也。嘗謂崑曲之最先亡者爲身段，次爲鼓板鑼段，其次爲賓白之念法，其次爲歌唱之訣竅，至於工尺板眼，譜籍若具，雖終古長在可也。然謂崑曲譜不亡則可，謂崑曲不亡則不可，後之人將只見一大堆簡單之工譜，烏

觀所謂昆曲也哉。編製較完善之曲譜而流傳之，誠不可緩也，然此足盡保存研究之事乎，則未可言也。

張宗子曰：「余嘗見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之，傳之不朽。」今世雖曰科學萬能，而法錦包裹之法似尙未發明。故崑戲當先崑曲而亡。今之崑戲班，南北各有其一，好壞姑不論，零落總可悲也。鼓板鑼段賓白，乃附屬於戲者，戲場一散無所依附，而滅亡隨之。以余所知，今之曲師精鼓板鑼段者已寡矣，後之視今將復如何。蓋以數十年培養之，數百年授受之人才而將泯滅於一旦也。

賓白之視歌唱，其研究保存之難易有間焉。諺曰「一引二白三曲子」言賓白之難於歌唱也。且歌唱有譜可按，賓白雖亦載譜中，而其念法，全憑口授，如同一阿呀，同一嗔呀也，而其聲音之高下，情致之哀樂不同。

求之於書，書中不見也。以心度之，則中者寡不中者已多矣，將奈何？

卽以歌唱言之：歌唱雖存於工譜之中，而工譜固不足存歌唱之全者。

魏良輔曰，「矩度既正，巧由熟生」，非規矩之外別有所謂巧也。但紙上談兵無非糟粕，非特不足以盡巧，並不足以正矩度也。矩度之正，其在人乎。要之，聲歌要訣唯傳口耳之間，此無可奈何者，求諸文字吾未見其有合也。故詞衰而有詞譜，曲衰而有曲譜，非譜之足以亡詞曲，詞曲將亡不得不賴譜以傳之也。其幸而傳者希矣。

然則寫曲將亡得一乾二淨乎，是又不然。其不亡之光景有二，一曰不必全亡，二曰變質的存在，茲先說後者。以上所言，言寫曲之將急遽漸滅也，然寫曲之亡，不必亡于漸滅，且將亡於混亂也。漸滅而亡與混亂而亡，一也，其所以亡則不同。漸滅者無餘之謂，混亂則其形跡尙存，似漸

滅之亡劇於纒亂也。然漸滅雖今不存，而後猶有可考，纒亂則並異日可考之機緣而失之，是纒亂之爲患不必下於漸滅也。如今之崑曲，積漸爲伶工所改，已不盡合於古，欲追復之而無從矣。然其所傳猶有授受之實不可誣也，雖不合於古，亦不必謬於古也。若師心自用，以意爲之，則異日之顛倒錯亂常有不可說者，以付炬火，或飽蠹魚，其誰曰不宜，而又何保存研究之有。

在今日而欲言保存研究，如何而可乎？曰無他，先存伶工之傳耳。欲言復古，則古不可復也，亦不必全復；欲昌明之於來世，則吾未見來世有可以昌明之道也。但卑而勿高，但述而不作，曰存今而已。就今日之可存者存之而已。今既存，則以之規往可也，以之開來亦無不可，提倡即在保存之中，非保存之外別有所謂提倡也。

如前者南方有「崑曲傳習所」之設，以其不爲社會所賞，遂若曇花一現，然已足以僅存崑曲之一線於數十年中，此在崑曲史上不得不大書特書者也。今則爲仙霓社，已零落不全矣，在上海覓一劇場猶不可得，卽其上演之時，亦多敷衍苟且，按日益退，蓋生活既難，識曲者日少也。余在北京初學拍曲時，猶有兩曲社，今則并一曲社而無之，後之視今當猶今之昔矣。

崑曲之亡是必然也，其幸而不全亡者則在有此癖好者之努力及社會上之扶植耳。事最平淡，無取誇張，高談陰陽律呂，風俗人心，則非淺學所知矣。

爲何經海墓款啟

嘗聞擅場識曲，豈獨桓伊，思舊咸音，何須向秀。曲師何君經海，生長鷓坊，久驅燕市，垂髮辛苦，下世時愁。觀其引吭轉聲，抑揚可法，拍板弄笛，宛轉有情，而飢驅軟塵，唯堪一飽，栖根幽壑，難得伸眉。重以舊京日暮，霓羽凋零，瞻念窮途，促其年壽，遂於癸酉殘夏，客死宜南，總轍勿懸，誰憐孤旅，一棺暫泊，蕭寺塵凝。竊謂勦顏苦學，士夫所難，食力固窮，君子之操，成一技之微，積結身之瘁焉。同人或聆音奏，或問宮商，風絮水萍，都爲緣法，似妙聲猶未絕，恍冥契之已遙，欲廣賻贈，

期在賢達，廉泉讓水，澤被孤寒，弱樹殘魂，家山可望，仁者之心庶幾遠矣。此啟。

谷音社社約引言

夫音歌成人，跡在徵眇。涵咏風雅，陶寫性情。雖跡近俳優，猶賢於博奕，不爲無益，寧遣此有涯。然達者觀其領會，則亦進修之一助也。故詩以興矣，禮以立矣，終曰成于樂；德可據也，仁可依也，又曰游于藝；一唱而三歎，豈不可深長思乎。或以爲蓋有雅鄭之殊，古今之別焉。不知器有古今，而聲無所謂古今也，樂有雅鄭，而興成羣怨之跡不必盡異也。磨調作於明之中世，當時雖曰新歌，此日則成古調矣。其宮商管絃之配合，雖稍稍凌雜，得非先代之遺聲乎。其出字畢韻之謹嚴，固猶唐宋之舊

也。夫以數百年之傳，不能永於一旦，雖曰時會使然，亦後起者之責耳。同人爰有谷音社之結集，發議於甲戌之夏，成立於乙亥之春。譬諸空谷傳聲，虛堂習聽，寂寥甚矣，而聞窅然之足音，得無開顏而一笑乎。於是朋簪遂合，鍼芥焉投，同氣相求，苔岑不異。聲無哀樂，未必中年，韻有子鳴，何分前後；發豪情於宮徵，飛逸興於管弦。爰標社約，以告同儕。

秋興散套依納書櫃譜跋

東籬此套一名「秋思」，卽中原音韻評爲「萬中無一」者，爲元人套數之冠，久有定論矣。而百年以降清奏不作，良足惜也，頃檢葉譜，（其正集卷三）將欲和以鼓笛，聆其曲折，雖非絃索九宮之舊，亦先代遺聲之幸存者也。

惟葉譜不點小眼，其凡例曰，「板眼中另有小眼，原爲初學而設，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細細注明轉覺束縛。」其言良是，奈我輩皆是初學，遂頗覺其不使。又譜中遇小腔每不悉填，而細微之符號，如豁腔撇腔均

缺，此殆非古人度曲與今異，乃譜者欲吾人自得之之又一例也。得二三素心，過我荒齋，燈明夜永，相與按拍，非曠昔之一樂歟。

譜以首二字爲名，題曰「百歲」，似未安，今用原題。文字亦小異。各書載此套文字本多歧出，（詳見任編散曲叢刊第十三，頁八十以下）亦難定其孰近真。茲既選用其譜，自無取乎紛更。却有兩例外，燕亭宴曰「爭名利何年是徹」，葉作「爭名利何年徹」，此四字句，爭名利是襯，則「是」字自不可少，今補入。又同曲，「便北海探吾來」，葉便作倘，審詞意當以作便者爲佳，蓋謂縱有佳客如孔北海者來，亦當告以馬東籬醉了也，是以清譜見其疏俊，若作倘則平實矣。工譜尙可通用，故未改。

北曲遇入聲字，分隸三聲此通例也。書中固析之甚詳，曲家亦見而識之，惟於初學又頗不便，怯者或望而却步，勇者或以意爲之，斯亦未爲得

也。今不避煩絮，依中原音韻悉爲注明。

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記

脂硯齋評石頭記殘本跋

此余所見石頭記之第一本也。脂硯齋似與作者同時，故每撫今追昔若不勝情。然此書之價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評原本乃由後人過錄，有三證焉。自第六回以後，往往於鈔寫時將墨筆先留一段空白，預備填入硃批，證一。誤字甚多，證二。有文字雖不誤而鈔錯位置的，如第二十八回，（頁三）寶玉滴下淚來無夾評，却於黛玉滴下淚來有夾評曰，「玉兄淚非容易有的」，此誤甚明，證三。又凡硃筆所錄是否均出於一人之手，抑經後人附益，亦屬難定。其中有許多極關緊要之評，却也有全沒相干

的，繙覽即可見。例如「可卿淫喪天香樓」，固余之前說，得此益成爲定論矣；然第十三回（頁三）於寶玉聞秦氏之死，有夾評曰，「寶玉早已石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爲玉一歎。」此不但違反上述之觀點，且與全書之說寶玉亦屬乖謬，豈亦出脂齋手乎？是不可解。以適之先生命爲跋語，爰志所見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後之觀者。

二十年六月十九日。

葦正繚衡室讀詩札記序

札記本無序，亦不應有，今有序何？蓋欲致謝於南無君耳。以何因由欲謝南無耶？請看序，以下是。但勿看尤妙，故見上。

夢釋其二十二（節文）

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因時午讀畢圖

【遇】在北京，好像家中有祭祀之事，長親來者駱駝，特出者二位：一位是大舅公呢，也不知還是大舅婆，一位是「阿爹」。老實說，也認不很準，只有一老者瘦而白鬚。臉上有點兒髯，虧他自己報名，「我是阿爹」，遂

肅然拜之。又對於大舅公也者亦拜如儀，儼然一個偽君子。時袍上第一紐未扣，母嚴重地命扣上，且曰，「要做人就做，不做索性不做。」子有悻悻之態。其時忙着在張羅招呼，「阿爹」自然是被招呼的一個。（阿爹者，父親之表叔也。其臉上有烏黑而軟的須貼着，夢中以爲事隔多年怕不適用了，故特製一較老之阿爹云。）W表叔于子而來軟服輕裝翩翩然，又迎而拜之。他講到我託他賣詩經札記稿子到商務去一事，說「上次他們暫時不要，把稿子給你寄回，我就說別寄，他們說，反正掛號信丟不了，可以再寄來的。現在他們又要啦。總是有些學生時常去問爲甚這書還不出，所以又想要了。」其時心中頗樂意把稿脫手，妻又在旁作慫恿的暗示，但我偏說「被人家退回，掃了興，也許早拐了。」——自己却覺得可以找。總是妻說罷，「人家也不信。別人不會，你倒的確會這樣的。」別的話不

大記得，終於歸到稿子的交易上，約定十四（星期）在天津××吃午飯接頭，可是一算，十四又該家祭，麻煩，然而去津之心頗熱，還是打算去的。W說，「我本想賣稿，而他們要用收版稅法。現在上海印書如買馬票，張張不空，如遇名家得時之作，便大發其財。」又說當子在京時，（南京也，此五字夢中原文）。看叫天戲，洪洋洞之類，戲剛散而賣話片者紛來。（如今天唱洪洋洞，即賣洪洋洞）有買着好的，也有買着壞的，要碰運氣，生意大佳。（下略）

【釋】這是被迫意念見於夢中之一例，同時也表現出我性格的背影，不很高明，光明的那一面。對親戚足恭殆是一種驕矜的變形，在夢中已稍稍自覺，遂借母親口中叫破這儒林外史式的偽君子，而仍不免憤憤。W近住上海，大約誤認凡上海人皆漂亮，故其來也如濁世之佳公子。亦垂垂老矣，

上次來信說鬚鬚都白了。白鬚鬚恰好去送給那阿爹。賣札記稿一節，夢之主文，其表現如實，不甚變幻，因由亦固分明。這是一個積年的「苦腦子」，（吾鄉土語）十年前在上海大學的講義，只做了九篇，在我文稿中運氣最劣，而我之於牠也如父母之庇護其不肯子。第一次想賣給亞東，原稿退回。（十三年）第二次在燕京學報發刊其中之一部？（抽舟，浴風未全），以為這回找着洋東了，殊不知將浴風之第二分送去，又原稿退回。（十六年）主編者容庚先生來信之理由如此：以題目重複不能刊載。這似乎說汰學只許有「右傳之一章」至於「右傳之二章」呢，却非呼為沖庸不可，不然不要。這個道理，至今未明。第三次有了經驗，未將原稿直送，怕又碰壁，託W表叔向商務去兜攬，商務主者張元濟君固與W有親。當我三十生辰，W賜詩雖有「蘭陔自輯廣徵篇」之謬贊，而出賣一節則又雁沉

魚杳矣。(十七年)壓迫爲夢因，弗民主之；依臨見有時恐尙須挑動一下。

這「意綜」是久被壓迫而新近又受挑動的，前日清華學生某君來，談及詩經亂記很好，何以還不出版。我不好意思說人家不要，含糊應之。今現於夢中，其作態亦不在肅然迎拜下云。把這些破銅爛鐵去換隻把青花飯碗，太太之贊成，固不待言。此夢全以親戚爲背景。」

凡非紳士式，卽不得體，我原說不要序的呢。我只「南無」着手蹴這南無，因爲他居然能夠使我以後不必再做這些夢了。

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三 槐 序

舍下無槐，（洋槐不算）而今三之。曰古槐書屋，自昔勿槐，今無書。屋固有之，然棄而不居者又五年，值歸省，乍一顧其塵封耳。庭中有樹，居其半，蔭及門，而宜近遠之見，本胡同人呼以「大凹」，不知其爲榆也，亦不知其爲榆也。大樹密蔭差堪享受，則知堂師之言爾。榆也，謂之槐，其理由是不說。長憶垂髮讀注傳，至「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而爲之一嘖，直不暇替古人擔憂，蓋自己先不得了也。然前今日觸槐而招笑，非獨事理之宜，抑近識矣。榆則有錢，槐有錢乎？固未之前聞也。是菽麥難

而槐榆易也，是不辨菽麥者不必不辨槐榆也，而竟若終不能辨，則其中烏得無天！又誰知時昔之戲言，點點花飛在眼，而又過之耶！此譬如大英阿麗思小姐之本不想爲媚步兒而忽然變爲豬小兒也。「孤姑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疑其兄平居之言而周子述之也。不然，記人之失也。且夫三槐者，高門積善之徵也，小生不姓王，彼三槐出何典哉？大槐者夢鄰也，曰「古榆夢遇」「榆屋夢尋」則不詞矣。不典不詞，其爲世所哂將彌甚于今也，其爲凡猥不又將下於此日萬萬也。與其爲豬，無寧爲媚步，此固不必待通人之教者也。何況倫敦之酒不曰榆痕，則吾人解嘲之具，且方興而未有艾，綽綽乎其有容也，汎汎乎未有所止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已。且稍容與而序吾書。夫三槐個別之義既各有說矣，不書不槐不古之屋而師友同說之，彬矣郁矣，難復請矣，而三槐之所以爲三槐者唯虛耳，

於是乎序。

二十三年除夕前三日。

積木詞序

春來無日不風。一日風又大作，天地玄黃，室中飛塵漠漠若無居人。忽有來款扉者，聲甚急，啟視之，則吾友顧君羨季也，以其新著積木詞屬序於余。羨季與余同學於北京大學，著有漸病荒原留春詞草，足以卓爾名家，其蜚聲藝圃者非一日矣。僕不文，於倚聲一道慚無所知，偶陳廢言，以爲世笑，何足以序羨季之詞，而羨季之詞寧以吾序重耶。故羨季之問序於余，似小失之，而余忝顏受之不辭者，亦僭也。雖然，語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又曰，「送空虛者，聞

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時昔之情既與之相若，則聯彼吾懷耳。若夫美季之詞則所謂不託飛馳之勢，而芬烈自永于後者，後吾而覽之者咸當自得之，固將無待於子言矣。序曰：河曲之水，其源可以濫觴，及其東流而到海，則儼然挾懷山襄陵之勢與偕。何哉？始織而將畢者巨也。詞之興，託地甚卑，小道而已，積漸可觀。及其致也，則亦一歸之於溫柔敦厚，遂駸駸乎與詩教比隆，方將奪詩人之席而與君代興。向之幽微靈秀宛折綿纏之境，詩所不能驟致者，無不可假詞以達之，如駕輕車而就熟路然。善夫張惠言之敘詞選曰，「其緣情造端，與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常州派固多頭巾氣，惟此一語，洞達詞心，非同河漢。斯懷也，爲人心之所同，固長存於天壤之間耳，使其不言也，則亦飄泊而已，湮沒而已。夫飄泊可

也。飄泊而湮沒亦可也，其長存於天壤之間者自若。雖然，使其以不言爲無奈而以言之爲幸存，則亦人之情也已。未免有情，誰能此遺。温其如玉，其貌然也，風流可懷，是謂詞想。然則如何言之耶？斯懷也，里巷男女之所不能言，賢人君子亦不能言也。使里巷男女言之，則亦普通之歌謠而已，使賢人君子言之，則亦普通之文章而已，其奈此風流繾綣無奈之情何。假借之然後可也。或假賢人君子之筆，以宜里巷男女之情；或假里巷男女之口，以寫賢人君子之心，其歸一也。於是乎有詞曲，而詞尤賴於曲。夫假借之道何？不假借可乎？曰可。夫情，有逕而致者，有曲而致者。逕而致者，不煩曲而致；曲而致者逕或不必要致，致或不必要盡也。夫花間者，結集於五代之際，如泉始達，如花初胎，蓋善曲喻其情而爲詞家不祧之祖。歐陽一序，最爲分明，所謂「南朝宮體，北里倡風」，已道破

詞之本質，而「詩客曲子詞」一語又爲花間及其支與之定評。夫曰曲子詞者，當不甚高，而出於詩客之手當亦不甚卑，不高不卑，自然當行，其成爲一代之著作，千古之文章，亦一大因緣也。由是而南唐，而北宋，而南宋，其支流日益繁，其疆宇日益擴，別起附庸，蔚爲大國。然莫爲之先雖美勿彰，先河後海，則花間負矣。答於花間得兩種觀，——實則凡詞皆然，不獨花間然，特在此，兩種區別尤爲顯著耳。或深思之，或淺嘗之，不淺嘗不得其真，不深思不得其美。真者其本來之固然，美者其引申假借之或然也。夫淺嘗而得其固然，斯無間然矣，若深思而求其或然，則正是俗語所謂鑽到牛角尖裏去，吾未見其如何而有合也。作者亦有此意否？若固有之，雖洞極深微，窮探奧窔，亦無所謂深求也。若本無而責以有，深則深矣，奈實非何。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開之曰，再斯可矣。三思且

由不可，況乃過之。然必謂文詞之意窮於作者之意中，又安得爲知類通方乎。赤水玄珠得之象罔。文章之出於意匠悻淡經營中者固係常情，而其若有神助者，亦非例外也。迷離惛惚之間，顛倒夢想之側，或向晚支頤，或扶筇擁髻；其逸興之過飛也，其文如之，則如野雲之孤飛矣，其深情之搖蕩也，其文又如之，則如綠波之搖蕩矣。亦有意乎？亦無意乎？安見其可淺嘗而不可深思乎？又安見其淺嘗之之得多于深思之之得乎？安見其淺嘗則臆而深思者非乎？彼謂一意者一詞，一詞者一意，如花相對，如葉相當，故凡志之所之，筆皆可往，而筆之所宜，意輒與會；此無他，蓋已揀定意盡於文，而文章之意盡於想也，不特爲事之所無，并非理之所有，貌似明清實難通曉，近世妄人之見，大抵類是。狂言信口，羨季其忽之。及讀自序之文，有曰，「願醉時所說乃醒時之言，無心之語亦往往爲真心之

聲」，知其於疾徐甘苦之詣，居之安而資之深，將有左右逢源之樂矣，則於吾言也，殆有苦琴之雅，而曰於我心有戚戚焉乎。今茲之作，得澆花詞之全，更雜和花間，其用力之勤與夫匠心之巧，異日披卷重尋，作者固當憶其遇，而讀者能不思其人乎。若夫微婉善諷，觸類興懷，方之原作亦踴慚德，雖復深自捫抑而曰，「但求其似詞，焉敢望其似澆花」，竊有說焉，夫似是者實非，似詞則足矣，似澆花胡爲耶，當曰相當於澆花可耳。然吾逆知羨季於斯言也必不之許，以其方證讓未遑也。其昔年所作，善以新意境入舊格律，而積木新詞則合意境格律爲一體，固緣述作有殊，而真積力久，宜其然也。其發揚蹈厲，少日之豪情，夫亦稍稍衰矣。中年哀樂，端賴絲竹以陶之。今之詞客，已無復西園羽蓋之歡，南國蓮舟之寵，寧如花間耶。荒齋瞑寫，燈明未央，故紙禿毫，亦吾人之絲竹矣。以積木名

詞者，據序文言，亦鑿婉之戲耳，此殆作者深自攝抑之又一面，然吾觀積木之形，後來者居上，其亦有意否乎？亦會想及否乎？羨季近方治南北曲，會將深通近代樂府之原委，其業方興而未有艾，則吾之放言高論也，亦爲日方長而機會方多，故樂爲之序。丙子閏三月既望，序於北平之清華園。

癸酉年南歸日記

二十二年九月九日晨六時半，別父母啟程。七時十五分開車佔兩「上舖」，同室繆老八十餘歲，彼後移至鄰室。過津後始來一客，乃津盛錫福帽莊派至上海賽會者，人頗樸實。車上遇半農叔平。下午室內頗悶熱，殊無聊。五時餘抵德州，散步月台。晚餐甚飽。十一時餘抵泰安，住鐵路賓館，出站即達。管事者李蕙如君，前年在秣陵會一晤，故招待甚好。賓館佈置極完善，予及登環久兒均得快浴，一洗風塵之困，晚睡亦佳。

十日游泰山，雇盤輿三，七時半由賓館東北行至岱宗坊，入登嶽大

道，岱宗坊者其名耳，只見黨人標語，並無岱宗二字矣。玉皇閣關廟俱略勾留，關廟之古柏葱翠鮮明，蔭覆庭院，壓垣蔽街，宜曰柏棚，以配陶厂之「松」。以看柏，小坐始發，垣上有「漢柏第一」四字。自此以上，無甚耽擱。斗母宮徘徊卽出，經石陰遙望而已。柏洞約長三里，步行片刻，有北京之中央公園及香山意味，名洞似尙不稱，曰街曰巷曰街始佳。山形漸高，天色陰陰，漸有寒意。潤民眩暈不適。在中天門午食稍憩，前山均有朱闕，似市場之頑意几，卽南天門也。其下磴道如懸梯。上御輟坪，雲步橋觀瀑。更上爲對松山，翠澗委幻，如入畫圖。雨點漸密，寒風振衣，直上南天門，有「緊十八慢十八」之說，磴道峻密，兩厓高聳，攀躋久之，始登天門，飲熱水休息。叩碧霞宮，登玉皇頂。山岡高寒，加以風雨，遂不可久留，在岱頂徘徊片刻，雖雲氣迷離，而羣山拱揖，覺「一覽

衆山小」已盡俗之神理矣。上山約六小時，而下山未及其半，於二時半動身，四時半已在坦途，仍小憩雲步橋石亭中，從原路下山，如溫書理曲，亦頗有味。穿俗宗坊，入泰安北門至俗廟。廟有城垣圍樓，其地極大，據云方三里，現則市肆羅列，如北京之東西兩廟矣。至天貺殿柱作慘藍色，見之太息。以不開門不得觀壁畫，攀樞一視而已。殿極巨大，如北京太和殿，想見當年之偉。出觀唐槐，則大半已枯，僅一枝条。返館舍已逾五時，擬作日記，檢點秦山小史而駭，即余頃在廟中可爲漢柏者，非也，急雇車重往，導游之車夫猶知說「漢家」，曉霞正媚，暢觀四株，以清時石刻較之不差，贊嘆而去。漢柏謹嚴老當，唐槐魁梧奇偉，俗廟故物僅此耳。返寓晚食，午夜仍登三〇一次車南行，承泰安站長拍電定房，故得占一室，亦旅中之適也。睡頗好。

十一日醒已抵徐州。下午三時餘抵浦口，以新建輪渡未畢工，仍乘澄平輪渡江，直待至五時二十五分，車始東行，雲意濃甚，窗外密雨。至無錫時，仍淙淙不止，冒雨下車，往無錫飯店，房價不昂而嘈雜頗甚，徹夜人聲直接曉市，在他處僅見也。天極悶熱，赤膊臥席上，重入夏矣。睡不佳。

十二日晨起，自至碼頭雇得船風船，游太湖邊。其舟用櫓，略領水鄉之趣。穿城河行，過蠡橋後，漸入清曠，出五里湖後，眼界頓寬。舟人指點蠡園梅園獨山等處，逕泊鼇頭渚，時已近午，登岸游覽苦熱，亭臺數處布置均佳。斷崖插水，刻「包孕吳越」四大字。在舟中午飯。對渡小箕山，食未竟已到，廣廳臨湖，略堪憑眺。移泊梅園，以天熱路不甚近，未入園縱覽，擬趕乘六時餘車赴蘇。舟入城河後，河路擁擠，不得已在速容

橋下船，與環相失，尋覓良久不得，至返旅舍始遇，而趕車已不及，無聊之至，飲冰吃飯，消磨時刻。過八時後赴站待車，又值大雨，冒雨過懸橋。此行概遇雨，殊屬不巧。抵蘇十一時許，赴鐵路飯店時，仍雷電交作，幸未雨耳。

十三日環不適，竟日悶居斗室中，至晚始勉強入城看三姊，晚飯後始返寓。環睡不佳，對付略得朦朧。是日心緒頗劣。

十四日是九時在新雅仙吃蝦仁餃子，赴車站接珣妹。才入站車便到，偕返寓。下午同入城先至老宅，予作引導，至三姊處暢談，至晚始行。姊自治肴饌可口，亦新添本事。發杭京信各一，睡者頗遲。

十五日起亦早，乘馬車偕遊虎丘，後至西園觀五百羅漢，似較在靈隱者尤巨偉。留園池水濃碧，語謂兒以「綠淨不可睡」之語。一亭臨水，雨

老樹蔭之，景致絕佳，小坐始行，繞園中一匝，歸已逾午未午食，以晨在冷香閣吃麵已飽。小睡醒來，琦已留條入城先去，將改寓焉。至觀前轉至姊家，在松鶴樓叫菜四色至彼處吃晚飯。

十六日借環至護龍街鄭燕生醫處診視，鄭年已六十餘，前曾在馬醫科寓診病，看得頗細，處方亦妥，吳下醫家中之老輩矣。至幽蘭巷，謁二姨母，出，至金太史場。下午借姊至老宅，吾輩游息此屋尙在十八年前，十八年中未曾同到矣。由後門出，至城隍廟前今改名景德路矣。入郡廟瞻仰，予亦是初次。與環琦同步觀前，在屠鴻興刻牙舖前與彼等分路，在良利堂打藥一劑，至護龍街爲琦掛號，鄭醫處求診者多，須隔日掛號也。仍晚飯後返寓，擬後日赴滬。

十七日十時入城至姊處，寶積寺訪菴，塔倪巷近在咫尺，借無識我者

矣。憶兒時所見金剛似大于今日，無語裴回而出。下午約王獻纓表叔及二姨母游怡園，三姊亦勉往一游，此園樹石池沼均佳，結構謹嚴似尙勝寒碧，賞玩移時，始各散去，獨登北寺塔，生長吳下十六年中未一往，今始如願。塔九級十八梯，登臨一望，全郡在目，吳地人稠，故向南極目，唯見萬瓦如鱗。西方則見虎丘塔及琴山，北則田野，東則水光浮動，云係洋澄湖。下塔更至大殿一觀三世佛，極巨偉，尙未畢工。北寺建自孫吳，云三吳首刹。晚飯後，姊纓轉覓得一吹笛人翁松齡來，(富郎中巷二十三號)燈前小聚，唱曲如下：折柳(平韻)思凡(詞)學堂游園(羨韻)拾遺(平)曲終人散，忘却天涯萍絮矣，實則重會之期至近亦在來年，此夕固可思也。返舍已近十時，得嫻致詞書。

十八日挈久兒赴幽蘭巷祝二姨母壽，并晤麟兄，至姊處告別，約勾留

一小時始行，門前登車有借別意。至寓，飯後瑞促行，即以馬車二赴車站，待一小時車開。今日又雨甚，自發京師後行輒遇雨，可異也。二時二十分抵上海北站，約有人接而未見，冒雨雇汽車良久始得，抵網灣，已三時半矣。派去相送者並未接着也。雨甚兼風，徹夜不休。

十九日滬市有水在日昇樓一帶，報亦未送來。雨漸止。下午訪徐孟乾姊丈於外灘十八號稽核所，返寓五時半。網約赴大光明觀風求風，此院新開不久，設備殊佳，片則平平。又邀至麥瑞晚餐，街市「年紅」觸處皆是，較往年又多矣。晚治衣上墨水跡，十一時半睡。

二十日上午環珣去購物。下午訪聖陶於兆豐路開明書店并晤伯祥等。在聖寓吃晚飯，座間有徐調孚章錫琛諸君。飯後雇汽車返寓。

二十一日上午借環在南京路購物，午後小眠，浴。以網珣昨均不適，

五時半偕環至北站接許二妹七弟準點到，談至十二時睡。

二十二日寫三封信，午後邀許七至大千世界「仙霓社」看刺敘記及折柳做得不見佳。牙根腫頗劇，覓一醫割之，良已，牙疾已逾一星期矣。本想請伯靜聖陶在杏花樓吃晚飯，乃被伯靜作了東去，可笑也。同在馬路上閒步吃冰，後在電車站分手，十一時半睡。

二十三日晨四妹屬爲其翁作賀聯。許昂若兄來。今日天陰雨。下午環及七弟久兒去聽崑劇，余因昨日戲不佳未往，又去看牙，一搽藥水而已。在福祿壽飲冰而歸。環等尙未返。晚環患腹痛，早眠。十時睡。

二十四日擬明日赴杭，發陳保珊快信。下午至大千世界看偷詩後，環等去理髮，予返寓。二三四妹擬購物而尙未行，遂偕至永安。予先至福祿壽，環等已在。是晚予約小食，飯後偕環詢閱久兒又往觀崑劇，適值傾盆

大雨，抵揚樓會已過，看宋十回活捉致佳，開深譽之。時環珣已先歸，並未得見。

二十五日晨八時半起，環等改下午行，予仍早行，天又雨，此次出行蓋無不遇雨也。九時十五分車開，車中只吸烟二支，閒坐而已。十一時三刻在嘉興站下車，葆珊及其婦均來接，寓香花橋亞東旅店，與葆珊別五六日，歡然道故舊，渠已六十鬚髮尙黑。天陰雨，未出舍，而逆旅主人鄭啟澄君來，約在樓上唱曲。後雨略止，又約遊鴛鴦湖，以小舟渡，烟雨樓品茗，雲水迷離，樹石蒼潤，不愧此名，昏暝始返。鄭君待客殷至，約在全永泰酒家吃酒後，仍返舍唱曲，散已逾九時。是日竟日未離曲與笛，亦旅遊中一快。鄭雖業商賈，却肫樸爽直，并於曲有深嗜，其遇葆珊亦甚善。客去後校「認子」工譜，春閒失去後心常不足，重過故舊，殊可喜也。十

時餘睡，尙好。

二十六日七時起，保珊來，仍在樓上拍曲，并有一蔣君。鄭邀午食，飯後卽行，待良久始開。葆珊送我車站。今日天又陰雨，近午車開，一時三刻抵杭城站，逕赴昂若處。因竟日雨，不能出門，聞與許七拍曲耳。住湖濱八弄許宅之鄰屋，屋相毗連，來往尙便，晚睡頗早。

二十七日雨止，偕環至花牌樓訪勞組雲表弟。在湖濱小坐。下午天色轉陰，偕環珣開潤民雇船下湖，至湖樓，廣化寺訪體圓和尙，已作住持矣。繞至法公埠，天又雨，至安巢夕佳小坐，昔葬翠，小碼頭不存矣。歸舟雨甚，抵寓萬家燈火。

二十八日晴，以汽車至靈隱，登北高峰。午搭公車返，往返便捷，迥異往年。同遊四人如昨。下午小睡，晚外姑宴客，予在昂若室中坐談。

二十九日在湖濱第六公園小坐，下午以肩輿至南山謁外祖父母舅父墓，舅氏墓在楊梅嶺下，偕環小立，悵悵久之。旋敬展右台祖塋。在法相寺後樟亭暫息，挈潤兒觀樟樹，其夭矯奇偉之姿，不讓秦安之唐槐而處翠過之。歸至大世界間壁王萬興晚飯，約珣來同吃，醉飽而歸。是日許二妹伉儷來杭。

三十日下午至湖樓訪申石伽，未值，搭划子而歸。在冠生園晚飯。理髮。是日二姨母王驕伯來杭，與驕兄談。午夜許六夫婦來杭。睡甚遲。

十月一日午前偕驕伯散步湖邊，以舟至葛蔭山莊，在樓外樓吃醋魚菜，其結果又驕伯作東。至湖樓訪石伽，并晤其友劉君，搭公共汽車之靈隱，憩滄光徑，山色泉聲，四遭竹樹，固勝地也。以驕擬趕晚車行，故即返寓。晚劉厚丞攜挈三小兒來杭。飯後昂約唱曲，俞振飛吹笛，子僅度浙

柳「寄生草」一曲耳。

二日枕上聞雨聲，中雨雨止。午後三時借許氏全家至葛蔭山莊，爲外姑饗壽，備有大世界之雜耍，山莊偏懸謔言，布置甚妥。晚歡魏丈徐綱章表弟來杭。月色清朗，未得玩賞，只借欵丈在西陵小立俄頃耳。睡已午夜。

三日上午十一時至葛蔭山莊，祝外姑六秩壽。午後照相。下午又微雨。日戲以羣英會爲較佳。晚戲章叔三身之醉酒頗有工夫，但亦尙生疏。俞振聲之奇變會自多崑小生味，情配角不稱耳。以烏龍院爲劣。散戲已晨二時半，歸寓入睡，近四時矣。

四日癸酉年中秋節，天陰晦有雨，今日葛蔭山莊賓客公祝。傍晚去，借網厚吃冰後雇車往，備有戲法，戲法園場有杭音滑稽對話，頗有「狂

言「味，特遜其樸雅耳，然仍富鄉土風。入席時唱崑曲。悠揚可聽。予歌拾遺一支。飯後又唱曲，歌驚夢折柳。是夜歸寓略早，而入睡仍遲。

五日下午有遊九溪者，予未往。天微雨，以人力車經白隱蘇堤而造虎跑。沿途景色致佳，入虎跑後，林泉尤佳，在演翠巖下品泉，池底四角各置一碗，備遊人以銅子拋擲，碗之四周皆銅元而中獨空，蓋頗不易中，亦寺中一種收入。予等擲皆不中，環一擲中之。歸途沿南山行，約略已繞湖一週，仍吃冰而歸。晚李君約在王萬興飯，爲與嫻賭一東道而負。故邀同人享之，菜甚豐，飽而歸。是夜早睡。

六日環小不適。下午二姨母挈久游湖去，予訪組雲於其寓，并與其弟細安偕，遊吳山，計不到此十餘年矣，在四景園吃著名之鏡衣餅，坐對錢塘，望過江山色青翠層層，偶有帆船。窗前一桂方花，頗足流連。略參

觀廟宇，下大井巷而歸。是日許氏姊妹兄弟至楊梅嶺順遊九溪，環未往。八時後，雨。

七日陰雨，以划子遊三潭印月，予及許七未登岸，坐舟中傍岸而行。至月下老人祠，昔年所見題壁曾載燕知草者，尙依稀可辨，惜已殘缺。茲爲補錄，其已缺者空之。

胡蝶交飛江上春。花開綏綏喚歸人。至今越國如花女。蕩藥南湖學拜神。入門先見並頭蓮。池上鴛鴦不羨仙。那得仙翁喚明月。年年夜夜照人圓。多情對月仙能醉。恰遇林逋放鶴口。手種孤山梅百本。何如口口口口口。西子含顰望五湖。蘇臺鹿跡混青蕪。香雲一舸隨風去。爲問當年事有無。丁巳仲秋 (題名漫漶)

相隔又十餘年矣。同遊者均求籤，予則否，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在壁角題同遊姓名一行。至自然居飯。安巢桂花正繁，登安吟樓有樓外氏，環愴然涕下。夕佳厂小坐即返。因昂兄夫婦約在寓吃蟹，晚未出遊。

八日外姑命觀潮，同遊者十五人又二小孩，分乘汽車三，中國旅行社代辦，每車價二十六元，近十時半出發，沿路竹林如街，約十許里，道路平坦。過海寧城外而抵八堡，已將正午。在看臺上大嚼擲去之麵包火腿。是日爲八月十九，一時半潮始至，只數尺耳，唯形勢似較昔歲在海寧所看者略好，以此地眼界開闊耳。距杭一百有八里，看二潮到後，即就歸途，在竹徑下車，厚爲擺影。返寓後又偕作湖上游，值密雨，望堅匏別墅未登，厚輟自去，天色已曠，船篷滲漏，衣履沾濡，登放鶴亭避雨，藕粉稀薄難吃。至新新旅館，待在堅匏別墅登岸者，久之始至，聚餐而返，易小舟爲汽車矣，爲雨故。擬明日公宴昂若。

九日以同人遲眠者多，致游事輒始于日晡。今日許六約作上午之遊，同行者其小緘鏡女士，過旅行社見有明日遊富春江之舉，即購票，價六元，本擬游江干雲栖，因此變計，以人力車行。遊招賢寺，岳王廟。玉泉觀魚，并覽珍珠細雨二泉，正值晴空，細雨彌佳。昔遊清澗，未曾注意及之。繞棲霞山背至黃龍洞，路不甚好走，黃龍洞昔荒廢，是以客聖湖六年未得一遊，今則輪奐之美甲於北山矣。游黃龍洞，（天龍洞？）與臥雲洞，下坡向道士覓食，延入客堂，前有桂花，後有芭蕉噴水，極宏敞，款以肉絲麵。是日逢戊，道家有戊不朝真之說，大殿上一碑示之。步遊紫雲洞金鼓間。金鼓殊局促，亦聊補昔年之缺耳。循寶石山下返灣，同人正擬作晚遊，環應勞宅之宴亦初返，即偕行，在豎觀別墅門口停車，呼厚丞夫婦，而獨下，厚不得行，遂至鑑隱，此次蓋三遊矣。吃饅飽，登大殿。更

借遊江干，循六橋而南，江上暮色漸蒼然矣。歸途爲四妹覓失去之帽，余等一車復折回靈隱。大殿上正作晚課，取帽及捲烟而返。晚公宴昂若夫婦於宴賓樓，主人十二。是日聞有求籤于猗園者，談言微中，洵不媿月老矣。

十日晨五時起，六時到旅行社，同遊者仍如昨日，以公車至三郎廟，馬頭極修整，不須踏長跳板矣。乘振川輪至桐廬，六元之票爲普通位，亦甚整潔，然眺望不暢。後上船面，眼界頓寬。七時開船，溯江而上，正午抵桐君山下，在此換民船，以小汽舟江平繞拖帶之，方舟而行。船中黑而悶，船頭多人擁擠，又值晴日當空，頗苦煩熱。近七里瀨始佳，行不久即泊釣臺下，其臺與西臺對峙，頗高峻。入嚴先生祠，許六登西臺，予不能從也。及人返船，已逾三時，逕轉舵下水。七里瀨之勝始于釣臺，今由此

轉船，大有正君長卷快意忽被人奪却之憾，曰留不盡之興爲重來之券，則亦未可必也。在船頭顧盼江山，清雄如畫，此地先曾祖青年屢經，且有卜居之意，迄未果。今忽忙投帖，山靈笑人矣。抵桐廬已五時許，振川號尙未來，開步街市，在李裕順吃麵，樓面臨江，眼界亦好。桐君山下水有一處忽清絕，與江水異，想是別浦。六時後船開，以江黑無月，止可兀坐室中，噴烟吃零食而已。十時一刻抵馬頭，三刻返寓。此次時間經濟均省，惟不甚暢。睡逾午夜。

十一日上午偕環至清河坊一帶購物，食于青年會，情形尙與前彷彿。四時三刻從二姨母至湖上，在俞樓晤石仰，劉君以一書見惠。舟出西泠而歸。一時睡。雨。

十二日天陰，有時略透晴色，擬明日成行。上午申石仰劉東明來訪。

下午在旅行社購票，浦輪口渡尙無確期。借許氏姊妹訪茹香，未值；晤其夫人，至商品陳列所購物。晚昂宴同人，聚豐園菜，頗好。明日珂妹約作西溪遊，亦忙裏偷閑矣。十二時睡。

十三日九時餘游西溪，先至松木場撥兩舟行，蘆荻尙繁，柿實已丹，沿溪有清曠致。至菱蘆，重省舊題，有己未年身氏題名及一九二一年子借佩弦題名，茲爲重題而去，食於秋萼，食物是帶去的。更擬遊花塢，以時促，匆匆返舟，四時餘返寓。六時至城站，珣及厚丞相送。許六七赴南京亦同行，車中頗不寂寞。十一時抵上海北站，以行李須轉票，又忙碌一番始定。上滬寧車，各得一座，有時尙可假眠。蘇州無錫等處均朦朧過之。

十四日程來抵鎮江。許六七去下關，子等八時渡江至浦口待車，二小

時始來，得一室頗舒適。十一時車北行，午食後即小眠，補償昨日之困。晚八時餘抵徐州即睡，頗好，稍涼耳。

十五日七時抵濟南而起，下午四時半抵津總站，下車闊步街市，在新陸春吃飯。復進站待車，車到只一分鐘即行，以未脫車爲幸。晚八時四十分抵前門，兩親飭人來迎，抵寓安吉。北方終較南方氣候稍涼。

許閑若藏同人手鈔臨川四夢譜跋

曲乃樂府之一體。嘗謂元雜劇與琵琶記實爲雙絕，得臨川四夢鼎足而三，遂成一代之文章，余就之有年矣。閑若表弟喜有同嗜，遇鶴湖陳君延甫年六十餘，精研劇曲數百折，綽有淵源，而吾儕所肄才什之一二耳。居容歎其浩瀚，懼其放佚，欲理董之而力不逮。今茲閑若將有遠行，行有日矣，選四夢通行之劇若干折，屬谷音社社友分寫之。不特京國嚶求之念，而海天塵廓，旅夜未央，披文則丹墨猶新，讀曲則四上競氣，亦一消遣法也。同人既各有所贈，鑿環爲抄「花報」「瑤臺」。余拘牽俗事幾無以塞

資，鑿敘「七夕」一折傳唱甚稀，唯紅樓夢第十八回元妃所點「乞巧」疑卽此齣。茲用葉譜酌加小拍，爲君書之，草草不恭，殊可恨也。音節近洎曙「賞秋」而排場較幽靜。文辭則鑿敘所獨，他人固萬萬不到，卽其他三夢中亦無此等穠豔。四夢有四種筆墨絕不相因，斯已奇矣，而復有異樣之脂鴿粉碗，疑幻疑真，才不可測也。昔釋麗娘一夢尙未卒業，今欲兼詳四夢豈可得乎。且期卒業業於斯，裱摺之工將不貲，閨弟雖或不以爲苦，而摺載爾許之小冊頁以下海船，吾恐英倫之房東娘將嘖嘖異吃爲希有矣。丙子夏五識。

長 方 箱

美國哀特格·愛倫·坡作 (Edgar Allan Poe) 吾廬譯稿

幾年前，我在一隻漂亮的小郵船「獨立號」上買了票，從南卡羅林那的却而司頓到紐約城，船主是哈代。天氣好的話，我們預備在那月（六月）十五號開船。十四那一天，我上船去看看艙位。

我一打聽，知道有很多的客人，女客特別的多。在乘客單上有幾個我認識的人，其間我看見華忒君的名字，覺得很高興的。他是一個年輕的藝

術家，與我友誼很厚。在G大學同學時，我們相處多年。他有藝術家的通常氣稟，憤世善感熱心的混雜。在這些性質上，他又加之以異乎常人的濃厚和真誠。

我看見三間艙門上都是他的名片；再去查乘客單，有他本人，太太，他的兩個妹妹。論房艙開間不小，每艙上下兩舖。這些舖位固然很窄不能容一個人以上；我依舊不能了解爲什麼四個人要三間房艙。那時我正有那麼一種沾滯的心情，特別喜歡考究細節；我很慚愧，對於房艙太多這件事會起了種種不大正當無理由的推測。當然，這關我什麼事呢，但我還是固執地要用全力去解決這個悶葫蘆。後來得到一個結論。我想，「自然，這是一個用人。早一點不會想着這麼明白的解決，我多笨！」於是又去看乘客單，但是我分明看見他們這一行並沒有預備帶用人來；雖然，原來是要

帶一個的，因為“anti-borvint”，這兩個字是寫上而又劃掉的。「喔，一定是額外的行李，」我對自己說：「有些東西不願意攔在貨給裏，要在他自己的眼前守着，……阿，有了，一幅畫之類罷，大概這就是他最近和意大利猶太人尼可林講價的東西。」這一說我很滿意，把好奇心暫時撇下了。

華忒的兩個妹妹跟我很熟，她們都是極可愛而聰明的姑娘。他的太太是新娶的，我還沒有見過呢。可是他常常在我面前，用他平素的熱烈的情調講到她。說她有過人的美麗，敏慧與才能。所以我急於要想見見。

在我看船的那一天（十四）船主告訴我，華忒他們也要來的，於是我在船上又多等了一點鐘，希望可以介紹見他的新人；但是不久有話來道歉。「華夫人有點不舒服，直要等明早開船的時候才能來。」

到了明天，我從旅館向碼頭上去，哈代船主迎着我說，「因故」，（一個很笨而又便當的說法）「他想兩天內獨立號大概不會得開，等一切都弄好了，他送信上來通知我。」我覺得有點奇怪，那天有正好的南風；但是緣故既不說，雖然空盤問了一陣，沒有法子只得回去，而在閒暇中咀嚼我的不耐煩。

差不多有一個禮拜沒有接到船主那兒的預期的信息。可是，到底來了，我立刻就上船。船上擠滿了乘客，一切都在忙着預備開行。華忒他們來在我到後的十分鐘，兩個妹妹新夫人和他自己——他似乎又在發作那憤世嫉俗的癖性，我却看慣了，並不去特別理會他。他竟不介紹我給他的太太，這儀節只好輪到他妹妹瑪琳，一個很甜甘聰明的姑娘，她用恩惠數言使我們相識。

華忒夫人嚴嚴的蒙着臉，當她回答我的鞠躬取去面幕時，我敢說我深深地吃了一驚。假如沒有長期的經驗告訴我不要過於相信華忒對於女人的贊美，那麼許還要詫異得多。談到美麗，我很知道他容易沖舉到純粹的理想中去的。

事實是我不能不把華夫人看作一個姿首很平庸的女人。即使不算真醜，我想她醜也不很遠。她可是穿着得很秀氣，無疑她是用靈和智的美把我友的心給迷住了。她寥寥數語後，就同了華君到房艙裏去。

我以前的好奇心可又回來了。用人是沒有的——那毫無問題。於是我就去找額外的行李。就聞一忽兒，一輛板車載着一隻長方的松木箱子來到碼頭，好像這就是期待中的一切。牠一到，咱們馬上開船，不久就平安出口向海中去。

所說的箱子，是長方形。牠大約是六尺長，二尺半寬：曾注意地考過，我向來是子細的。這形式是特別呢；一看到牠，就自信我猜得很準。我曾經得到結論，總還記得罷，我友藝術家的額外行李，一定是些畫兒，或者至少是一件；因為我曉得在那以前幾個禮拜中他和尼可林諾磋商過；而現在這兒是一個箱子，從牠的形象看起來，大概沒有別的東西，只是一件利奧那度最後晚餐的副本；這個副本是佛羅林司的小羅比尼臨的，我早就曉得在尼可林諾的手裏。這一點我以爲完全解決了。我想到我的聰敏，不禁吃吃失笑。這還是初次，發覺華忒背着我弄他藝術的頑意見；但是這兒他公然要賒估便宜，在我眼鼻之下偷運一件名畫到紐約去；打算使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決意要好好的嘲諷他一下，總有這麼一天。

可是，有一件，使我爲難得不小。這箱子並不到那額外的給裏去。把

牠放在華忒自己屋裏；就此也沒有移動，差不多把全船面多佔滿了，無疑這對於他們夫婦是怪不舒服的；尤其是用柏油和漆寫的灣海曲曲的大字母，發出一種強烈而不好聞的，依我的幻覺，有點使人作嘔的味氣。箱蓋上漆着這些字：『考尼劉司華忒老爺轉交紐約省阿爾拜奶城阿地來特客替司太太收。此面向上。小心莫碰。』

我早知道阿爾拜奶城客替司太太是華夫人的母親，可是現在我把這人名和地址，都看作特意爲瞞我而設的。我便斷定這箱子和裏面所裝的，決不會帶到紐約羌般司街我友的畫室再往北一點兒。

雖然頭三四天是逆風，我們却有很好的天氣，當海岸看不見時，風已轉爲北向。因此乘客們意興很好，都願意彼此聯歡。以華忒和他姊妹舉止這樣的峭厲，不客氣我一定得把他們除外。華忒的行動我倒不大理會。他

原比平常更加沈悶了，實在是憂鬱；但他這樣乖僻，我早已抵牾好的。可是那姊妹倆呢，我却不能爲她們說辭。在大半的旅程中，她老把自己關在房艙裏，雖我屢次去懇求，依然絕對拒絕和同船的任何人來往。

華夫人可好得多多。這就是說，她是愛說話的。愛說話對於海行却非小補。她和一大半的女太太都十分托熟；而且我深以爲異，她流露出含糊的傾向，衝着男人們賣俏。她很能娛悅我們大伙兒。我說「娛悅」，其實也不大知道怎樣說明我自己才好。不久我就找着這個真相，華夫人是招笑的時候多，大家同她笑的時候少。男人們不大誘到她；太太們呢，不久就說她「好心田，相貌平常，完全沒受過教育，很俗氣。」最可怪的是，華氏怎麼會陷到這種配偶裏去呢。錢是普通的解釋，但是我知道這一點不成爲解釋；因爲華氏告訴過我，她既不曾帶來一塊錢，也別無任何來

源的希望。他說，他結婚「爲着愛，且只爲着愛；」而他的新娘遠不止值得他的愛。當在我友的身上想起這種說法，我覺得莫名其妙起來。他怎麼會迷糊了呢？以外我又能想什麼？他，這樣一個精緻的，聰明的，眼力很高的人，對於錯誤有這樣靈活的感覺，對於美好有這樣敏銳的欣賞。的確這位太太好像非常喜歡他，特別是背着他的時候，常常要說那「可愛的丈夫華先生，」使人不由得要笑。「丈夫」這兩個字好像永遠——永遠掛在嘴邊上。同時呢，船上人都看出來了，他在機伶地躲避她，而把自己老關在艙裏，實際上可以說完完全全住在裏面，讓他妻子充分自由，隨心所好，在大餐間裏和衆人一塊兒樂。

從所見所聞，我的結論是，這藝術家因運命中某種不可知的突變，或者一陣激烈的幻覺的熱情之發作，遂將自己與一完全在他之下的人去結

合，而這自然的結果，完全而迅速的憎惡，跟手就來了。我從心裏裏可憐他，但還不能因此就十分原宥他把「最後晚餐」祕不見告這件事。爲此我決意要報復一下。

有一天他到甲板上來，我依平日的習慣挽着他，來來回回的走着。可是他的憂鬱，（我想在這種境遇之下，這是很自然的，）好像一點也沒減少。他說話很少，有點嫌煩，而且很勉強。我冒昧說了一兩句頑笑，他很痛苦地掙扎着笑了。可憐的傢伙！一想起他的太太，我很奇怪他居然還有心腸裝出快樂的樣子，我終於冒冒險去觸着他的祕密。我決意要開始說一串關於這長方箱子的嘲諷，好讓他漸漸明白我並非完全是個傻瓜，被他那種小巧的手法所愚弄的，我第一步的辦法是揭穿他。我只說到一點那箱子形狀的特別；說這話時故意作笑，眨眨眼，輕輕地用中指在他肋骨上碰

了一下。

華忒聽了這種沒要緊的頑笑，他這樣子使我相信他是瘋了。起初他直駭我，彷彿不懂我的俏皮談話，後來好像漸漸地在理會，他眼睛也隨着要從眼眶裏突了出來似的。臉漲得很紅，又轉為可怕的慘白，又彷彿我這嘲諷使他快活得不了，他忽高聲狂笑，正驚詫中，他却笑得不止，勁兒愈來愈大，足足笑了十分多鐘。臨了他沉重地摔倒在甲板上。當我去扶他時，完全像死了。

我趕緊去叫人，費了無數手脚，我們才把他弄醒，醒時他又說了一陣胡話。後來我們給他放血，安置在牀上。次早，從體力方面看，他可以算是復原了。自然關於精神方面，我姑且不說。以後在船上，我因船主的勸告，若是避着他，船主好像也跟我同意，說他有神經病，但是警告我不要

把這事對船上的任何人說。

在華忒發病之後，跟着又有些情形增高我原有好奇心。我且說這個，我那兩天神經不寧，又喝多了釀的綠茶，晚上睡不好，——有兩夜我压根兒不能說睡。我的艙門通大菜間，正和船上別的單間一樣；華忒的三個房間在後艙，後艙與大菜間以一輕巧的拉門隔之，就是夜裏也不上鎖。風老是刮，而又很硬，船頗向下風側着。只要船的右舷一在下風，兩艙之間的拉門就此滑開了，也沒有誰肯費事拉起來，把牠關上。我的牀位可巧是這麼一個位置，只要我的艙門一開，（我因為怕熱，老敞着門）而所說的拉門也開了，那我就能很清楚地直看到後艙，正當華君的幾個房艙這一部分。那兩夜（不是連接的）我清醒地騎着，分明看見華夫人每夜大約十一點鐘，小心地從華君的艙裏偷出走進那額外的一間，就此待到天亮，等華君來叫

她方才回去。這分明在實際上他們是分開住的。他們各有臥室，大概是在準備永久的離婚；因此我想，這就是額外房艙的祕密了。

另有一種情形，使我很感興趣。在那不會睡的兩晚上，當華夫人走進那間空屋，華君那兒就有一種奇怪的，子細的，做忌的響動，引起我注意。用心聽了一忽兒之後，我終於能夠完全譯出這個意味來。這是一種聲音，是他用鎚鑿之類去撬開那長方箱——鎚子的頭上，用毛織物或棉料所包裹的。●做忌原文是 *knocking*。

細總中，我幻想我能分辨什麼時候把箱蓋打開，也能決定什麼時候把牠完全移去，什麼時候把牠放在下舖上面；譬如他要輕輕地放下箱蓋時，（箱面上再沒有餘地）在床位的木樞上微微地一碰，我就知道了。此後就死一般地寂，這兩晚上直到天將破曉，我都不曾聽見別的；或者，除非我可

以說有一點，低低的嗚咽或者咕啣的聲音，簡直低得聽不大見，假如這些聲音不出於我的想像。我雖說這有點兒像嗚咽和嘆息，但是自然，二者都不會是的。我寧以為我自己的耳朵響。無疑，華忒又在恣賞他的心愛物，在過他藝術家的癩。他打開長方箱，以其中圖畫的珍奇來飽他的眼福，這兒反正沒有什麼可以嗚咽的。所以我敢申說，這一定是我自己的幻想，被好哈代船主的綠茶激發了在那邊作怪。天將破曉時，我清晰地聽見華君又把箱蓋在長方箱上用裹着的繩子把一些釘子頂入原洞。這個做好了，他就穿得齊齊整整從艙裏出來，到那房艙去叫華夫人。

我們在海中七天，現已過經海脫拉角，其時從西南方來一陣了激烈的風暴。我們已有幾分料得到，因為天氣曾有好幾次露出險狀。高高下下，一切都已弄得很緊密，風力漸大，我們只得搶風而進，把前帆後帆都雙重縮

起。

在這般裝束中，我們安安逸逸地走了四十八點鐘，從許多方面都顯出這是一隻極好的海船，偶然滲進點水也沒甚關係。可是這一陣過後又轉爲颶風；後帆於是一條一條地碎裂下來，我們陷於浪谷之間，幾個大浪一個緊接着一個打上船來。這麼一下子，我們有三個人落水，并損壞了廚房及左舷上整個兒的船板。當前帆破裂時，我們恰巧清醒過來，就扯上備風的三角帆，頗能對付了幾點鐘，船破浪而去，倒比以前更加堅穩。

大風還在刮着，我們也不見減退的信號。船上的繩索漸漸的離了位，而又綁得過度；風起後的第三日，下午五時光景，我們的尾桅被風刮歪了，倒在船邊上。因爲船搖晃得很利害，我們費了一點多鐘要去掉牠，還是不成；其時木匠到船梢來報告底艙有了四尺水。在這「二難」之外，

我們發見排水筒已都不靈，差不多是沒用了。

一切在混亂與絕望中，但是還要努力，去拋却所有的貨物，割斷兩根猶在的桅樁，以圖減輕船重。這個我們終於成功了，只是把那些唧筒毫無辦法；同時呢，滲漏迫着我們，愈來愈快。

日落時，大風的狂暴頓減，海波也隨着平下去，我們還有一些微弱的希望，用小艇來救自己。晚八點，風吹雲散，我們借得圓月的光，一點佳兆，振起我們沈淪中的精魂。

費了無窮的力，我們總算成功，把長舢板放下去，也沒有什麼碰撞，水手全體和大部分的乘客都擠在這裏面。這一組馬上就划開了，吃了許多苦，在遭難的第三天，才安抵惡克拉可克灣。

留着的十四位乘客以及船主，決計託命於船尾的小舢板。我們雖輕輕

容易把牠放下，而觸着水面時，僥天之倖才算沒有沉。這兒共計船主夫婦，華忒一家子，一個墨西哥的官和他夫人四個小孩，我和隨帶的一黑奴。

自然我們沒有餘地帶別的東西，除了少許絕對必須的用具，一點糧食，身上穿的幾件衣服。誰都想也沒想再去捨出別的東西。最可說的是，已划出距大船數「法丞」之後，華君在船尾座中立起冷冷地要求哈代船主把船放回，去取他的長方箱子。●一法丞六英尺

『坐下罷，華先生，』船主回答，有一點嚴厲；『假如你不靜靜地坐着，你要把我們全翻下去了。我們船沿差不多在水裏了。』

『那箱子！』華先生還是站着嚷，『我說，那箱子！哈代船主，你不能，你不要拒絕我。牠的重量不過一點兒，不算什麼——簡直不算什麼。』

看你生身母親的面上——爲着上天的仁慈——你將來總要也到天上去的，我求求你把船放回取那箱子！」

這船主，好像一霎間爲這藝術家誠懇的央告所感動，但立時恢復他嚴厲的冷靜，只說：「華先生，你瘋了。我不能依你。我說，你坐下，否則你要把這船弄翻了。站住！拉住他，捉住他，他要跳水！——看！——下去了！」

船主說話的當兒，華君已從小船裏跳出，我們還在破船的「風蔭」(log)下，他以超人的努力居然一把抓住由船首鐵鏈下垂的長繩。轉瞬他已上了船，狂熱地向艙房裏衝去。

其時我們被風掃過船尾，早離開了她的蔭護，於狂瀾猶激的大海裏掙扎性命。我們以決然的努力搖回去，但這小舟在風暴的呼吸間輕如片羽。

我們一眼瞧到這薄命藝人的結局被判決了。

我們距破船愈來愈遠，那瘋子（我們只能如此稱他）在船長室外的胡梯上出現，仗着其大無比的力，他親自把那長方箱往上拖。當我們極端詫異地注視着，他把三寸來粗的繩索，急急忙忙先在箱子上，後在自己身上繞了幾周。又一轉瞬連人帶箱皆入於海，立刻，也是永久的不見了。

我們愀然住藥，片晌留連，呆觀着那一答。終於引去了。默然不語有一小時，到後來我大着膽說：

「船主，你看見沒有，他們沈得多們快呀？那不是一樁非常奇怪的事嗎？我敢說，當我見他把自己捆在箱子上，往海裏跳的時候，還有一線的希望，望他得救呢。」

「沈是一定的道理，並且還快得像飛箭一般。可是，他們一忽兒還會

起來呢——除非等鹽化了。」船主答。

『鹽！』我嚷。

『別則聲！』船主點點頭那死者的妻和妹妹。『在較適當的時候，咱們再談這些事罷。』

我們吃了不少的苦，死裏逃生；總算運氣幫忙，和在長舢板上的同伴一樣。經過四天非常的艱辛，我們終於在羅諾克島的對岸登陸，簡直不大像個活人。我們留在那兒一星期，也沒有吃人家什麼虧，後來又得一船位往紐約。

大約在獨立號失事一個月以後，我偶然在寬街碰見哈代船主。我們自
然然而然講到這次的遭難，特別關於可憐華忒的不幸。我方才知道以下各

點：

那藝術家爲他本人，他太太，兩個妹妹，一個用人定了船位。他夫人的確是，照他所表白的，一個最可愛最能幹的女人。在七月十四早晨，（就是我頭一次看船之日）她一病而亡，那年少的丈夫悲哀得發狂，但是環境絕對不許他遲延紐約之行。這是必須把他愛妻的屍骸帶給她母親，另一面呢，一般的成見不讓他公然這麼辦，是很明白的。假如船上帶着個死人，十分之九的乘客都要退票。

在這進退兩難之中，哈代船主想了個主意，把屍首先約略用香料製過，放在一隻尺寸相宜的箱子裏，盛着多量的鹽，當作商品往船上搬。她的死既然一點也不說起，而大家又都知道華忒君爲他太太定了船位，那必須要有個人在一路上裝扮她。她的一個使女，容易地被說服來幹這個。

那額外的房艙，在她生時原是爲這個姑娘預備的，現在也就留着。這位假太太自然每晚來睡在這屋裏。在白天，她盡她的能耐，照她主婦的身分去做一切。在船上已仔細查過，那些乘客們沒有一個認識華夫人的。

我自己的過失，不用說，是由於太魯莽，太愛管閒事，太由性的脾氣。但是此後晚上好好兒睡，簡直是少見的。有這麼一張臉，無論我怎麼轉側，總是纏着我。有這麼一種「歇斯替里亞」的笑老在我耳朵裏響。

二十年一月九日大風寒中。

憶初移居「秋荔亭」，許氏昆仲均在西郊，驛就學燕京，閑清華，晨夕過從，于「紅屋」中明燈談笑，間或共讀小說，致足樂也。此稿即其時旅中消遣之一，欲以共同之努力致之「吾廬」者，承葉公超兄看過，并爲刊諸新月三卷七期，即著「吾廬譯稿」。轉瞬五六

年，駭已南去，閉將遠行，而世變愈亟，民生愈瘁，國南之志雖屬可喜，而萍絮前因殆將自此而日遠矣。昔之驩遊既不可再，將來之事遙遠無憑，適燕郊集將成，爰錄存此稿，以爲他年卜鄰之券。眞正「燕郊集」中文字恐亦僅有此耳，二君其勿笑我否？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記。

良友文學叢書

布面精裝 一律九角

1 魯迅編譯 豎 琴

這是近三年來魯迅先生從蘇聯數百名作家中所精慎選擇的十篇，代表十個作家，全是同路人的作品。魯迅先生譯筆的忠實，是全文壇所共知的事實。讀了這冊書，勝過讀了數十冊蘇俄的小說集。

2 何家槐作 嚶 味

何家槐君的短篇小說，取的題材雖然是瑣屑的東西，但是經過了他細膩的筆法，和曲折的布局，每篇都含着深刻的人生意義。這本書是他寫短篇小說後精選的處女集。

3 巴金創作 雨

「雨」是「霧」的續篇，在這里作者在一種悲劇的場而下結束了周如水的生命。但「雨」的主人公却是周如水的友人吳仁民，那是一種粗暴的，浮躁的性格，這恰是前一種的反面，也是對於前一種的反動。「霧」中的吳仁民正陷溺在個人的哀愁裏，他平凡得叫人就不覺得他存在。然而現在打擊來了。死帶走了他病弱的妻子，那個消磨他的熱情的東西——愛到了。熱情重新聚集起來，他的心境失了平衡。他時時追求，處處碰壁。他要活動，要暖熱，却得着寂寞。寂寞不能消滅熱情，反而像一陣風煽旺了火。於是，在這時候意外地來了愛情。一個女人的影子從黑暗裏出現了。女性的溫柔蠶食了他的熱情。這似乎還不夠，必得再讓另一個女人從記憶的墳墓中活起來，使他在兩個女性的包圍中演一幕戀愛的悲喜劇，然後兩個女人都悲痛地離開他，等他醒過來時火已經熄滅，就只剩下一點餘燼。這時候他又經歷了一個危機。他已經站在滅亡的邊沿上了，然而幸運地來了那個拯救一切的

信仰，那個老朋友回來了。我們可以想像到吳仁民怎樣抱了牠流着感激的眼淚。「雨」的幕就在這時候落了下來。

4 魯迅編譯 一天的工作

讀過「豎琴」的人，一定不要錯過這部書，因為同樣是魯迅先生在最近數年來，精選慎譯最足代表蘇聯的短篇小說。「豎琴」選的是十篇同路人的作品，這裏是幾篇蘇聯無產者作家的小說。現在另印兩冊合訂本，取名「蘇聯小說二十人集」，售價一元二角。

5 張天翼作 一年

這是一部新出版的長篇創作，作者在裏面，極力描寫着一班小官僚階層由幻想而趨於沒落的過程，心理的和動作的刻劃，均表露盡致。有些地方，似乎很受了魯迅的阿Q正傳的影響，而作者在這中間所要完成的人物，也很想寫出像阿Q那樣的幾個沒落社會的典型人物來。

6 蓬子創作 剪影集

作者在中國文壇上，已有了好多年的歷史，文字技巧的成熟，作品意識的健全，都是他的長處。本書包含七個短篇，描寫紳士的沒落，貧民的悲哀，一幅幅都是人生的剪影。

7 丁玲創作 母 親

這是寫前一代革命女性的典型作品。作者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為背景，敘述自己的母親在大時代來臨以前，以一個年輕寡婦，在舊社會中遭遇了層層的苦痛和壓迫，使她覺悟到女性的偉大革命，而獨自走向光明去的經過。

8 老舍創作 離 婚

作者是中國特出的長篇小說家，在獨創的風格裏，含蓄着豐富的幽默味。本書都十六萬言，作者自己在信上說過：「比貓城記強的多，緊辣處更非二馬等所能及。」本書初版三千部五個月內即售罄。再版本正發售中。

9 施蛰存作 善女人行品

這是作者最近脫筆的一個短篇集，雖然還是那一枝纖巧的筆，但描寫的對象及目的却不同了。本集中包含小說十六篇，每篇描寫着一個或數個女子的心理及行爲，有充滿了詩意的憂鬱氣氛的「殘秋的下弦月」，有明朗輕快的「港內小景」，有形式新鮮的「蝴蝶夫人」，以及其他許多未曾發表過的最近作。

10 沈從文著 記丁玲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說祇有作者沈從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書從丁玲的故鄉和她的父母寫起，作者特有的那枝生花妙筆，把一個衝破了舊家庭的束縛到大都市裏來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現在讀者的眼前。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以來第一部最完美的傳記文學。

11 老舍創作 趕集

善寫長篇小說的老舍先生，最近把生平所寫的短篇，彙成這一個處女集，共計十五篇，都十二萬字。內有「熱包子」「大悲寺外」「徵神」「開市大吉」「柳家大院」「黑白李」等。在這本集子裏，可以看

出老舍先生不但能夠寫長篇，更能夠寫「挺好」的短篇。

12 陳銓創作 革命的前一幕

三年前作者在新月書店出版了一部長篇創作「天問」，即刻引起全國評壇的深切的注意。及後作者赴德深造，擱筆至今，沒有創作問世過。這一部十四萬字的新作長篇，寫一個青年投身革命的戀愛故事，緊張的結構，美麗的散文，不但遠超出「天問」的成就，并且是今日中國文壇上可喜的收穫。

13 張天翼作 移行

作者前作長篇小說「一年」，銷行近萬。本書為近二年來「現代」文學上等著名文藝刊物所發表之短篇小說集，共十五萬字。都九篇，其中移行一篇，多二萬字，寫一個叛變之女子對於過去革命生活的迴憶，從未發表。

14 鄭振鐸作 歐行日記

作家私人生活的紀錄，最受讀者所歡迎，也最被作者自己所寶重，所以輕易不肯發表。作者鄭振鐸先生，三年前曾赴歐洲遊學，旅程中他所見所聞，每天寫信給他的夫人高君箴女士。現在從這許多寶貴的家書中，集成了這一部十萬餘字的書，有作者旅途的感愛，有在歐洲時的讀書生活等，可以當作作者某一時期的自傳讀。

15 靳以創作

蟲 蝕

這是作者在轉變期中一部重要的短篇集，少男少女已經不是事件的中心，這裏有各式各樣活動着的人，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過着各種不同的日子。這一本書，是作者舊作風的結束，也可以說是新作風的開端。

16 茅盾作 話匣子

作者自前年出版長篇小說「子夜」後，未見新書問世，本書為最近輯成之散文集，內分上下二編，篇目都四十餘，共十萬字，有文藝理論，隨感小品，新書評述等，凡愛讀茅盾小品者，理宜人手一冊。

17 巴金創作 電

「電」是「愛情三部曲」的頂點，到了「電」熱情才有了歸結。這時吳仁民的眼淚已經流盡了，他變做一個新人。他現在「持重」；而「淳樸」，成了一個近乎健全的性格。但更健全的應該是他的女朋友李佩珠。在「雨」裏面她就感到熱情的滿溢，預備拿來爲他人放散。如今兩年以後她以一個新的姿態來在「電」的同志中間，她得着他們的愛護。看起來她是一個平凡的人，然而她如果說一句話或做一個手勢叫人去爲理想交出生命，誰也會歡喜得如去赴筵筵。她彷彿是一個女孩，然而她和吳仁民在一起，又是那麼真實那麼自然的結合。倘如說「愛情三部曲」還寫了「信仰」那麼在「霧」裏不過剛下了種子，「在雨」裏纔發了芽，然後「電」光一閃，信仰便開花了。到了「電」，我們纔看見信仰怎樣地支配一切，拯救一切。

18 侍 柩 作 參差集

本書計收文壇上的新人，文藝簡論，通俗文學解剖，泰納的藝術哲學

等論文十餘篇，有大小議論，也有私家論難，至於見解的透闢，和下筆的忠實，讀過侍桁先生文章的，自有定評。凡研究文藝理論者，不可不讀。

19 豐子愷作

車廂社會

豐子愷先生是一位大衆藝術家，他的文章也正如他的畫一樣：輕鬆，明快，簡潔，通俗。「車廂社會」是一冊散文集子，這裏包含了作者近年來代表的散文作品，如車廂社會；窮小孩的跳蹺板；送考；鼓；榮辱；蜜蜂；楊柳，素食以後；放生……等共計數十篇。另附漫畫數幅，全書二百四十餘頁。

20 凌叔華作

小哥兒倆

作者是中國早期新文學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女作家，近年在武漢大學執教，有好久沒有動筆。這一本短篇小說集，便是收集民國十五年至今作者所寫關於小孩子的作品的。作者說「我有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話，覺得都很有意味。……懷戀着童年的美夢，

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裏許多跳動着的天真孩子的故事，是近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最理想的範本。

21 沈起予

殘碑

「殘碑」的總靈魂是：大時代前的沉悶；沉悶期中的各種人的姿態；以及沉悶終于被衝破；衝破後，那些人又各自扮演如何的角色。「殘碑」的副的企圖，是想說明那包含着各種雜質的大鍋爐終于會被燒炸。主人公孫丘立所供職的小機關就是這含雜質的鍋爐的象徵。

「殘碑」也注意人物典型。女主人公蓉姊的周圍有三個青年：一個能言不能行；一個能行不能言；一個二者兼長。戀愛經過環境的曲折，「Prod」的精神分析的方式，勝利終于歸到能行不能言的一個。「殘碑」也穿插到下层社會。由農村到工廠的田煥章代表一典型，由茶房進「幫口」的王金華代表着另一典型……。

22 巴金創作

霧

作者稱這三部連續的長篇小說為愛情的三部曲。但這和普通的愛情小

說不同，作者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寫。作者並不是單純地描寫愛情事件的本身，不過借用戀愛的關係來表現主人公的性格。「霧」比「雨」比「電」都簡單，牠主要地在表現一個性格，一個模糊的優柔寡斷的性格。牠是「愛情三部曲」的開端。霧的主人公是周如水，那是一個羅亭型的人物。其實他比羅亭還更軟弱。他追求理想，追求光明，追求愛，可是一旦逼近了他的目標甚至舉手就可以觸到牠的時候，他又因缺乏勇氣而遲疑退縮了。這性格似乎是可笑的，但却值得我們的同情，而且這又不是作者閉門造車的結果，我們在一部份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上可以看見周如水的面影。全書三百餘頁，是作者最近的改訂本，書前附印作者的總序書後附印作者的自白。

23 周作人作 苦竹雜記

這是周作人先生最近的一部散文集，周先生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不特文字已入神化之境，而且他的博覽羣書，使讀他文章的人，在欣賞一件藝術品以外，更可以增加許多智識。這一個集子收集作者最近所寫

的小品散文六十餘篇，如冬天的蠟，談金聖嘆，關於焚書坑儒，袁崇
濛抄等。

24 徐志摩遺作 愛眉小札

徐志摩先生是一個多情的詩人，他把戀愛生活看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他和他的夫人陸小曼女士的戀愛事件，更是文壇上所熟知的韻事。他們在未結婚時，徐志摩先生曾寫了一部日記，題名「愛眉小札」，是寫來給小曼女士看的。從一九二五年的八月九日寫到九月十七日，雖然祇有四十多天時光，但是第一個日子正是他們倆發見「幸福還不是不可能的」日子，而最後一天的日記，正是作者經過了一個多月來的掙扎，自認為跌入失戀之淵而絕棄這本日記向歐洲去遊學的一天；所以這本日記本身中故事的歷程是一幕有頭有尾的悲劇。作者所寫散文的美麗，已無庸贅述，這裏更能使讀者神往。另有作者到歐洲去後寫給小曼女士的情書數十封，與日記中的故事相互關連。未附陸小曼女士所寫的戀愛日記一部，寫她和詩人初戀的情形，與愛眉小札

前後呼應。小曼女士寫得一手流麗的散文，風格筆調，極受志摩先生的影響。

25 朱光潛著

孟實文鈔

本書搜集作者近幾年來所寫關於文學研究的論文，代表十年來作者對於文藝興趣的傾向，可以說是一種單純的精神方面的自傳。作者對於文藝的趣味和現在一般人的不同，他是由學心理學而轉到文學理論和美學的，所以研究的對象，特別注重詩，本書包含關於詩的研究六篇，作家研究三篇，其他七篇。研究文學的人，不可不讀。

26 郁達夫作

閑書

郁達夫先生有兩年不出新書了。這本集子收集他最近二年來所寫的散文，雜感，隨筆，包含四十餘篇；尚有閩遊日記和濃春日記二篇，都三萬餘字，從未發表，是他最近在福州行旅中所寫的生活紀錄。

27 謝冰瑩作

一個女兵的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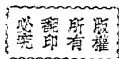
冰瑩女士是參加實際革命過來的作家。她的身世和經歷，就是一首悲

壯的詩，一部動人的小說。一個女兵的自傳，描寫一個生來就富於反抗性的女子，剛從封建的家庭裏掙扎出來，又在社會上受到種種打壓和挫折，可是她絲毫不灰心，只是不斷地前進！這裏不只是敘述作者自身的生活體驗，而且反映着動盪中的中國社會；描寫一九二七年武漢革命時，女子從軍的種種熱烈情形。這是一部深刻動人的傳記小說。

一九三六，六，二十 排付

一九三六，八，十 初版

1²——2000



角九洋大價實

